宋刊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詩經 八

[redacted]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維有周爾世世脩行道德維有文王盛爾。皇矣一本無矣字天監代殷莫若周絕句周世世脩德一讀莫若周世絕句周世世脩德爲一句一本無下一世字義竝通崔集注莫若周也世世脩德王天下往況反下追王當王同 疏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至文王。正義曰作皇矣詩者美周也以天監視善惡於下就諸國之內求可以代殷爲天子者莫若於周言周最可以代殷也周所以善者以天下諸國世世脩德莫有若文王者也故作此詩以美之也定本皇下無矣字莫若周又無於字詩之正經未有言美而此云美者以正詩不嫌不美故不言所美之君此則廣言周國故云美周也此實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盛但其君積世行善不獨文王以經有大伯王季之事故言周以廣之也經八章上二章言天去惡與善歸就於周事首尾皆述文王於中乃言父祖文不次者本意主美文王代殷故先言之欲見世脩其德故是莫若文王也三章四章言大伯王季有德福流子孫是世世脩德也五章以下皆說文王之上本父祖於下復言文王所以申成上意故不次耳。箋天視至盛耳。正義曰世世脩行道盛今據文王而言世世脩德則近指文王所因不是遠論上世其世世之言唯大王王季耳論語注云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是相承不絕唯大王以下大王王季大賢至德周自后稷以來莫不脩德祖紺以上公劉最賢公劉以下則不及公劉至大王王季德又益文王貴聖賢聖相承莫之能及故云唯有文王最盛也湯以孤聖獨與禹則父無令問文王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藉父祖始當天意者但周以積世賢聖乃有成功欲見尊祖之心美其世世脩德不必實由之也若然此序言世世脩德莫若文王則是文王既聖之後始當天意經云憎其式廓乃眷西顧又是紂惡之後始就文王昔堯受河圖已有昌名在錄嚳卜四妃稷有天下則周之代殷兆彰上世而此詩所述唯此文王何也帝王神器實有大期殷之存亡非無定算但興在聖君滅由愚主應使周興故誕茲睿聖應使殷滅故生此愚主斯則受之於自然定之於冥運天非既生之後方始簡擇比校善惡乃欲迴心但詩人抑揚因事發詠假言天意去惡與善歸美文王以爲世教耳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皇大莫定也箋云臨視也大矣天之視天下赫然甚明殷紂之暴亂乃監察天下之衆國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 維此

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箋云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
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
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政如字政政敎也鄭作正正長也究九又反度待洛反篇內皆同
夏戶雅反下文長夏幷注同長張丈反篇內皆同共音恭下同行下孟反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耆老也廓
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顧西土也宅居也箋云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
改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
耆巨夷反郭苦霍反又如字本又作廓眷本又作睠又作𢎪莅音卷同假戶嫁反本又作暇浸子鴆反 疏 皇矣至此維與宅。毛以爲美大矣此在上之天能照臨於下無幽不燭
有赫然而善惡分明也見在下之事知殷紂之虐以民不得定務欲安之乃監視而觀察天下
四方之衆國欲擇善而從以求民之所安定也言欲以聖人爲主使安定下民維此夏桀殷紂
之二國其政不得於民心言使民不得安定也此桀紂二君政雖不得民心身實居天子之位
維四方有道之衆國以天命未改之故於是從之謀於是從之居言皆從紂之惡與之謀爲非
道也以此之故在上之天於是疾惡此桀紂之不得民心也又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得肆其淫
虐殘害下民乃從殷都眷然迴首西顧於岐周之地而見文王天意遂歸於此文王維與之居
言天常居文王之所使之爲主以定民也此詩之意主於紂耳以紂惡同桀故配而言之。鄭
上四句與毛同言天之視下見此殷紂崇侯二國之君其爲下民之長所行暴亂不得於天心
維彼密阮徂共之四國於是亦助之謀慮於是亦助之計度言其同惡相黨共行虐政也此殷
崇二國政雖不得天心天猶冀其變改故在上之天養而老之二國遂不知變天乃憎其所用
爲惡者漸更浸大乃眷然迴首西顧見此文王之德維與之居處也。傳皇大莫定。正義曰
釋詁云皇君也君亦大之義故爲大也莫定釋詁文。箋大矣至歸就。正義曰深美其事故
云大矣爲美歎之辭監察天下衆國之中選明君以爲天下之主主明則民定觀其能定民者
欲歸就之。傳二國至度居。正義曰敘言天監代殷則二國當論紂事一紂而言二國則是
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爲殷紂夏桀也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嵩高之美
申伯而及甫侯也二國言此四國言彼此既爲惡則彼當爲善故言彼彼有道也桀紂身爲天
子明所從者非法。四國故爲四方有道之國也究謀釋詁文以王者度地居民故以度爲居也
桀紂身爲天子制天下之命雖是有道之國皆服而從之與之謀爲非道故王肅云彼四方之
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其秦。亡。家語引此詩乃云紂政失其道而執万乘之勢四方諸侯固
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傳意當然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得有四方之國從紂

謀居者此說紂之初惡文王未興也下云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由其諸侯從之故言政位大耳若天下怨叛之後無復大位大政天意何以憎之以此知毛氏之意從之謀謂未叛時也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爲毛義斯不然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再興亡國不再王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爲哉武王伐紂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則殷之末年夏後絕矣天安得而觀之周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國名異於代號然處殷世夏後不必稱夏若毛意必爲夏後則何所案據而謂之夏也此以桀配紂其言指以惡紂不惡桀何須校計年世責其追惡桀也若年世久遠不得復言則甫侯穆王時人何當言以配申也○箋二國至於惡○正義曰箋以此詩陳事上下相成七章云以伐崇墉不言崇罪則罪狀於此見之即不獲是也敘云代殷下言伐崇故知二國謂今紂與崇侯虎也不恭侵阮徂共也說文王之伐四國謂密阮徂共四國違義見伐則是與紂同謀故知四國謂密阮徂共也度謀釋詁文殷崇之君其行不得於天心四國又助之與謀言其同惡故下章而伐之崇侯乃是人臣而得與紂稱爲二國者紂乃亡國之主可以同之崇侯也何則大誓曰獨夫紂謂紂爲獨夫非復爲天子也書敘云繼公子祿父以祿父爲公子則同紂於國君也平王天命未改黍離列於國風春秋周鄭交質君子謂之二國是紂與崇侯可稱二國也二國四國彼此異文者猶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作者便文无他義也下云密人不恭箋以爲拒義兵而得罪不言與紂同謀此言四國皆助之謀者正以文王舉義密人敢拒亦既拒義不從明其與紂同惡故助之謀焉○傳耆惡至宅居○正義曰耆者老也人皆惡己之老故耆爲惡也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肅於此仍連桀紂言以桀紂行同自此以上其文皆可兼桀雖文可兼之意不惡桀也廓大釋詁文憎其用大位行大政以四方從之謀居是爲大也以西嚮而顧故知西土謂從殷都而望岐周也天氣清虛本無首目而云西顧者作者假爲與奪之勢託而言之耳宅居釋言文○箋耆老至王所○正義曰以憎己是惡故耆不爲惡禮稱六十曰耆是耆爲老也須待也天以二國雖惡猶待其改悔而開暇優緩未即憎惡至老猶不變改上天始憎惡之其所用爲惡者正謂暴虐之政也浸大者其惡漸更益甚也天无形可居假稱意耳故云言天意常在文王所也言須暇者多方云天維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彼言須暇謂武王時須暇紂而未殺此則須暇而未惡之其意既同故引以爲說多方及此箋以爲天須暇之我應云作靈臺緩優暇紂以爲文王須暇之者文王知天未喪殷故不伐紂據人事而爲說亦是文王須暇之也文王之時紂實未滅言其須暇可矣崇侯尋即見伐二國茲言須暇者赤雀命云崇孽首則

為惡久矣受命六年始滅亦是天須暇之此須暇者亦設教之言因其未滅假以言之耳**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
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木立死曰菑自斃為翳灌叢生也栵栭也檉河柳也檿山桑也箋云
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言樂就有德
之甚。屏必領反除也菑本又作甾側吏反又音緇韓詩云反草也翳於計反爾雅云木自斃
神蔽者為翳郭云相覆蔽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塡下也神音申灌古亂反栵音例又音列辟
婢亦反沈必亦反檉勑丁反椐羌居反字林紀庶反又音舉攘如羊反剔他歷反或作鬄又作
剃同檿烏簟反斃婢世反本或作蔽必世反栭音而舍人注爾雅云江淮之間呼小栗為栭栗
樻去愧反又去軌反何音匱草木疏云節中腫以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為馬鞭及杖險
於僻反刊苦干反。**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
侵伐混夷以應之。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混音昆瘠在昔反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為誤應應對之應下應和同**天立厥配受命**
既固配媲也箋云天既顧文王又為之生賢妃謂大姒也其受命之道已堅固也。疏作之至既固。毛以為天顧文王而與之居於是四方之民大歸往之周地險隘樹
木尤多競共刊除以為田宅其攻作之屏除之者其為菑木其為翳木之所也修理之平治之
者其為灌木其為栵木之處也啟拓之開闢之者其為檉木其為椐木之地也攘去之剔翦之
者其為檿木其為柘木之材也各各刊除材木以自居處是樂就有德之甚也帝所以徙就文
王之明德而顧之者以其世世習於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天既顧而就之又為生賢女立之
以為妃令當佐助之內有賢妃之助其受命之道既堅固也言天助自遠非始於今也此作之
屏之四等而為此八文者以其險隘多樹故頻舉木名因此用功之事配之使其義得相通以
用功作為殺木屏去故先言作之屏之殺木之處有其坑坎須修理平治故言修之平之平治
其地必開拓使廣故言啟之闢之畔上更有材木須攘除翦剔故言攘之剔之設文雖別意以
相通鄭唯串夷載路為異以天意徙就周之明德是天去惡與善文王以天之去惡如是其患
中國之混夷文王則侵伐之以應天意以天去惡故已亦伐惡以應之餘同。傳木立至山桑
。正義曰釋木云立死菑斃者翳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菑斃死也郭璞曰翳樹蔭翳覆地者
也然則以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也自斃者生不自倒枝葉覆地為蔭翳故
曰翳也爾雅直云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釋木又云灌木叢木李巡曰木叢生曰灌
木是灌叢生栵而檉河柳椐樻檿山桑皆釋木文郭璞曰栭樹似槲樕而痺小子如細栗今江

東呼爲柂栗陸機疏云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某氏云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機疏云河傍皮正赤如絳一名兩師枝葉似松孫炎曰檟腫節可以作杖陸機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郭璞曰檿桑柘屬材中爲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檿桑次之○傳徙就至路大○正義曰毛讀患爲串串習夷常路大皆釋詁文王肅曰天於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明德以其由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箋串夷至應之○正義曰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毛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出車云薄伐西戎是混夷爲西戎國名也書傳作畎夷蓋畎混聲相近後世而作字異耳或作犬夷犬即畎字之省也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則伐混夷是伐混夷者所以應天意故以路爲應也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天既去殷之惡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混夷以應帝之順帝之則此之謂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伐畎夷是也文王之伐多矣獨言混夷者作者意所欲言无他義也○傳配媲○正義曰妃字音亦爲配釋詁云妃媲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爲媲也是爲妻之配夫意與鄭合○箋天既至堅固○正義曰此天立厥配與大明天作之合其文相類故知立其配者爲生賢妃謂大姒也天爲生妃卒得其助妻賢夫聖當於天心則上天之命不復移動故受命之道已堅固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兌易直也箋云省善也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省昔井反拔蒲貝反兌徒外反易以豉反下施易同

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對配也從大伯之見王季也箋云作爲也天爲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是乃自大伯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大音泰注大伯皆同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因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箋云篤厚載始也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又尤善於兄大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大伯以讓爲功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著珍慮反傳直專反○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喪亡奄大也箋云王季以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世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

疏 帝省至四方○毛以爲言天顧文王之深乃和其國之風雨善其國內之山使山之所生之木柞棫拔然而枝葉茂盛松柏之樹兌然而材幹易直言天之恩澤乃及其草木非徒養其民人而已既人物蒙養天又爲之興作周邦又爲之生明君以作其配是乃自大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既上本大伯王季因說王季之德維此王季有因親之心則復有善兄弟之友行言其有親親之心復廣及宗族也則以此友兄弟之行尤友善其兄大伯謂善爲周君稱其讓意是善大伯也由其稱兄之故則天厚

與其善則光錫之大。位使其子文王王有天下此文王之有天下由王季受此福祿无所喪亡故至其子孫而大有天下之四方也鄭唯下四句爲異言王季尤善於大伯始厚明其大伯之功美始使之讓事顯著言其善於爲君福流後葉令大伯讓功徧得彰顯也以王季有此德之故故能受天福祿无復有喪亡之時至於子孫而覆有天下四方也。傳兌易直。正義曰易直者謂少節目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善。正義曰釋詁文。傳對配至王季。正義曰傳以言周世世脩德須論王季而已今并言大伯故解其意從大伯之見王季謂見其生聖子而讓之故王季得爲君而修德是以本之於大伯也王肅曰大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大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故本從大伯讓與王季是解見王季之意也釋詁云妃對也則對是相配之義故爲配也。箋作爲至王起。正義曰作爲釋言文與周國謂使之爲天子之邦生明君謂生文王也國當以君治之故言作配此事乃在大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實至文王乃與而云大伯時者由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與國生君在大伯之時也。傳因親至光大。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云姻親於外親是因得爲親也善兄弟曰友釋訓文福慶是善事故爲善光是明大故爲大王肅云王季能友稱大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之大位也。箋篤厚至其德。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又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爲始友者善兄弟之名而言善於宗族者以下言則友其兄是友其親兄明上則友之文可以遠及宗族見王季孝友之心廣也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大伯以王季爲賢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稱大伯之心見大伯爲知人達命名傳後世由王季德然故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如箋之言錫爲與義與之即是使與之故云使也大伯以讓爲功美王季能厚明之使傳之後世共稱誦之此亦其王季之德故說王季之美言其能明大伯也論語稱大伯三以天下讓民无得而稱焉注云王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此言傳世稱之者孔子欲深賢大伯恨世人不知非是舉世皆不知也易傳者以上言大伯此言友兄下即言此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故易之。傳奄大。正義曰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爲大義故云奄大也奄亦是覆蓋之義故箋以爲覆有天下。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箋云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類善也勤施无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貉本作貊武伯反左傳作莫音同韓詩同云莫定也施始豉反。**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箋云王君也王季稱王追王也。王如字徐于況反比必里反偏音遍。**比于文王其德靡悔**經緯天地曰文箋云靡无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无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箋云帝天也祉福也施猶易也延也。祉音恥 疏 維此至孫子。毛以爲既言王季明大伯之功故又言王季之德言維此王季之身爲天帝所祜天帝開度其心令之有揆度之惠也又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應和其德又能有監照之明又能有勤施无私之善又能教誨不倦有爲人師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爲人君上之度既有君人之德故爲君王於此周之大邦其施教令能使國人偏服而順之既爲國人順服則功德有成能擇人之善者從而比之言其德可以比上人也以此王季之德比於經緯天地文德之周王其德无爲人所悔恨者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可以比之王季賢德之大能比聖人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延於後之子孫福及於後故文王得受之而起。鄭唯其德靡悔爲異言以王季之德比於文德之王其此王季之德人无有悔以爲不應比之者言王季可與聖人爲匹也餘同此章文次如此者以德皆天之所授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度物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爲政教故次貊其德音言其政教清靜也爲君所以施政教故先言政能清靜乃論身內之德故後言能明能善其明與善還是德音之事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勤施之善耳心能施而无私可以爲人君長故次克長克君長卽師也學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先長後君也既言堪爲人君卽說爲君之事故言王此大邦也既爲大邦之君能使國民順服故次克順也民順功成可以比方上人故次克比也可以比善卽比之文王其德可比文王其澤流及子孫故言帝祉以結之帝祉卽此授以九德令誕生聖人是也重言克明者疊之以足句猶下我陵我泉耳。傳心能至貊靜。正義曰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彼引一章然後爲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之此云維此王季彼言唯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心能制義者服虔云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爲定聲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定是靜義故云貊靜杜預云莫然淸靜取此傳爲說也。箋德正至曰君。正義曰德正卽德音政教是音聲號令也服虔云在已爲德施行爲音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而定无讙譁也照臨四方者服虔云豫見安危也類善釋詁文勤施无私者杜預云施而无私物得其所无失類也教誨不倦者服虔云教誨人以善不解倦言善長人以道德也賞慶刑威者以賞慶人以刑威物杜預云作福作威君之道也。傳慈和至曰比。正義曰慈和偏服者服虔云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偏服從而順之擇善而從之者服虔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杜預曰比方善事使相從二說皆不得以解此何者彼唯說文王不言比方他人故服杜觀傳爲說此以王季比文王當謂擇善而從以比方之也。箋王君至追王。正義曰王

君釋詁文王字多矣獨解此者以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故辨之云王季稱王追王以其追號爲王故作者以王言之○傳經緯天地曰文○正義曰服虔云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杜預云經緯相錯故織成文然則言德能順從天地如織者錯經緯以成文故謂之文也左傳說此九事乃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動合衆心不爲人所恨公劉傳曰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文王之德不爲人恨不得與鄭同也○箋王季至爲匹○正義曰箋以上陳王季之德而以此於文王卽云其德靡悔明是王季之德堪比文王若以比之時人無所悔者必比王季於文王者美王季言其德以聖人爲匹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無是畔道无是援取无是貪羨岸高位也箋云畔援猶拔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女无如是拔扈者妄出兵也无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援音袁又于願反鄭胡喚反韓詩云畔援武强也歆許金反羨錢面反誕但旦反拔蒲末反下同字或作跋扈音戶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阮魚宛反共音恭注同毛云徂往也共國名鄭云徂共皆國名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箋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對荅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荅天下鄉周之望○赫虎格反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按安旦反本又作遏安葛反此二字俱訓止也祜音戶鄉本又作嚮許亮反下同○

【疏】帝謂至天下○毛以爲既言文王受福流及子孫故自此以下復說文王之事言天帝告謂文王无是叛道而援取人之國邑无是貪求以羨樂人之土地以是之故能大先天下升於高位因此遂說文王之不妄貪求有密國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逆我大國乃侵我周之阮地遂復往侵於共邑抗拒大國侵其邑境是不恭也密人既不恭如此故文王與其羣臣赫然而盡怒於是整齊其師旅以止此密人往旅地之寇密人侵共復往侵旅故興兵以止其寇也所以必伐密者以厚於周之祜福以遂於天下之心天意福周使興而密人侵之故伐密者所以厚周福也民心皆欲伐密而文王從之是整旅所以遂天下心也言文王上應天意下順民心非爲貪羨妄伐密也○鄭以爲天告語文王曰汝无如是拔扈者妄出兵以征伐汝无如是歆羨者苟貪人之土地汝既不可爲此欲廣大汝之德美者當先平於所欲征者之獄訟獄訟者知彼曲汝直然後伐之文王以此不敢妄出征伐而密須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我大國之徵發其所徵者是侵阮徂共三國之義兵也文王欲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而不從是故文王於是赫然與其羣臣

怒曰當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師旅以此厚於我周家當王之福以此而應荅天下鄉
周之望因密人不恭怒而出兵先往伐徂尋亦伐密。傳無是至高位。正義曰一无然之文
而傳分爲二无是者以叛是違道援是引取義異故分之爲二鬼神食氣謂之歆故注讀歆爲
貪下論征伐則援取貪羨是國邑土地之事也釋丘云重厓曰岸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箋
叛援至曲直。正義曰以下用兵征伐此則爲下發端當用兵之事不得爲文王之升位也故
言叛援猶拔扈拔扈凶横自恣之貌漢質帝謂梁冀爲拔扈將軍是古今之通語也誕大登成
釋詁文小宛云宜岸宜獄相對是岸爲訟也拔扈是淩人之狀故以妄出兵言之歆羨貪欲之
言故以侵土地言之凡征伐者當度已之德慮彼之罪觀彼之曲直猶人爭財賄之獄訟君子
不伐有辭故欲廣大其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知彼實曲然後伐之宣十二年左傳曰師
直爲壯曲爲老是師行伐人必正曲直也王肅孫毓皆以帝謂文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此
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爲此辭誰所傳道然則鄭必以爲天語文王者以下云帝謂
文王予懷明德是天之自我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是教人詢謀也爾我對談之辭故知是天
之告語若爲天意謂然則文不類也以文王舉必順天故作者致天之意言天謂文王耳豈須
有人傳言之哉若是天謂文王有此德復誰告詩人以天意而得知之也帝謂文王必責誰所
傳道則上云監觀四方乃眷西顧豈復有人見其舉目迴首之時毛無別解明與鄭同。傳國
有至侵共。正義曰以經直云密人故辨之云國有密須氏定四年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
毛以徂爲往故云侵阮遂往侵共以阮共爲周地爲密須所侵故王肅云密須氏姞姓之國也
乃不恭其職敢興兵相逆大國侵周地。箋阮也至不直。正義曰箋以上言四國於此宜爲
國名下云徂旅則是徂國師衆故以阮徂共三者皆爲國名與密須而四也四國從紂謀度則
竝非文王之黨而言侵阮徂共不是彼自相侵明爲犯周而文王侵之也拒大邦之下郎言侵
阮徂共則侵阮徂共郎是密須拒周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其義兵也密
須紂黨所以文王得徵兵者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其統內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
伐密須則阮徂共又在伐密之前四年伐混夷仍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伐此三國之時
叛殷之形未著密須在其統內故得徵兵也密須之君雖不達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疑周
將叛殷故拒其徵發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
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
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謐雖採摭舊文傅會爲說要
言疑於伐者未爲顯叛文王得徵兵而不從叛始彰耳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是義兵也密須
敢拒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直密須不直故文王伐三國而亦伐密
須也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孔晁云周有阮徂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

伐有伐密須夫夷黎邘。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皆以爲無此三國故
訓徂爲往鄭必以爲皆國名者正以下言徂旅徂有師旅明徂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充上四
國之文事在此詩郎成文也於時書史散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
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說一
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書傳亦無玁狁釆薇稱玁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
深趣皇甫謐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傳旅師至對遂。正義曰釋詁云旅師也對則
爲少多之異散則可以相通故云旅師嫌其止出一旅之人故明之也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
本及集注俱作按於義是也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爲周地而言徂者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自
共復往侵旅以文上不見故於此言之言整師以止密人之往旅地則亦止其往阮共互相見
也對遂釋言文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
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焉上曰徂共此曰徂旅又爲周王
之所禦其密人亦可知也省煩之義詩人之微意也傳意或然。箋赫怒至之望。正義曰斯
盡釋言文以軍出稱師爲通名今指言旅則唯用一旅之人故云五百人爲旅下箋云小出兵
明以德不以衆是鄭意出一旅之人也以對爲荅者以天下心皆嚮己擧兵所以荅之謂荅天
下嚮周之望於理爲切故不從遂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京大阜也矢陳也箋云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衆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疆居良反注同脊井亦反令力成反重直用反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小山别大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箋云度謀鮮善也方猶鄉也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己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爲万國之所鄉作下民之君後竟徙都於豐。鮮息淺反又音仙别彼列反

【疏】依其至之王。毛以爲上既言典師伐密遂天下之心此又本密人不義來侵周人怨無之意言密人之來也依止其在我周之京乞大阜之傍其侵自阮地之疆爲始乃升我阮地之高岡周人見其如此莫不怒之曰汝密須之人無得陳兵於我周地之陵此乃我文王之陵我文王之阿無得飲食我周地之泉此乃我文王之泉我文王之池言皆非汝之有不得犯之民疾密須如是故文王遂往伐之征密既勝文王於是謀度其鮮山之傍平泉之地此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爲万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言其怒以

天下爲心其伐與百姓同欲别起都邑爲万民之王。鄭以爲上言怒而出兵此言征伐之事言文王之所徵發不用多兵但取依居其在京地之衆爲一旅之人以此而往侵自阮國之疆爲始既至阮國乃登我所伐得者阮國之高岡以望之阮國之兵衆纔始望之未嘗交戰而此國之兵莫不驚走無敢當我陵無敢當我阿者無敢飲我泉無敢飲我池者因此而往伐徂共密須皆克之矣既兵不見敵者知已德盛威行可以遷徙都邑安定民心乃始謀居於其善原廣平之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爲万國之所鄉作下民之君王。傳京大阜矢陳。正義曰以密人依之而侵周故爲大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大爲陵然則大阜爲陵不爲京矣言京大阜者釋丘曰絶高爲之京李巡曰丘高大者爲京然則京亦土之高者與大阜同密人之來則云依京周人怒之則云我陵明京陵一物故以大阜言之也矢陳釋詁文王肅云密人乃依阻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升我高岡周人皆怒曰汝无陳於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飲食之。箋京周至而言。正義曰以言依其在京即云侵自阮疆明以依京之人侵阮故知京周地名陟登釋詁文矢實陳義欲言威武之盛敵不敢當以其當侵而陳故言矢猶當也大陵曰阿釋地文周地廣矣獨言依京故知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箋以京爲周地小别名則京是周之所都之邑以其兵少故唯發近民也上言徵兵於密須乃似盡國不足今言少發而足所以前徵兵者葢以密人疑之故徵兵以嘗之非爲密須兵也始侵其境而即登岡故知是望其兵衆始見登高而望即不敢當陵飲泉而驚散走也文王之所伐者混夷歷年始服崇則再駕乃降於此獨得易者敵有强弱故難易不同。傳小山至方則。正義曰釋山云小山别大山鮮孫炎曰别不相連也渭是水也居必在傍故以將爲側論語云且知方也謂知禮法此則亦法也故以方爲則也。箋度謀至於豐。正義曰度謀鮮善皆釋詁文以其已繫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爲善也諸言方者皆謂居在他所人鄉望之故云方猶鄉也必知已德盛威行乃遷居者以威若不行則民情未樂遠方不奏則隨宜而可令威德既行歸從益衆非處廣平之地无以容待四方故知民既復從乃遷居要所也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葢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見賢遍反。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

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仇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箋云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方志齊心一也當此之時崇侯虎倡紂爲无道罪大大也○詢音荀鉤古侯反又古侯反援音爰臨如字韓詩作隆衝昌容反說文作幢幢陣車也墉音容梯他兮反○

疏帝謂至崇墉○毛以爲天帝告語此文王曰我當歸於明德以文王有明德故天歸之因說文王明德之事不大其音聲以見於顏色而加人不以年長大以有變革於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一不待問而自識不由學而自知其所動作常順天之法則以此故天歸之而使伐崇天帝告語此文王曰其伐崇也當詢謀於女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汝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同乃以汝鉤援之梯與汝臨衝之車以往伐彼崇城言天意歸就文王故文王於是伐崇也○鄭以爲天帝告語文王曰我之所歸歸於人君而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其言語之音聲以外作容貌之色又不自以長諸夏之國以變更於王法其爲人不記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法而行之如此者我當歸之言文王德實能然爲天所歸崇侯反於此道天使文王伐之天帝告語文王曰當詢謀汝怨偶之傍國觀其爲暴亂大惡者而征討之其征之也當和同汝兄弟之國相率與之而往餘同○傳不大至所更○正義曰此傳質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毛以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夏爲大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以上皆兒之矣不足以美文王下言伐崇討崇之反道則此經當陳人君之正道不得以夏爲也○箋夏諸至自然○正義曰箋以大爲音聲以作色忿人長大淫恣而改其本性此則中人大故以夏爲諸夏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謂色取人而行違虛名而不實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謂爲諸侯之長自以身居尊位无所畏憚變亂正法也崇侯與文王俱爲紂之上公是長諸侯也詩意言又无此行則崇侯有之矣故天命文王使伐人之道貴其識古知今此不識古不知今爲美者言其意在篤誠動順天法不待知今識古比校乃行耳不謂人不須知古今也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者明此經所陳皆是誠實自然之事也變更王法者若虢石父導王爲非崇侯虎倡紂爲无道變亂典刑者也而孫毓以創業改制爲難非其難也○傳仇匹至墉城○正義曰仇匹釋詁文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卽引也箋云鉤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葢此之謂也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說文云城所以盛民也墉城垣也彼細辨其名耳散則墉亦城也○箋怨偶至尤大○正義曰怨偶曰仇左傳云方者居一方之辭故爲傍國之諸侯以當伐之故皆爲暴亂大惡者紂黨多矣所以獨伐崇者當此之時崇侯虎導紂爲無道之事其罪惡尤大故伐之倡紂爲無道我應

文注云倡導也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

方以無侮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臣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

箋云言言猶孽孽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及獻所馘皆徐徐以禮爲之不尚促速也類也禡也師祭也無侮者文王伐崇而無復敢侮慢周者○訊音信字又作誶竝同馘古獲反字又作聝字林截耳則作耳傍獻首則作首傍類如字本或依說文作禷禡馬嫁反搖如字一音羊照反羣神本或作羣臣孽魚列反又五葛反

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滅也箋云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拂猶佹也言無復佹戾文王者○茀音弗仡魚乙反韓詩云搖也說文作忔肆音四拂符弗反王違也刺七亦反佹九委反戾也復扶又反

疏

臨衝至無拂○毛以爲文王之伐崇也兵至則服無所用武其臨衝之車閑閑然動搖而已不用之以攻敵崇城言言然高大如無所毀壞既伐崇服之則執其可言問者連連然舒徐盡其情而不逼迫也所以當馘左耳者安安然不暴疾也文王之於此行非直弔民伐罪又能敬事明神初出兵之時於是爲類祭至所征之地於是爲禡祭既克崇國於是運致其社稷羣神而來更存祭之於是依附其先祖宗廟於國爲之立後文王伐得其罪行得其法四方服其德畏其威是以無敢侮慢文王者也深美其伐重詳其事言文王臨車衝車茀茀然彊盛崇城仡仡然高大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往於是殄絕之於是討滅之文王德足撫民威足除惡四方服德畏威無敢違拂文王之志者此天所以用文武伐殷也○鄭唯以臨衝攻城言言仡仡爲將壞之貌伐爲擊刺肆爲犯突爲異餘同○傳閑閑至其親○正義曰以閑閑是臨衝之狀車皆駕之而往故爲動搖言言是城之狀故爲高大傳唯云言言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壞則是不戰而得有訊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至於破國壞城耳於時非無拒者故得有訊馘馘獲釋詁文攸所釋言文玉藻云聽嚮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言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爲之是用尚書說爲義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注云禡師祭也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鄭以無明文故疑之而爲二說也如鄭所說類祭在郊此傳言於內曰類者以禡於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之雖在郊猶是境內以二祭對文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禡謂境之外內內

非城內也致附承類禡之下則亦是敬神之事故知致者致其社稷羣神附者附其先祖爲之立後社稷是崇國之所尊先祖是崇國之所親今使神有所享不絕其祀是文王爲之尊其尊而親其親也致者運轉之辭附者依倚之義以致言之社稷於人無親故以致言之先祖則依其子孫故以附言之崇侯有罪當滅其國所以復得致其羣臣爲之立後者葢以崇侯虎身有罪耳其先祖嘗有大功不當絕祀擇其親賢更爲立後使得奉其宗廟存其社稷也言致則文王致之自近非復舊國當小於舊耳○箋言言至周者○正義曰箋以詩美文王以德服崇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仡仡皆是將壞之貌碩人言庶姜孽孽是舉我之容故猶孽孽也徐徐以訊爲之不尚促速明有餘力不急急爲之也僖十九年左傳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過其實此言訊馘必當戰矣葢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勸宋公脩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傳不言類禡是祭故辨之云師祭名也崇是大敵伐郎克之故無復敢侮慢周者竟文王之世不復伐國是由無侮故也○傳茀茀至忽滅○正義曰此茀茀亦宜猶上閑閑而云彊盛者以茀茀閑閑文不相類則上言車之動此言車之形故不同也肆與大明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爲疾既爲疾伐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至疾乃威有罪則肅意謂伐之疾傳亦或然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也○箋伐謂至文王者○正義曰以是伐之文在崇墉之下故伐謂擊之刺之牧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是謂擊刺爲伐也肆謂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秋傳爲證也案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其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遂謬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六之四）

○皇矣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皇矣一本無矣字莫若周絕句又云一讀莫若周世絕句周世脩德爲一句一本無下一世字義並通崔集注莫若周也世世脩德正義云定本皇下無矣字莫若周又無於字是正義本較多一於字 維有文王

盛爾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爾當作耳正義標起止云至盛耳是其證上維有周爾當亦同考文古本皆作耳采正義

殷紂之暴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殷上有以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其政不獲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政作正案釋文云其政如字政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正義云其政不得於民心是其本亦作政考此箋云正長也乃以政爲正之假借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而不言讀爲也例詳前唐石經依改經文未是經義雜記云唐石經原刻作正依鄭本也後改爲政依肅本也今考石經但小損耳未嘗改爲政又於此經之傳多所刪改皆非也此傳本全與鄭異義非由王肅之難其度居也則已見緜傳矣乃云毛公無此訓亦知者之一失

二國殷夏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以謂夏作音是其本當作謂夏殷也正義云故以二國爲殷紂夏桀也不與釋文本同

耆老也廓大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老作惡考文古本同案惡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涉箋文而譌耳

明所從者非法四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法當作徒形近之譌

其秦亡家語引此詩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秦作泰案皆誤也當作其奏云謂王肅奏也正義凡四引此及賓之初筵生民卷阿是也經義雜記云此三字當爲衍文者失考耳

也說文王之伐四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也當此字之誤屬下讀是也

檉河柳也小字本相臺本閩本明監本毛本皆下有椐樻也十行本無按此脫耳

以扶老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同盧本以作似云舊譌以案似字是也扶老木名可以爲杖亦竹名似扶老謂似扶老之木也樻與扶老木又有不同處故言似陸機疏正作似扶老

串夷載路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串夷古患反毛云習也鄭云串夷混夷也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正義云毛讀患爲串又云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毛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是正義本經作患字與釋文所云一本者正同也

路應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路瘠在昔反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爲誤正義云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又云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今考路露古同字如露寢爲路寢華露爲華路之類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音義云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凡物尫之瘠者多露見故箋云路瘠也謂青削混夷使之瘠也下箋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云應者揔說串夷

載路之應乎帝遷明德也非以應專釋路字孫毓乃涉之而誤後之解者反僉以脣為誤失之矣

天立厥配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傳云配媲也正義云妃字音亦爲配釋詁云妃媲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爲媲也是爲妻之配夫意與鄭合考正義之說是也箋云又爲之生賢妃謂大姒也此申毛以配是妃之假借字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也釋文云厥配本亦作妃音同注同其亦作本非也乃依箋字改經耳某氏爾雅注當即所謂以破引之如引其麌孔有之比段玉裁云古多用妃少用配妃是正字配是假借字也配者酒色也今人云配合周秦人云妃合嘉耦曰妃非專謂男女也經文本作妃毛以配合解之鄭以后妃解之改妃爲配自是後人所爲○按段說是毛用釋詁妃媲也非讀配爲妃也

栵而檉河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而恐栭誤是也 一名

兩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兩誤兩是也

則光錫之大位 閩本明監本毛本光作兄案皆誤也當作天

維此王季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引昭廿八年左傳而云此云維此王季彼云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又左傳正義同段玉裁云樂記注云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所見詩亦是維此文王然禮注言文王詩箋言王季說自不同詳詩經小學考毛氏詩自是王季王肅申毛作文王者非經義雜記辨之是矣○按鄭注禮記多用韓詩不用毛詩左傳作文王與韓詩合是可以證三家詩之皆有所受之也

貊靜也箋云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廿八年左傳文彼引一章然後爲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之段玉裁云此章詁訓本左氏係箋自舛誤今正衍箋云二字

慈和徧服曰順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徧復作音是其本服作復以左傳考之復字非也

教誨人以善不解倦 閩本明監本毛本解誤懈案此依服注文而引之也正義自爲文用懈字

畔援猶拔扈也 小字本同相臺本拔作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下及正義中字同案釋文云拔字或作跋考拔跋古字通用但釋文不云本或作跋則此箋自用拔字十行本正義中皆作拔是也閩本以下乃誤改耳

按止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本及集注俱作按於義是也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今

無可考意必求之或正義本字作按釋文云以按本又作遏知正義本必不作遏者以釋詁按遏兩有若作遏卽不得云彼作按也 毛以爲旣言文王受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王當王季誤是也 箋叛援至曲直 閩本明監本毛本叛作畔案所改是也此標起止仍不易字下故言叛援猶拔扈所改非也 是也
○毛以徂爲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衍○是也 敢與兵相逆大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相當拒字誤是也 要言疑於伐
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我誤伐是也上文可證 有伐密須犬夷黎邘崇 明監本毛本邘誤邗閩本不誤○按作邗作邘皆誤當作邘从邑于聲音況于切今本尚書大傳此字亦誤作邘
爲萬國之所鄉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鄉誤嚮案嚮乃正義所易之今字釋文鄉周下云本又作嚮下同當非正義本也考文古本悉改作嚮未是
非爲密須兵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密須當作須密此須者用也非密須之須不知者誤倒之 而驚散走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驚下當脫怖字
是也 遠方不奏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奏作湊案所改是也
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歸作謂案我歸者予懷也謂字誤
同爾兄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書音均表云後漢書伏湛傳作同爾弟兄入韻顧炎武說同考正義云和同汝之兄弟又云當和同汝兄弟之國是其本作兄弟或毛氏詩與伏湛傳所引自不同也 親親則方志齊心一也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方誤萬小字本相臺本方作多一作壹考文古本同案多字壹字是也 當諭
謀汝怨偶之傍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偶當作耦下同 以加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衍是也 謂色取人而行違 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作仁案所改非也正義引論語自如此○按舊按非馬融注可按 詩意言又無此行 明監本毛本又作文王二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意字當衍 故天命文
王使伐人之道貴其識古知今 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之二字互易案所改是也 箋云鉤鉤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當作故
執訊連連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釋文訊字又作誶者誤爾雅訊言也說文訊問也正月出車傳采芑及此箋以言辭問訓訊字與誶訓告義別 於野曰

禡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禡謂境之外內內非城內也此正義專釋傳內字耳於外曰禡當仍是於野曰禡考文古本采之以改傳作外非也 致致其

社稷羣臣 小字本相臺本臣作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作羣臣正義本是神字作臣者非也羣神多誤作羣臣如魯語鄭大宗伯注皆然 尊其尊而親

其親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而字案有者是也

說文作忔 (補)通志堂本同盧本忔作圪云舊譌忔今改正釋文挍勘云案圪字所改未是也圪是隸省字見九經字樣土部陸但如此作小字本所附作扢扢忔皆形近之譌

此天所以用文武代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武當作王此詩無武王也 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耳曰馘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耳字案所改是也故下當補云字 所以復得致其羣臣 閩本明監本毛本臣作神案所改是也 碩人言庶姜孽孽是

舉我之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是上當有缺文因孽孽字有複出者而脫去也舉我當爲壞城之誤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之十六 十六之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乃附也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故也○靈臺杜預注左傳云靈臺在始平鄠縣今屬京兆府所管昆古門反鄭注禮記云明也蟲直弓反本或作虫非冥亡丁反冥冥無知貌字林云幽也又亡定反祲子鴆反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觀古亂反下觀臺節觀同

疏 靈臺五章章四句至昆蟲焉○正義曰作靈臺詩者言民始附也文王受天之所命而民樂有其神靈之德以及鳥獸昆蟲焉以文王德及昆蟲民歸附之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經說作臺序言始附則是作臺之時民始附也文王嗣爲西伯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爲民所從事應久矣而於作臺之時始言民附者三分有二諸侯之君從文王耳其民從君而來其心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民心始知故言始附謂心附之也往前則貌附之耳此言作臺而民始附則其附在受命六年而序追言受命者以民心之附事亦有漸初受命已附至作臺而齊心故繫之受命見附之所由也言民始附首章及二章上二句是也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者二章下二句及三章是也臺圓沼皆言靈是明文王有靈德之義麀鹿獸也白鳥鳥也昆蟲者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故祭統注云昆蟲溫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蟄蟲皆是也此經無昆蟲之事而三章言魚魚亦蟲之別名舉潛物以見陸產故言昆蟲以揔之經先言獸序先言鳥者作圓主以養獸故先言之序則從其言便故不同也四章卒章言政教得所合樂詳之亦是靈德之事故序略之也○箋民者至備故○正義曰民者冥也孝經援神契文以其冥冥無知其見仁道遲故於是始附解其晚附之意也又解臺之所用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故也四方而高曰臺以天象在上須登臺望之故作臺以觀天也春官臺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注云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煇謂日光氣也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闇日月食也瞢謂日月瞢瞢無光也敘者雲有次敘如山在日上也玄謂鑴謂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隮虹也想雜氣有似可形想也此十者皆舉天之異氣視祲之官當在靈臺之上視之故箋取以爲說十煇而唯言祲象者舉其初二事餘從可知也馮相氏保章氏亦云觀天下之妖祥則在臺觀之獨引視祲之事者以視祲爲官名則是仰觀之主故特取之其實馮相保章之所觀者亦在靈臺也又解文王

作臺之處故言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明此靈臺在豐邑之都也含神務曰作邑於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亦云伐崇作靈臺是靈臺在豐邑之都文也所引春秋傳曰者僖五年左傳文引之證臺是觀氣所用彼云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此略引之故與彼小異此靈臺所處在國之西郊諸儒以無正文故其說多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鱉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有以無以正之玄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卽辟廱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昭晳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如鄭此說靈臺與辟廱同處辟廱卽天子大學也王制言大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廱仍在郊何則囿沼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中也辟廱與太學爲一所以得太學移而辟廱不移者以辟廱是學之名耳王制以殷之辟廱與大學爲一故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太學爲辟廱小學亦可矣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爲辟廱矣若然魯是周之諸侯於郊不當有學泮宮亦應在國而禮器注云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爲郊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魯侯戾止是行往適之故知在郊蓋魯以周公之故尊之使用殷禮故學在其郊也鄭以靈臺辟廱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案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辟廱明堂同處矣故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卽大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辟故謂之辟廱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

學其中室謂之太室摠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等諸儒皆以
廟學明堂靈臺爲一鄭必知皆異處者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
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
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
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
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
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
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
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
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
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官非一處也
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
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太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
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廱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
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爲左右也辟廱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
也水必有魚鱉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
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
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
天子張三侯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廱處其中今未知辟廱廣狹之數但二
九十八加之辟廱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衆殆非宗廟中所能
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間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
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廱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摠謂
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
制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
所以爲證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學遠其言乖錯非
以爲正也潁氏云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
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大道
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
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
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毀非獨王者也若明堂

郎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故先儒雖立異端亦不據爲說然則明堂非廟而月令云天子居明堂太廟者以明堂是祭神之所故謂之明堂太廟者正謂明堂之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自謂制如明堂非太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同則靈臺又宜別處故靈臺辟廱皆在郊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有成也箋云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忽已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度待洛反下同應應對之應說音悅【疏】經始至成之○正義曰言文王有德民心附之既徙於豐乃經理而量度初始爲靈臺之基趾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其位既定於是天下衆庶之民則競攻而築作之不設期日而已成之民悅其德自勸其事是民心附之也○傳神之至成○正義曰靈是神之別名對則有精粗之異故辨之云神之精明者稱靈則靈之爲稱就神中精者而名也四方而高曰臺釋宮文經度之謂經理而量度之攻作謂庶民築作之不日有成謂不設期日已成功言民心樂爲之也○箋文王至以名焉○正義曰非天子不得作靈臺故本之云文王應天命始度靈臺之基趾也營表其位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傳唯解靈之名不解名臺爲靈之意故申之此實觀氣祥之臺而名曰靈者以文王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以此言文王之臺故因言文王之化行耳其實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言觀臺亞者彼謂在臺仰觀之人不得謂其人爲臺故指實言觀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言爲則是新造其時僭名之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亟居力反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箋云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囿音又徐于目反麀音憂麀牝牝頻刃反處昌慮反【疏】傳囿所以至於囿○正義曰春秋成十八年築鹿囿昭九年築郎囿則囿者築牆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故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

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爲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又解囿稱靈意言靈道行於囿也鄭駁異義云同言靈者於臺下爲囿沼則似因臺爲名其實亦因相近靈道徧行故皆稱靈也釋獸云鹿牡麌牝麀是爲鹿牝也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箋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濯直角反翯戶角反字林云鳥白肥澤曰翯下沃反樂音洛下文於樂注喜樂皆同【疏】傳濯濯至肥澤。正義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牣滿也箋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沼之邵反牣音刃躍羊略反跳徒彫反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鍾也論思也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箋云論之言倫也虡也栒也所以懸鍾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鍾也於喜樂乎諸在辟廱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虡音巨樅徐七凶反又音衝衝牙也沈又音子容反賁符云反字亦作鼖鏞音容於音烏鄭如字下於樂於論皆同論盧門反一云鄭音倫下同辟音壁注同植持職反栒旬尹反縣音玄【疏】虡業至辟廱。毛以爲文王既立靈臺而知民心歸附作沼囿而知鳥獸得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作樂以詳之觀己之德行審否故使人設植者之虡橫者之栒上加大版而捷業然又有崇牙其飾維樅然於此虡業之上懸賁之大鼓及維鏞之大鍾然後使人擊之觀其和否於是思念鼓鍾使之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廱宮中是王之靈道行於人物之驗。鄭唯下二句別義俱在箋。傳植者至節觀者。正義曰釋器云木謂之虡孫炎曰虡栒之植所以懸鍾磬也郭璞曰懸鍾磬之木植者名爲虡然則懸鍾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爲虡謂橫牽者爲栒栒上加之大版爲之飾釋器云大版謂之業孫炎曰業所以飾栒刻板捷業如鋸齒也其懸鍾磬之處又以彩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言崇牙之狀樅樅然有鬙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此樅亦文承虡業之下故知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賁大也故謂大鼓爲賁鼓冬官韗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鼖鼓註亦云大鼓謂之鼖是也釋樂云大鍾謂之鏞李巡曰大鍾音聲大鏞大也郭璞曰亦名鏄也水旋丘如璧者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土之高者曰丘此水內之地未必高於水外正謂水下而地高故以丘言之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定本及集注鏞大鍾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箋論之至之至。正義曰以倫理之字宜爲倫故曰論之言倫傳唯言栒虡植橫不言

所用故申明之言所以懸鍾鼓也以經有鍾鼓故特言之其磬鏄亦有栒虡也又解上言臺沼此言作樂之意文王知民心歸附鳥獸得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大合諸樂以詳之言欲詳審已德觀其實允人物之心以否也此在辟廱合樂必行養老之禮但主言樂之得理不美養老之事故言不及焉治世之音安以樂故在辟廱之內與聞之者莫不喜樂是其和之至也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

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鼉魚屬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箋云凡聲使瞽矇爲之○鼉徒何反沈又音檀草木疏云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皮堅厚宜冒鼓逢薄紅反埤蒼云鼓聲也字作韸徐音豐矇音蒙瞍依字作叟蘇口反亦作瞍說文云無目也字林先么反云目有眸無眸子也眸莫侯反

疏 傳鼉魚至公事○正義曰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漁師取魚之官故知鼉是魚之類屬也書傳注云鼉如蜥蜴長六七尺陸機疏云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鵞卵甲如鎧甲今合樂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可以冒鼓月令注亦云鼉皮可以冒鼓也美鼓之得理而云逢逢故知爲和也矇瞍皆無目之名就無目之中以爲等級矇者言其矇矇然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卽今之青盲者也矇有眸子則瞍當無故云無眸子曰瞍其瞽亦有眸子矇之小別也故春官瞽矇注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而無眸子謂之瞍亦與此傳同也此則對而爲名其揔則皆謂之瞽尚書謂舜爲瞽子外傳云吾非瞽史周頌有有瞽之篇周禮有瞽矇之職是瞽爲揔也周禮瞽矇二字已是爲官名故文不及瞍此言瞍不言瞽各從文之所便外傳稱矇誦瞽賦亦此類也周禮上瞽中瞽下瞽以智之高下爲等級不以目爲次第矣公事釋詁文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昭明也○復扶又反王業于況反

疏 下武六章章四句至功焉○正義曰經六章皆言武王益有明智配先人之道成其孝思繼嗣祖考之迹皆是繼文能昭先人之功焉經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則武王所繼自大王王季皆是矣而序獨云繼文者作者以周道積基故本之於三后言世有哲王見積德之深遠其實美武王能繼唯在文王也大王王季雖脩德創業爲後世所因而未有天命非開基之主不足使武王聖人繼之又此篇在文王詩後故詩言繼文著其功也大且見篇之次也文王已受天命故言復受爲亞前之辭武王之受天命白魚入舟是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 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哲知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明知之王謂大王王季文王稍就盛也○哲張列反本又作悊又作喆皆同知音智下

同疏傳武繼。正義曰釋詁文。箋下猶至就盛。正義曰居下世卽是在後故云下猶後也哲智釋言文言後人能繼祖者維周家最大謂大王王季文王稍稍就盛者也王季爲西

伯文王又受命是稍盛也不通數武王者此言哲王卽是下文三后王配之文別在於下故知世有之中不兼武王也

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箋云此三后既沒登遐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於京謂鎬京也。假音遐已也本或作遐疏箋此三后至鎬京。正義曰曲禮下云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

遐註云登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耳以三后皆號爲王故以天子之禮言之武王居鎬故知配行其道於京謂鎬京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箋云作爲求終也武王配行三后之道於鎬京者以其世世積德庶爲終成其大功疏箋作爲至大功。正義曰作爲釋言文求終釋詁文世積厚德是當王天下文王未及誅紂卽是王事未終武王乃終之故云終成其大功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箋云永長言我也命猶教令也孚信也此爲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令者欲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王德之道成於信論語曰民无信不立。成王如字又于況反此爲如字疏箋命猶至不立。正義曰此承王配于京是配三后不配天故以命爲教令此篇是武王之詩於此獨云

此爲武王言者餘文是作者以已之心論武王之事此則稱武王口自所言故辨之也又解欲成王道所爲多矣獨以信爲言者由王德之道成於信欲使民信王道然後天下順從必伐紂功成然始得耳以民無信不立故引論語以證之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式法也箋云王道尚信則天下以爲法勤行之**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先人也箋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爲孝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箋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永言孝思昭哉嗣服箋云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疏媚茲至嗣服。正義曰既言武王能法則三后之道故於此歎而美之可愛乎此一人之武王所以可愛者以其能當此維順之德祖考欲定天下武王能順而定之是能當順德

又述武王所言而歎美之武王自言長我孝心之所思者此事顯明哉武王實能嗣行祖考之事伐紂定天下是能嗣祖考也。傳一人至侯維。正義曰曲禮下云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言其天

下之貴唯一人而已謂天子爲一人應當釋詁文又云維侯也是侯得爲維也。箋可愛至高大。正義曰序言繼文此云順德故知是順其先人之心成其祖考之德所引易者升卦象辭升卦

巽下坤上故言木生地中木漸而順長以成樹猶人順德以成功彼謂一人之身漸積以成此則順父祖而成事亦相類故引以爲證定本作愼德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爲順字又集註亦作順

疑定本誤。箋服事至天下。正義曰服事釋詁文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故知嗣行祖考之事唯謂伐紂定天下也上言永言配命永言孝思其下句云成王之孚孝思維則亦是武王自言此云昭哉嗣服是作者美武王之辭所以亦與孝思相連者上云永言孝思是武王自言此又述武王之言歎而美之并此孝思之句亦非武王自言得與嗣服相連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許進繩戒武迹也箋云茲此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來王如字鄭音賚下篇來孝同

於萬斯年受天之祜箋云祜福也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也。祜音戶下同

疏 昭茲至之祜。正義曰既言武王能嗣行祖事又美其為民所樂仰言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行之迹而踐行之猶行善不倦故為天下樂仰皆欲令武王得於萬年之壽且又多受天之福祿言武王行善之故為民愛之如此。傳許進至武迹。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為進繩戒武迹皆釋訓文。箋茲此至成之。正義曰茲此來勤皆釋詁文戒慎祖考踐履之迹謂謹慎奉行故美其終成之。箋祜福至之言。正義曰祜福釋詁文以萬年受福是祝慶之辭故知武王為天下所樂仰此是欲其得福之言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遠夷來佐也箋云武王受此萬年之壽不遠有佐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

疏 受天至有佐。毛以為民欲王受福卽實言其受福之事武王既受得天之祜福故四方諸侯之國皆貢獻慶之又得於此萬年之壽豈不遠有佐助之乎言有遠方夷狄來佐助之也此乘上章之文故先言所受天之祜因則為遠近之次故先言四方後言遠夷四方謂中國諸侯也。鄭唯以下句為異言武王得於此萬年之壽不遠其有輔佐之臣言王親近其臣與之同福。傳遠夷來佐。正義曰言不遠有佐是遠有佐遠人佐天子唯夷狄耳故知遠夷來佐之書敘言武王既勝殷西旅獻獒巢伯來朝魯語曰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肅慎來賀是遠夷來佐之事不遐有佐為遠夷則四方來賀為諸夏民勞傳曰四方諸夏是也。箋武王至福祿。正義曰箋以不遐有佐順文自通不當反其言故易之武王既有萬年之壽不遠有輔佐之臣共蒙其福其封為諸侯則與周升降其仕於王朝則繼世在位是其不與遠之引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者洛誥云成王告周公言公與我身皆得萬億之年既引其文乃申其意言彼亦君臣同福祿故知此亦武王君臣同受福矣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

疏 文王有聲八章

章五句至伐功○正義曰經八章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繼之是繼伐首章言文王有聲武王則道廣於文王是能廣文王令聞之聲二章言文王伐崇武王則伐紂以定天下是卒其伐功經雖無武王廣聲卒伐之事於理則有故序言亦以轉互相明也上四章言文王有令聞之聲成名之德作豐邑以追孝心同四方而正法度所爲不止於伐崇也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而成卜兆傳善謀以安後世所爲不止於伐紂唯以繼伐言之者以其所施之事皆伐之功故言繼伐以摠之此篇八章其末俱言烝哉而四章言武王之謚四章言王后皇王作者變其文見其事有異上四章雖同是文王之事而首章二章言文王令聞成民受命伐罪是文王事之盛者故舉其義謚而稱文王三章言築城大小之事述其所從之言四章言作豐以王四方施化而爲法度比之前事爲不盛故不舉其謚而變言王后下四章雖同是武王之事五章六章言武王伐紂作邑定居四方歸服於武王之事爲不盛故不舉義謚比文王之事則益大故變言皇王七章言考卜而後居鎬京伐紂以成其占八章言重功業以爲大事傳順謀以安孫子除虐去殘詒訓後世是武王之事盛者故文舉其義謚而言武王文王之事則盛者居前不盛次之武王之事則不盛在先盛者見武王不盛之事盛於文王之盛者作者比其事之大小而爲之章次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遹寧遹觀厥成 箋云遹述駿大求終觀多也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行有令聞之聲之道所致也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又述行終其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成民之德言周德之世益盛○遹尹橘反又音述駿音峻觀古亂反註同聞音問本亦作問

文王烝哉 烝君也箋云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烝之丞反韓詩云美也

【疏】文王至烝哉○正義曰此文王乃有令聞之善聲所以有之者以文王從後仰而述行廣大其大王王季所有令聞之善聲所廣大者謂文王又述行終其大王王季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大王王季成民之德以此益盛而大有聲也此文王之德信得人君之道哉○箋遹述至益盛○正義曰遹述釋言文駿大求終觀多釋詁文孔子閒居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言有善事可以聞於外是爲有聲矣故爲有聲是令聞之聲言述行者是述先聞之辭故知謂述大王王季也聲聞則長之使大命爲已有故云遹駿有聲其安民成民則大王王季有此行但其事未終未多今文王則終之多之皆述行其道而增廣之耳○傳烝君○正義曰釋詁文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徙都于豐以應天命○應應對之應

文王烝哉

【疏】箋武功至天命○正義曰經別言既伐於崇則武功之言非獨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邘者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武功之中既兼伐崇而別言既伐於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都也言應天命者天既命爲天子當立天子之居

故言徙都於豐以應天命或以爲於豐得命故徙豐應之然則武王於盟津得命不可徙都入河乃遷都於鎬非得命之地矣**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

其欲遹追來孝 淢成溝也匹配也箋云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棘急來勤也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淢況域反成間有淢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池亟居力反下亟同或作棘慾音欲本亦作欲廣古曠反深尸鴆反行下孟反

王后烝哉 后君也箋云變謚言王后者非其盛事不以義謚

疏 築城至烝哉○正義曰上言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言文王與築豐邑之城維如一成之淢淢內之地其方十里文王作此豐邑維與相匹言大小正與成淢相配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所以纔得伐崇卽作此邑者非以急從己之欲而廣此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思進其業故耳此王之爲人后也誠得人君之道哉○傳淢成溝○正義曰冬官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淢溝是惣名故云淢成溝謂十里成間所有溝淢洫音同○箋方十里至其業○正義曰申傳淢爲溝之義故云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言每方十里之地其外有此溝謂之爲淢此淢廣八尺深八尺匠人云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其事也棘急釋言文禮記引此詩作匪革其猶革亦急也文王旣已受命當爲天子其意以紂尚在猶不敢自足故築此豐邑之城大小適與賦法十里之成相匹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不以急從己之欲欲得廣此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以王季勤孝欲早成周道故已早建都邑以進其功業文王所述述大王以來此止言王季者以大王始有王迹勤行其道大王以前未有王迹不得言大王勤孝欲成父功故所追勤孝唯王季也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皆以命數爲節註云國家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坊記註云子男之城方五里此二註皆以公城方九里爲差則天子之城十二里矣故此十里爲小於天子也異義駁云鄭伯之城方五里又以侯伯爲五里者鄭兩解故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註云玄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耳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兩解之事也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故不敢執定典命註每言蓋匠人註云立王國若邦國者皆爲疑辭以見二塗之意也○傳后君○正義曰釋詁文箋以作文有體章類宜同今半謚半否故知變之有義以相比校無謚之章其事皆劣故言非其盛事不以義謚謂不以義理而言其謚也謚者行之成名揔一身之美故事盛者稱之不盛者變名耳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濯大翰幹也箋云公事也文王述行大王

王季之王業其事益大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爲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濯直角反韓詩云美也垣音袁翰戶旦反徐音寒**王后**

烝哉【疏】王公至烝哉○正義曰既言築作豐城欲又本之前世言此王述先王之業其事維益大矣卽言大之狀維在豐城之內更築而垣牆之以立宮室而居焉乃爲天下四方之民所共同心而歸之其王君文王維乃爲之楨幹謂爲施法度以行之是王后誠得人君之道哉○傳濯大翰幹○正義曰皆釋詁文○箋文王至法度○正義曰言王事伊大則從小至大非文王之事自爲大也上言遹追來孝此承其下故知是述大王王季之業其事益大上言築城作豐此言維豐之垣則是豐城之內別起垣也故云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謂立天子之宮室宮室既定萬姓知有所歸故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幹者築牆所立之木幹與牆爲法故爲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績業皇大也箋云績功辟君也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汎濫爲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得作邑於其旁地爲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爲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辟音壁註及下皆同又音婢亦反法也汎芳劒反字亦作汎濫力暫反大王此及下言大者並如字

皇王烝哉箋云變王后言大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疏】豐水至烝哉○正義曰上既言文王之事故武王繼之今豐水之得東流注渭入河者是禹之功業言禹決治之其傍得成平地也今文王得作邑於傍武王既成鎬京故爲天下四方所共同心歸之文王武王維於是爲之君而施化焉此大王誠得人君之道哉○傳績業皇大○正義曰績業釋詁文又云皇君君亦大之義故爲大○箋績功至之東○正義曰績功辟君亦釋詁文也功業大同耳據其力之所成則謂之功言其澤及於後則謂之業昭元年左傳劉定公見雒汭之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故易傳以績爲功堯典曰湯湯洪水是堯時洪水此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知豐水亦汎濫爲之禹治之也汎濫謂汎長濫決平地有水也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入渭東注於河此章武王之事而并言文王作邑於其傍者以二邑皆在豐傍舉豐而言可以兼及文王欲連言之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箋變王至益大○正義曰此與下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王爲武王也同不言謚而王后與皇王異文既人異而辭變故知爲武王之事又益大也此與上章皆言四方攸同而言益大者以文王亦武王故亦以四方言之其實同歸之者少於武王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作邑於鎬京箋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皇王**

烝哉疏箋自由至服者○正義曰釋詁云由自也故自得爲由也旣言辟廱卽云四方皆服明由在辟廱行禮見其行禮感其德化故無不歸服也辟廱之禮謂養老以教孝悌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箋云考猶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挈苦計反本又作契或苦結反

武王烝哉疏考卜至烝哉○正義曰言稽考其疑灼龜而卜之者維武王所疑而卜者其宅居於是鎬京之地維此所契之龜則出其吉兆以正定之言居此必吉故得天下武王則能成之伐紂以定天下成此龜兆之占是功之大美者此武王誠得人君之道哉○箋考猶至於此○正義曰以洪範有稽疑之言故云考猶稽也宅居釋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正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居之而得天下是成龜兆之占伐去虐紂身卽王位功無大於此者伐紂爲成龜兆之吉定本集注皆云功莫大是也義亦得通禮記引此詩彼註云武王築而成之與此異者引詩斷章多異於本此顧上下之文言武王烝哉是武王之盛事不宜直言其築作而已故以伐紂爲成之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芑草也仕事燕安翼敬也箋云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爲事乎以之爲事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書曰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弃基○芑音起詒以之反孫王申毛如字鄭音遜傳直專反下同

武王烝哉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皇大也始大其業至武王伐紂成之故言武王也疏豐水至烝哉○正義曰言豐水之傍有芑菜豐水是無情之物猶以潤澤而生菜爲巳事況武王豈不以功業爲事乎言實以功業爲事思得澤及後人故遺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敬事之子孫言武王能得順天下功被來世後人敬其事者則得行之乃安是武王之道令得長世武王誠得爲人君之道哉○傳燕安翼敬○正義曰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爲安也翼敬釋詁文○箋詒猶至弃基○正義曰詒訓遺卽流傳之義故詒猶傳也傳其順天下之謀者謂聖人所謀之事行之則必順天下之心安其敬事之子孫言子孫敬事能遵用其道則得安也必言敬事者若子孫不敬則不能行之不能行則不得安故安敬竝言之引書曰者大誥文彼上文以堂屋耕播爲喻言父爲之於前子不循於後其父則嫌責之此假言其父之辭彼注云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弃我基業乎引此明後人須因前基故云傳謀以安彼後證翼爲敬彼言父敬此言子孫明敬事者乃能不弃基故引而反以相明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六之五）

○靈臺

而民樂有其神靈之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其當倒 故其說多異義公羊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義上浦鏜云當脫一異字是也 取辟有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辟當作璧 不言辟水言辟水言辟廱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言辟三字案所删是也此十行本復衍 說各有以無以正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有以二字案說各有以句絕 圓之以水似辟 閩本明監本毛本辟作璧案所改是也

袁準正論云 毛本準誤淮閩本明監本不誤○按舊書準多作淮 所以法大道順時政 閩本明監本毛本大作天案所改是也

度始靈臺之基趾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趾作止下同案止字是也止趾古今字正義中字作趾乃易而說之之例不當依以改箋也基止又見抑箋

始度靈臺之基趾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始度當倒

論思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鏞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釋文云論音盧門反思也一云鄭音倫下同是釋文本亦有段玉裁云論者侖之假借字也說文亼部曰侖思也侖部曰侖理也

義俱在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具誤俱是也

目有眸 補 釋文挍勘記通志本同盧本眸作眹云今從浦挍案考周禮釋文則浦挍是也 月令季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有釋文八字錯入季字下誤今改正 漁師取漁之官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漁作魚案所改是也 今合樂鼉魚甲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樂當作藥頍弁正義引今合藥兔絲子是也可作陸疏有合藥語之證 無目眹謂之瞽 明監本眹誤眄閩本毛本不誤下同○按正義朕作眹 外傳稱矇誦瞽賦 閩本明監本毛

本同案浦鏜云瞍誤瞽以周語考之浦挍是也

○下武

著其功也大 閩本明監本毛本也作之案所改是也

此三后既沒登遐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遐作假案釋文云假音遐本或作遐正義本是遐字故引禮記亦順經文作遐也作假者依釋文改耳

昭茲來許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九經古義依東觀漢記引許作御疑作許是傳寫之誤詩經小學云廣雅許進也本此傳則毛詩本作許作御者蓋三家詩

戒愼其祖考所履踐之迹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履踐作踐履案踐履是也正義云戒愼祖考踐履之迹可證

洛誥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誤云是也

同受福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受字福下有祿字案此當作同受福祿矣

○文王有聲

而四章言武王之謚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武王當文武誤是也

文王烝哉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文誤武後改正

邘者密須混夷之屬 明監本毛本邘誤邦閩本不誤○案此邘亦邘之誤詳皇矣

匪棘其欲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匪亟或作棘正義云棘急釋言文是其本作棘

申傳減爲溝之義 明監本毛本爲下有成字閩本剜入案所補非也爲當作成字耳

欲又本之前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欲當作故

而豐水亦汎濫爲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汎作氾考文古本同案釋文云氾字亦作汎考說文汎浮貌氾濫也當作氾者爲是也正義中字作汎與

亦作本同

故知豐水亦汎濫爲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害誤之是也可以兼及文王欲連言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兼誤并案欲當作故

謂養老以教孝悌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悌誤弟案悌是正義所用今字

上言皇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首有傳字明監本毛本首有箋字案此當脫箋云二字也上箋變謚而言王后者變王后而言大王者與此箋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相承而下屬之傳者誤也

言武王能得順天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得當作傳故云傳謀以安彼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彼當作敬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一

陸曰自生民至卷阿八篇成王周公之正大雅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嫄音原姜姓嫄名有邰氏之女帝嚳元妃后稷母也。疏生民八章首章十句二章三章八句四章五章十句六章八句七章十句卒章八句至配天焉。正義曰作生民詩者言尊祖也序又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嫄而來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其兆本起由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大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天焉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爲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爲尊也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已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此后稷之於成王乃十七世祖也不言姜嫄生后稷者經稱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是據后稷本之姜嫄故序亦順經而爲文也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周語云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后稷勤行功業爲周室開基也中候稷起註云堯受河圖洛書后稷有名錄苗裔當王是后稷子孫當王名見圖書也文既因之武亦因之故并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經八章上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顯異之事是后稷生於姜嫄也下五章言后稷長而有功見其得以配天之意其言推以配天結上尊祖之言於經無所當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云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箋云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禋音因嬪婢人反韣音獨弓衣祓音拂又音廢下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篇末齊敬同。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

大也。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
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
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弃
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敏密謹反歆許金反介音戒震眞愼反見賢遍反齊敏側皆反又
如字

疏

厥初至后稷。毛以爲本其初生此民者誰生之乎是維姜嫄言有女姓姜名嫄生此
民也既言姜嫄生民又問民生之狀言姜嫄之生此民如之何以得生之乎乃由姜嫄
能禋敬能恭祀於郊禖之神以除去無子之疾故生之也禋祀郊禖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
俱行姜嫄隨帝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歆饗神既饗其祭則愛而祐之於是爲
天神所美大爲福祿所依止卽得懷任則震動而有身祭則蒙祐獲福之夙早終人道則生之
既生之則長養之及成人有德爲舜所舉用播種百穀以利益下民維爲后稷矣本其初生故
謂之生民民則人所不識后稷是顯見之號故言是維后稷以結之。鄭唯履帝以下三句爲
異其首尾則同言當祀郊禖之時有上帝大神之迹姜嫄因祭見之遂履此帝迹拇指之處而
足不能滿時卽心體歆歆如有物所在身之左右所止住於身中如有人道精氣之感己者也
於是則震動而有身則肅戒不復御餘同。傳生民至帝焉。正義曰此章首言生民卽后稷
也后稷而謂之民者本其初生而未有貴位生與民同以民言之故云生民本后稷也晉語云
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是姜者炎帝之姓故云姜姓
也言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謂爲帝嚳之妃與嚳相配而生此后稷以后稷爲嚳之子也張晏
曰高辛所興地名嚳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
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
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爲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爲此傳及
玄鳥之傳司馬遷爲五帝本紀皆依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
爲然然則堯爲聖君契爲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必待舜乃舉之者聖人顯仁藏用匿迹
隱端雖則自知故不委任待衆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
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堯崩之後仍爲舜所勑用者以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不可以凡人促
齡而怪彼永命也若稷契卽是嚳子則未嘗隔世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正以能承父
業卽稱爲世不要歷數世也其緯候之書及春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爲毛說者皆所不
信。箋厥其至生民。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初始釋詁文周始祖后稷也周以后稷爲始祖文
王爲太祖雍禘太祖謂文王也后稷以初始感生謂之始祖又以祖之尊大亦謂之太祖周語
曰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是也若文王以受命之大唯得稱太祖不得言始祖也箋必名此經
之民爲始祖者以人之爲人皆有始生之時如此詩言初生欲明自此已前未有周家種類周

之上元始生於此故言周之始祖解其言厥初之意也以炎帝姓姜故知姜嫄是炎帝
姜而以嫄配之故知有女名嫄婦人不以名行此嫄或當是字但五帝時質未必有名字
故以名言之鄭信讖緯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
又小於堯則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謂為其後世子孫之妃
也八世短長無定於是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皆鄭
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為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
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
為周始祖有娀以玄鳥生商而契為玄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為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
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嫄為世妃則於左傳世濟
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為高辛之妃也○傳禋敬至之前○正義曰釋詁云禋祭也則禋是祭
之名又云禋敬也義得相通且祭必致敬故以禋為敬也大宗伯云禋祀昊天上帝註云禋之
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則鄭以禋者唯祭天之名故書稱禋于六宗鄭皆以為天神
經傳之中亦非祭天而稱禋祀者諸儒遂以禋為祭之通名王肅云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禋
非燔燎之謂也袁準曰禋者煙氣煙熅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
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禋此之謂也準又稱難者曰禋于文王何也曰夫
名有轉相因者周禮云禋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熅之禮也書曰禋于文武者取其辨精意以享
也先儒云凡絜祀曰禋若絜祀為禋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絜而不可謂皆精然
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精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切以準言為然鄭於尚書以文武
於明堂配五帝故亦以稱禋是禋名雖施於祭天也傳於此下即說郊禖之祀郊必祭天則毛
亦以此禋為祭天其餘書傳言禋者則未知毛意與誰同也弗訓為去必所不欲即當去之故
以弗去謂去無子以求有子也經言禋祀未知所祀之神故云古者必立郊禖焉言此祀祀郊
禖也知者以婦人無外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禋祀以求子唯禖為然故知禋祀
是祀禖也既言所祀之神因言其祭之禮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所異者唯彼郊作高
耳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人堂宇其來主為産乳蕃滋故王
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禖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禖者配之變禖言禖者神
之也其祭之時天子親自身往敬其事故親祭之於時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焉天
子內官有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而獨言九嬪者以后是內官之主須后妃率之五
等則九嬪居中舉中而言明百二十人皆往也未有孕而往者求其早有孕也內官百二十人
周之制也高辛之時未有此數因禮之成文而引之耳於祀之時乃以醴酒禮天子所御謂已

祓幸有娠者也使太祝酌酒飲之於郊禖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既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韣
衣授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禖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爲男也鄭
於月令之註其意則然唯高禖異耳故鄭註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
王以爲禖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禖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禖祀名高
猶尊也禖猶媒也吉事先見之象謂之人先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禖則讀高爲郊下傳
云從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爲祭天不祭人先也於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爲尊也
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太牢者以兼祭先禖之神異於常郊故也鄭於此箋亦云禋祀上帝
於郊禖則后稷未生之前巳有郊禖之祀矣而月令註以爲簡狄吞鳦卵生契後王以爲嘉祥
而立其祀又以契之後王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鄭記王權有此問焦喬荅云先契之時必自
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禋祀乃於上帝也娀簡吞鳦有子
之後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媒毛傳亦云郊禖者以古自有於郊克禋之義
又據祀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禖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爲社此是鄭沖弟子爲說以申鄭義其
意言高辛巳前祭天於郊亦以先禖配之謂之郊禖至高辛之世以有吞鳦之事以爲禖之嘉
祥又以高辛之世禖配此祭故改之而爲高禖故此箋從傳爲郊祀祀解其高義後王以爲媒
官嘉祥而立其祀謂立禖以配郊非謂立郊求子始於後王鄭意或當然也如此爲說可得合
詩禮二註耳然禮註爲高辛之世者謂高辛之後世子孫猶號高辛其時簡狄吞鳦卵生契如
此得與稷同時爲堯臣耳○箋克能至之禮○正義曰克能釋言文釋詁云祓福也孫炎曰祓
除之福周語云祓除其心女巫云祓除釁浴左傳祓社釁鼓檀弓云巫先祓柩皆祓除凶惡義
取祓去故云弗之言祓也禋祀上帝於郊禖祓除其無子之疾以得其福雖解弗字爲異與傳
去無子之意亦同也非天子不得祭天此姜嫄是爲高辛氏後世之妃則其夫不爲天子所以
得祈郊禖祭天神故解之云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也王者存先代所以通天三統使得
行其正朔用天子之禮故禮運曰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下言后稷
功成乃封之於邰則此時必有國矣未知其國之名所在之地耳○傳履踐至利民○正義曰
諸書傳言姜嫄履大迹生稷簡狄吞鳦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帝爲高辛氏帝蓋以二章
卒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故以爲高辛氏帝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傳既
依爾雅以武爲迹而不以敏爲拇者毛意蓋謂爾雅不可盡從故也心識速疾謂之敏故訓敏
爲疾又解姜嫄得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禋祀姜嫄從於帝而往見於天故行在後而
踐帝之迹從帝見天卽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
踐地之處也將事齊敏者將行也謂行祀天之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爲
饗謂祭而神饗之也介大釋詁文福祿所止謂止於姜嫄使之早有子也震動夙早育長皆釋

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爲震也早者言其得福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爲韻故姜嫄之配高辛亦應久矣未必生稷之歲始來配之若前已禋祀此年始震則是得福晚矣而言早者作者因事而言以祈郎有子故繼祈爲早耳又解此人其名曰棄所以謂之后稷者以其身爲稷官能種百穀以利民故以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堯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堯典云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其利民之事也○箋帝上帝至后稷○正義曰鄭以此及玄鳥是說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經文也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迹昌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苗典云契之卵生稷之迹乳史記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及朞而生棄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說也又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言上帝依姜嫄以生后稷故以帝爲上帝且鄭以姜嫄非高辛之妃自然不得以帝爲高辛帝矣此上帝卽蒼帝靈威仰也長發箋云帝黑帝此不言蒼帝者彼以下有玄王故言黑帝此下有上帝故言上帝各隨經勢而爲文也爾雅引此釋之而以敏爲拇指故依用之云敏拇也孫炎曰拇迹大指處釋詁文○介右也郭璞曰相佑助也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之左右手故以介爲左右也傳以夙爲早震後言早於事不次故轉之云夙之言肅自肅戒也以緯候及史記諸文故知祀郊禖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也履神之迹直言武足矣而復言拇是先履其跟之迹又移足以就拇既言大迹明不能滿故云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履拇之下而郎言歆故知心體歆歆然意動之狀也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謂如人夫妻交接之道檀弓曰寡婦不夜哭注云嫌思人道亦謂此也於是遂有身肅戒不復御解載震載夙也大明曰大任有身是爲震爲有身靜女傳曰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婦人有娠則祇當不御故所以自肅戒也後則生子而長養之解載生載育也周本紀云棄之隘巷寒冰後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弃是名之曰棄文十八年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舉舜臣堯而舉之使布五教於四方堯典注云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稷亦高辛氏之後自然在八元中矣故知舜臣堯而舉之堯典注又云堯初天官爲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爲之故云是爲后稷鄭志趙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徧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荅曰卽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箋易傳之意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

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
言易也○彌面支反達他末反註同說文云小羊也沈云毛如字易以豉反下同

不拆不副無菑無害

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拆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拆勑
宅反副孚逼反說文云分也字林云判也匹亦反菑音災註同○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箋云康寧皆安也姜嫄
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
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
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

【疏】誕彌至生子○毛以為上言得福有子此言其生之
易言可美大矣姜嫄之孕后稷終其孕之月而生之
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后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達之生然羊子以生之易故比
之也其生之時不拆割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以此故可美大也天既祐令有身
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明其有神靈也上天之意豈不降福而安之乎言上天誠降福而
安之使母之無病苦子得易生是天安之也姜嫄之身豈不見安於禋祀乎言姜嫄實見安於
禋祀祈則有子生之又易是為禋祀所安也由為禋祀所安故得居處怡然無病而生子也○
鄭唯下四句為異言姜嫄履迹有身其生又易以此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也此乃上帝
精氣姜嫄心不自安以天人道隔而人生天肖故心不自安也非徒生天之肖心不自安又不
安其徒禋祀神明無人道交接居處默然而生此子以無夫而生又懼時人不信當棄而異之
使人知其異故下所以棄之也○傳誕大至生者○正義曰誕大釋詁文彌終釋言文達生者
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為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
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主言后稷是姜嫄首子而
已后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文焉○箋達羊至言易○正義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
聲薛琮荅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以羊子初生之易故
以比后稷生之易也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迹身動
如孕者及朞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之言未可信也○傳言易至
人道○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其生之易故云言易也以摠解一經又解易生所以為美者以
凡常之人在母腹則病其生則又拆堛災害其母以橫逆人道今后稷之生能無拆堛災害故
美之也晉語云文王在母不憂是謂未生為在母拆堛皆裂也禮記曰為天子削瓜者堛之是
堛為裂也拆堛災害其母皆謂當產之時閟宮云無災無害彌月不遲亦謂生時無災害故彼
箋引此解之明其同也然則此經止言生易不言在母病傳言凡人在母母則病者因其生之
易從在母而本之見凡人之生不如后稷所以為美耳橫逆人道謂不由人所生之道也史記
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

帝王世紀云簡狄剖背生契如此之類是橫逆人道也若然契亦大賢剖背而出則坼堛災害不爲惡矣此美其無災害者人之賢愚不由母生之難易要人情皆欲其易不欲其難因見稷之生由言之以爲美耳晉語曰大任震文王不變少溲於家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亦美文王生易與此同矣此言橫逆人道謂人所生之道上箋云終人道者謂人在母腹之道如有人道感已者謂人交接之道人道之言雖同三者皆小別耳○傳赫顯至康也○正義曰以赫是明貌故爲顯也天實降福以安后稷美姜嫄實爲因禋祀所安而經乃言不寧不康故皆反其言也王肅云天以是顯著后稷之神靈降福而安之言姜嫄可謂禋祀所安無疾而生子○箋康寧至不信○正義曰康寧皆安釋詁文箋以此章上四章言后稷之生下章言其弃之此經四句文在既生之後弃之上則是說其弃子之意爲下章張本故易傳也履大迹而有身不由夫而生子是有顯著之徵也既見如此徵驗知其實有神靈故云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此感之者乃是天帝之氣人不當共天交接今乃與天生子子雖生訖其心猶不安之也上帝矣言姜嫄自知此子審是神靈所生也又解上帝不寧之意祀天而見大人迹履之如有感已不寧者爲生天之肖故不安不康禋祀者懼時人不信故不安也以此故再言不安徒禋祀而無人道空祀神明而無人道交接故居位默然而得生子懼時人不信其然或得疑其犯禮奸淫而有此肖以此又復不安姜嫄既有此事不安欲望衆言故棄之以顯其異使衆人知之也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玄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已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如鄭此言天氣因人之精使之賢聖則天氣不獨生人此姜嫄得無人道而生子者言非一端也彼以古今異說言感生則不得有父有父則不得感生偏執一見理未弘通故鄭引蒲盧爲喻以證有父得感生耳必由父也所引吞鳦生契卽是不由父矣又何怪於后稷也稷契等雖感天氣母實有夫則亦爲有父繼父爲親故稱嚳之胄唐堯之親九族立五廟亦猶此也稷契俱是感生契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或者簡狄雖則吞鳦仍御於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馬融之說此詩則異於是矣故云仍御於夫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娵訾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嚳崩摯卽位而崩帝堯卽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安然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

聽姜嫄棄之肅以融言爲然又其奏云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王基駮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況於帝嚳聖主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遭喪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氷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逾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嚳有淫昬之妃姜嫄有汚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嫄尚未知有身帝嚳焉得知而卜之苟非其理前郤繫礙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喪滅誠如肅言神靈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與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惡短於爲善肅之乖戾此尤甚焉馬昭曰稷奇見於旣棄之後未棄之前用何知焉孫毓云天道徵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媼之任高祖著有雲龍之恠褒姒之生由於玄黿之妖巨迹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巷寒氷有覆翼之應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爲徵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嚳崩之月而當疑爲奸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說爲長羣賢以鄭爲長長則信矣所言王短短猶未悉何則馬王立說自云述毛其言遺腹寡居必謂得毛深旨案下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是言天異后稷於人帝又承天之意所以棄而異之明示天下安有遺腹寡居之事乎卽由天異而棄之何須要在寡居若以寡居爲嫌何以必知其異若使無異可棄竟當何以自明又上傳云帝高辛氏下傳云帝不順天則帝亦高辛之帝安得謂之堯也五章傳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因之曰堯不名高辛盍知此帝不爲堯也何以堯知其然聽姜嫄棄之且馬王之說姜嫄爲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母也比之後世則太后也以太后之尊欲棄己子足以自專不假堯命何云聽棄之也又堯爲人兄聽母棄弟縱其安忍之心殘其聖父之胤不慈不孝亦不是過豈有欽明之后用心若此哉若以堯知其神故爲顯異則堯之知稷之甚矣初生以知其神纔長應授之以位何當七十餘載莫之收采自有聖弟不欲明揚虞舜登庸方始舉任雖帝難之豈其若此故知王氏之說進退多尤所言遺腹非毛旨矣其解文義傳意或然故采其釋經之辭遺其寡居之說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誕大寘置腓辟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箋云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寘之豉反下同隘於懈反巷戶降反腓符非反避

也○**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藉在夜反○**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呱音孤泣聲也尚書云啓呱呱而泣是也

【疏】誕寘至呱矣○正義曰上言后稷之生此言棄稷之事言可美大矣棄此后稷置之於狹隘巷中牛羊其避而憐愛之嬰兒未有所知當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故可美大矣以牛羊避人理之常也又置之平林可美大矣又棄此后稷置之平地林木之中會値有人往伐平林伐木之人見而收取之嬰兒之在林野當爲鳥獸所害乃値人收取是可美大矣又以人之取人乃是常理復置之寒冰可美大矣復棄后稷朝旦於寒冰之上有鳥以翼覆以翼藉之鳥非人類而覆藉人是可美大矣既知有神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此其有神靈之驗也○傳字愛至天下○正義曰易屯卦云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是字爲愛之義也知天生后稷異之於人者若其不異不應棄之異之於人謂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嚳若不順天意以顯之則是爲不明則棄之者帝意也以此傳觀之則后稷之生嚳尚存矣不得爲遺腹矣○箋天異至異之○正義曰箋以履迹而得后稷雖與傳禋祀得之不同其於異而顯之意亦一也故秉傳而釋之也天降精氣以生后稷本欲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以異之亦者亦天也○鄭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其棄后稷出姜嫄之意故言姜嫄也步道曰徑以經稱隘巷故以徑言之此詩之意欲顯其異而棄之周本紀以爲不祥故棄之謬矣○傳大鳥至藉之○正義曰以翼能覆藉嬰兒故知大鳥也以經翼在覆下則上覆下翼明非一翼耳人體忌寒近氷尤甚既奇而覆之明亦愛而藉之故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經因鳥有二翼互其文以見此意耳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氷月故得棄之氷也○**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覃長訏大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箋云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訏謂張口鳴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于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覃徒南反本或作譚訏況于反匍音蒲又音符本亦作扶匐蒲北反又音服本亦作服岐其宜反嶷魚極反說文作嶷云小兒有知長張丈反或如字別彼列反**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荏菽戎也旆旆然長也役列也穟穟苗好美也幪幪然茂盛也唪唪然多實也箋云蓺樹也戎菽大豆也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蓺魚世反荏菽而甚反叔或作菽音同郭璞云今胡豆是旆蒲

其反穟音遂幪莫孔反瓞田節反唪布孔反徐又薄孔反長如字又張丈反○【疏】實覃至唪唪○毛以爲上旣言收取后稷此說其長養之事言后稷實以漸大言差大於呱呱之時也於
是之時其口出音聲則已大矣不復如呱呱時而已又歎之言后稷可美大矣實始匍匐之時已
能意有所知岐岐然又能貌有所識嶷嶷然以漸有智慧能就人之口取食而啖之纔始能食即
有種殖之志所種蓺之者是荏菽也此荏菽乃旆旆然長大種禾則使有行列其苗則穟穟然美
好所種之麻麥則幪幪然茂盛所種之瓜瓞其實則唪唪然衆多是其本有天性種則美好於後果
爲稷官而天下蒙賴於匍匐之上言誕者爲岐嶷發文美大於匍匐之時能岐嶷也○鄭唯實覃
實訏爲異言適始能坐而覃然適始張口而訏然餘同○傳覃長至嶷識○正義曰釋言云覃延
也延引是漸長之義故爲長也訏大路大釋詁文以岐嶷言克克是其性智之能故以岐爲有智
之意嶷爲有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外能識物故先岐後嶷○箋實之至歲時○正義曰實覃實訏
爲厥聲載路而言誕實匍匐爲克岐克嶷而設敗實之爲義不指覃訏匍匐之體故云實之言適
也適覃訏而聲已大適匍匐而已能岐嶷爲早慧之勢也定本爲實之言是案集註並爲適又以
上言呱矣謂其泣之聲下言匍匐指其小之體覃訏之文在其間則亦指小時之實狀故云覃謂
始能坐訏謂張口嗚呼儀禮註云禫之言澹澹然安意也則覃亦安意故爲坐也訏音呼字又從
言故爲張口嗚呼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謂大於呱呱之時因言張口嗚呼郎說音聲之大且嬰兒
旣坐而後弄口破坐而後匍匐則智識漸生故於匍匐之下言岐嶷皆爲事之次也所知在於心
神故云岐岐然意有所智識別發於耳目故云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見內外之異也岐嶷皆是
其貌故重言之此岐嶷在匍匐之時則其生亦未一年矣就口食之時則已稍大故云以至於能
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也言至於者後此至彼見其間懸遠之意也后稷以上智之資必當
早慧六七歲時不應猶就人食鄭言六七歲者以凡人之事準之耳或以爲就口食者謂爲稷官
以成就衆人口食案下箋云就口食之時已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若爲稷官之時始有種殖之
志不足言其天性且種殖之志非始官居之日指斥居官不得云口食以此知以就口食正謂就
衆人之口自取食矣○傳荏菽至多實○正義曰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此箋亦
以爲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皆云今以爲胡豆璞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傳曰戎菽也
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案爾雅戎菽皆爲大豆註穀梁者
亦以爲大豆也郭璞等以戎胡俱是夷名故以戎菽爲胡豆也后稷種穀不應捨中國之種而種
戎國之豆郎如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乎而齊桓復布
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此荏菽重言者以蓺之之文爲下揔目於荏菽
配之爲句又分別說其茂之狀故重言之人供役者在於行列禾無在役之義故知役爲列也言
其行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其旆旆穟穟幪幪皆言生長茂盛之貌因其文異故以長好茂

散而承之其實互相通瓜瓞與五穀異苗以其蔓長故不爲葉茂而以唪唪爲多實也定本唪唪多實之上云瓜瓞㽕也案集註等並無此四字○箋蓺樹至天性○正義曰樹者種木之名可爲種殖通稱故云蓺樹也上言以就口食此經接於其下故此所陳即是就食時事就口食之時已有此種殖之志言其天性也言其天性善於種殖於後果爲稷官周本紀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美即此是也又曰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五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宜其利下章是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相助也箋云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相息亮反註同

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茀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褎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云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褎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孰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茀音拂韓詩作拂拂弗也種支勇反注種雜種種生不雜下嘉種幷注並同褎余秀反穎營井反穗也尚書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是也邰他來反后稷所封國也今在京兆武功縣○

【疏】誕后稷至家室○毛以爲旣言后稷爲兒時好種田此後言其爲稷官時事也可美大矣后稷之教民稼穡若有神明相助之道言種之必好似有神助故可大也又說其若有神助之狀言后稷之教民種殖乃除治而去其茂盛之草旣去其草於此地種之以黃色而茂盛者謂黍稷之穀也於是此穀旣生實方正而極於壟畝無空缺之地實根本而盡皆均調無稀穊之處謂春生之時也其苗實雍種而肥大實褎褎然而生長謂夏末時也稍至秋初禾又出穗實盡發於管實生粒皆秀更復少時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好實穗重而垂穎實成就而栗栗然以此故收入弘多堯善其功而賜之土宇封之於邰就有邰國之家室焉○鄭以方謂苗生齊等苞謂苗之茂盛種謂田種不雜成功而改封於邰非始有國土唯此爲異其文勢則同○箋大矣至之力○正義曰下言有邰家室言功成之時則此章說爲官時事故云后稷之掌稼穡也助人者唯神耳故知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傳茀治至天命○正義曰茀治釋詁文此說后稷教彼而言種黃則黃色是穀也穀之黃色者唯黍稷耳黍稷穀之善者故云黃嘉穀也以黍稷是民食之主故舉以爲言其實諸種之穀皆種之閟宮言稙穉菽麥尚書稱播殖百穀是所種非獨黃也茂盛則人所美愛故以茂爲美此種之黃茂爲下摠目自此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先言黃盛以摠之方者正方之義謂極盡壟畝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爲極畝易稱繫于苞桑謂繫之桑本故

以苞爲本莊子說木之肥大云擁腫無用故以種爲擁腫謂苗之肥盛也褎者禾長之貌故言長也發者穗生於苗初發苗生也以上言苗之極畝平均則發者非獨一莖發耳故言盡發則褎亦盡長秀穎好栗皆亦盡然舉一以明上下也釋草云華荂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是不榮而實曰秀也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然則彼是英秀對文以英爲不實故以秀爲不榮其實黍稷皆先榮後實出車云黍稷方華是嘉穀之秀必有榮也此傳因彼成文而引之耳說文云穎禾末也禹貢定賦遠近之差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註云銍斷去稾也秸又云穎則穎是禾穗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挺上合也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其穗重而穎垂也要是穀穗成就之穎故云其實栗栗然桓六年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栗是栗爲穀熟貌世本云有邰氏女曰姜嫄故知邰是姜嫄之國也傳以此言封之於邰下言祭天之事故解其意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謂使邰國之女生后稷也故國后稷於邰謂封爲邰國之君又特命之使得事天所以顯后稷之神順上天之命故也言國后稷於邰猶文王箋云而國於周后稷以前未有國於此始封之也此邰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也○箋豐至變更○正義曰釋詁云苞茂豐也故知豐苞皆爲茂也以經已有茂故言亦也經每實之下皆當字成義直言實本則不知何本且爾雅以苞爲茂故易傳也方是方正故言齊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苗均極畝據地滿耳以傳言擁種是肥充之貌禾生雖肥不能至擁種種者繫本初種之稱卽大田既種是也故以種爲生不雜謂不稂不莠也傳以褎爲長故申之爲枝葉長也傳以發爲盡發不辭發意故云發管時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故言發管也傳言其實栗栗止言栗栗是實貌不言所以得然故言成就以足之案集註云栗成意也定本以意爲急恐非也就其成國之室家無所變更者謂邰國先有宮室后稷就而有之所以美后稷也○鄭以姜嫄之夫先爲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其封早晚亦無明文中候握河紀云堯卽政七十年受河圖其末云斯封稷契皐陶賜姓號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斯此封三臣止言封號不道其時卽封此言成功蓋治水畢後地平天成之時也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邰必是堯之封矣故此箋及傳皆以爲堯周本紀云禹封棄於邰號曰后稷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預云邰始平武功縣所治斄城是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天降嘉種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箋云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爲之下嘉種○秬音巨秠孚鄙反亦黑黍也又孚卑反郭芳婢反穈音門爾雅作虋同郭亡偉反赤粱粟也芑音起徐又巨已反郭云白粱粟也稃芳于反字書云麤穅也應應對之應爲于僞反下天爲已同○

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

負以歸肇祀恒徧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云任猶抱也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己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恒古鄧反本又作亘穫戶郭反任音壬注同肇音兆徧音遍下同。【疏】誕降至肇祀。毛以爲上旣言后稷功成受國堯又命使事天此言其祭天之事可美大矣此后稷善能於稼穡上天乃下善穀之種與之使得種以此祭祀天與之穀是可大也其言善種者維是黑黍之秬維是黑黍二米之秠維是赤苗之穈維是白苗之芑后稷旣得此善種乃徧種之以秬以秠至熟則於是穫刈之於是畝計之徧種之以穈以芑至熟則於是任抱之於是負擔之以此秬秠穈芑之穀而歸始郊祀於上天也。鄭以后稷先事天以歸郊兆之處而祀天爲異餘同。傳天降至白苗。正義曰降者從上之辭故知降嘉種者是天降嘉種也秬黑黍以下皆釋草文唯彼穈作虋音同耳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祼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爾雅云秠一稃二米鬯人注云一秠二米文不同者鄭志荅張逸云秠卽皮其稃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秠稃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稃爲秠也赤苗白苗者郭璞曰虋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好穀也。箋天應至嘉種。正義曰如此言則功成受封之後始天與之種唯四穀而已而閟宮云是生后稷降之百穀黍稷重穋稙穉菽麥所降多矣非徒四穀又彼下文乃言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則是爲稷官之日已得此種與此二文不同者天降種者美大后稷以稷之必獲歸功於天非天實下之也作者意異故先後不同此言祭之所用故指陳黍稷閟宮廣言民食故穀多於此孔叢云魏王問子愼曰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亡國何也曰自古及今未聞天下穀與人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穀以利天下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降祥也以此而言明非實降之也案集注及定本於此並無箋云。傳恒徧至郊祀。正義曰以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爲徧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亘字肇始釋詁文上言封之於邰是初爲諸侯故云始歸郊祀下云上帝居歆知此祀爲郊也。箋任猶至之後。正義曰以任負異文負在背故任爲抱。鄭以后稷二王之後先得祭天非爲始祭故云肇郊之神位言神位之兆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是也商頌箋讀肇爲兆此從略之又云得祀天者二王之後申明肇不爲始之意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揄抒臼也

或簸糠者或蹂黍者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箋云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乎美而將說其事也舂而抒出之簸之又潤濕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簠簋之實。舂傷容反揄音由又以朱反說文作舀弋紹反簸波我反蹂音柔叟所留反字又作溲濤米聲也爾雅作溞音同郭音騷烝之烝反浮如字爾雅說文並作烰云烝也抒食汝反蒼頡篇云取出也糠音康字亦作康俗米旁作康非淅星歷反說文云汏也汏音太復扶又反鑿子洛反精米也字林作毇云糲米一斛舂爲八斗也子沃反簠音甫簋音軌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軷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箋云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爲尸羞焉自此而往郊。羝都禮反字亦作羝軷蒲末反說文云出必告道神爲壇而祭爲軷字林同父末反燔音煩後皆同涖音利又音類芟所銜反獮息淺反奠徒練反爇如悅反馨呼丁反傳音附貫古亂反諏足須反。

以興嗣歲 興來歲繼往歲也箋云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犯軷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

【疏】誕我至嗣歲。毛以爲上言得穀祭天此言將祭之事可美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其禮如何先以所得秬秠穈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抒之或使人簸揚其糠或使人蹂踐其黍言其各有司存並皆敏疾也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溲溲然言趍疾又炊之於甑爨而烝之其氣浮浮然言升盛也既烝熟乃以爲酒食又於先穀熟之時則已謀度所謂穀熟而謀則已思惟其所祭之禮謂陳祭而卜以秋物之成賴郊祀之福故穀熟則謀更郊所以豫備酒食也至祭之日乃取蕭之香蒿與祭牲之脂膏而爇燒之於行神之位使其馨香遠聞又取羝羊之祀以爲犯軷之祭其祭軷也取所祭之肉則傅火而燔之則加火而烈之以爲尸之羞既祭神道乃自此而往於郊以祭天也所以用先歲之物齊敬犯軷而祀天者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恒得豐年故也。鄭以舂揄簸蹂爲事之次蹂之言潤既簸去糠或復以水潤濕之將更舂以趍於鑿載謀載惟謂將祭諏謀其日思念其禮非穀熟已謀以此爲思又以興嗣歲爲興起新歲餘同。傳揄抒至浮氣。○正義曰以揄文在舂下簸上既舂而未簸故知揄爲抒臼謂抒米以出臼也出臼則簸之故或有簸糠者或蹂黍者謂蹂踐其黍然後舂之然則文當在舂揄之上今在下者以蹂亦爲舂而爲之揄簸俱是舂進令與舂相近且退蹂以爲韻也上有穈芑是稷而獨云蹂黍者以祭用黍以爲主故舉黍以言傳每言或者明各有其人俱趍於事不相兼也釋之既在簸之下烝之

上故知爲淅米也說文云淅汏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謂洮米未炊漉之而去言其
疾也釋訓云溞溞淅也烰烰氣也樊光引此詩孫炎曰溞溞淅米聲烰烰炊之氣溞浮與此不
同古今字耳傳以洮米則有聲故言溲溲聲烝飯則有氣故言烰浮氣取爾雅之意爲說也。
箋蹂之至之實。正義曰以蹂文在或簸之下不應方言蹂黍以水潤米必當蹂之使濕故云
蹂之言潤如何乎者問人之辭故云美而將說其事意欲說之故設辭自問上生民如何亦如
此也於此乃注彼從可知舂揄之下始云或蹂故知是既舂而揉出之又潤濕之將復舂以趨
於鑿也召旻箋云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筭術粟一石爲糲米六斗舂糲一斗爲
粺九升又去。爲鑿則八升又舂爲侍御則七升言趨於鑿者此承四穀之後一舂一簸始爲糲
米又一濕一舂猶未至於鑿故言趨於爲漸到之意也米之細者乃窮於御止言趨於鑿者以
經傳說祭祀之饌無言用御米者桓二年左傳云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則不儉者有用鑿之處
郊天尊於宗廟其祭或當用之故上言於鑿也桓十四年穀梁傳說宗廟之事夫人親舂楚語
云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舂其盛韋昭云粢盛互文也言
舂不過如天子躬耕三推而已故傳言或不斥后夫人也楚語又云天子親舂禘之盛韋昭云
率后舂之亦天子親舂也酒與食用此米爲之故云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簠簋之實孫毓云詩
之敘事率以其次既簸糠矣而甫以蹂爲蹂黍當先蹂乃得舂不得先舂而後蹂也既蹂卽釋
之烝之是其次箋義爲長集注等皆爲蹂黍定本爲蹂米者誤也。傳嘗之至曰烈。正義曰
傳自嘗之日至來歲之稼皆春官肆師職文也言於秋嘗祭宗廟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
之芟除草木以種田宜之以否於秋獮當獮之日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戒備得無兵寇以
否於祭社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稼種宜之以否以嘗者嘗新穀古之始耕田者芟
草以種穀今得新穀芟草之功故於嘗日問芟獮主習兵以戒不虞故獮日問戒社者祭土主
稼穡故於社日問稼鄭於彼注其意爲然芟稼俱是田事而異日異問者以嘗新穀而本穀初
初莫先於芟草故問芟稼種善否土地之事故祭土之日而問稼也社文在嘗獮之下謂秋獮
祭社也嘗在孟秋獮社俱在仲秋取禽而後祭社故先獮後社也嘗社是祭神之事耳因而問
卜獮乃秋獵不接神明亦言卜來歲者卜者自問吉凶於龜不由嘗社所祭之神但因用其日
而問之耳獮爲習兵故因兵事所以引此三文者欲見今秋穀熟之時卽謀來年郊祭之事似
今秋祭社之日豫卜來歲之稼若然必以今秋豫卜來歲者欲令來歲還似今秋是與來繼往
之義不云卜郊而言陳祭而卜者以來年郊祭本爲祈穀今社日卜來歲之稼卽是卜郊之義
也陳祭而卜謂陳列嘗社祭之日豫卜來年善否若然此載謀載惟於穀熟已謀則其事在於
酒食之前當與上四穀相連不可以他事間之謀惟是思念祭事故下之令與祭事相比也又
云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爇蕭合馨香皆郊特牲文彼唯馨作薌注云薌當作馨字之

誤也蓋毛時未誤故讀彼從此彼言臭陽達於牆屋此無陽於二字引之略耳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爲軷道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蕭之意蕭香蒿也爇燒也言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欲使臭氣通達於牆屋故記酌於尸巳奠之而後燒此香蒿以合其馨香之氣使神歆饗之故此亦用蕭取其馨香也此言祭脂彼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言黍稷皆文不具耳羝羊牡羊者以祭不用牝故知是牡也釋畜云羊牡羒牝牂郭璞曰羒謂吳羊白羝者也是亦以牡爲羝也軷道祭謂祭道神之祭傳火曰燔謂加火燒之商頌曰如火烈烈則烈是火猛之意不可近燒故云貫之加於火上曰烈即今之炙肉也。箋惟思至往郊。正義曰惟思釋詁文又申明遠火爲烈之意說文云烈火猛也爛火熟也俱是火熟之意故云烈之言爛也以酒則豫釀而成食則臨祭乃作故云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於此仍言其米則上爲烝之釋之正爲酒耳而箋兼言簠簋之實者以彼文有舂簸之事其爲米者非獨爲酒而巳故兼言簠簋之實簠簋之實必就郊兆作之故此言其米也祀大夫以上將祭必諏謀其日日定乃卜之特牲祀云不諏日明大夫以上諏之矣故云諏謀其日彼注云諏謀也載謀是謀其日則載惟是思其祀故云思念其祀正以特牲有諏之文故易傳不以謀爲穀熟而謀取蕭草與祭祀之脂還是羝之脂也以牲爲軷祭而設羝宜與軷同文脂則配蕭而用故先言之爇之於行神之位正謂祭軷之位以軷之所祭即是七祀行神故言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者謂取牲體以祭伏於軷上秋官犬人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明此用羝亦伏體軷上故言體也犬人伏用犬此用羝者蓋天子諸侯異祀彼天子用犬此諸侯用羊祀相變也又燔烈其肉爲尸羞言又者亦用此羝之肉爲之也以七祀之祭皆有尸明軷祭亦有尸其燔炙者事尸之羞故云爲尸羞也此后稷爲諸侯得有尸則天子軷祭亦有尸依聘禮卿大夫軷祭用酒脯則無尸矣郊之兆位在國外故云自此而往郊也。傳與來歲繼往歲。正義曰此一句非祭所用故分而注之以興者是有所起發之意嗣者繼續之言故知爲此祭者欲以追起來歲以繼續往歲使之歲穀恒熟常穫豐年也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爲來已過爲往耳非要別年也何則堯命后稷郊天未至定用何月要在歲首爲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箋嗣歲至上帝。正義曰箋意定以正月爲郊何則正朔三而改自夏而上推之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爲正故堯典云三帛注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是也王者之後自行其祖正朔后稷高辛氏之冑郊必正月既以正月爲郊則嗣歲郊之歲也故云嗣歲今新歲新歲而謂之嗣者使之繼嗣往年猶嗣子之繼父其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孟春以下皆月令文也定本云孟春之令曰無月字元日謂善日上辛也祈穀即郊天也引此以證郊祭而云嗣歲之意內郊天主爲祈穀故也祀器曰祭祀不祈言祈穀者不可私爲已祈而穀者所以養民故言祈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

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葅醢也登大羹也箋云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葅醢之屬當于豆者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享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卬五郎反盛音成注同其香一本作馨亶都但反葅莊居反醢音海上時掌反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至也箋云庶衆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迄許乞反

疏卬盛至于今○毛以爲上言將往祭天此言正祭之事我后稷葅醢大羹之屬盛之於豆又盛之於登以此而往薦祭此豆登所盛之物其馨香之氣始上行上帝則安居而歆饗之既爲上帝所歆故反言以美之何有芳臭之誠得其時若此者乎言無有若此之最善也帝既饗其祭祀降其福祿又述而美之言后稷受堯之命始爲郊祀其福乃流於天下之衆民令皆得其所無有罪過而令人悔恨者子孫蒙其餘福以至於今而賴之今文王得由之而起今既致太平故推之以配天焉○鄭唯以肇祀爲郊兆之祀爲異餘同○傳卬我至大羹○正義曰卬我釋詁文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是木曰豆瓦曰登對文則瓦木異名散則皆名豆故云瓦豆謂之登冬官旊人掌爲瓦器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繩正豆之柄瓦亦名豆也再言於豆者疊之以足句耳經唯言盛於豆傳辨其所盛之物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葅醢是豆爲薦羞葅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是登爲大羹湆者肉汁大古之羹也不調以鹽菜以質故以瓦器盛之箋亶誠至器質○正義曰亶誠釋詁文言盛葅醢之屬者以略不言羹故言之屬以包之祀天而用瓦豆者以陶器質故也郊特牲曰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其馨香始上行俗本作上聞者誤也○傳迄至○正義曰釋詁文上傳肇爲始此亦當然○箋庶衆至天焉○正義曰庶衆釋詁文抑云庶無罪悔箋以庶爲幸以彼是警戒之辞故爲冀幸之義此既爲上帝所歆不是始冀無罪故以庶爲衆后稷爲二王之後一國言耳縱使祭天得所不過福及一國而言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罪者以祭天而得豐年可以廣及天下且以后稷之敎田農天下皆得其利故天下言之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七之二）

○生民

介大也止福祿所止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也作攸案段玉裁云也攸二字皆當有是也

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名之作之名案之名是也讀之字斷句名字下屬正義可證

變禖言禖者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上禖字作祀案山井鼎云諸本皆非作媒似是是也

吉爭先見之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爭盧文弨改爲事是也

鄭記王權有此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記疑志字誤非也考鄭記與鄭志非一書鄭記六卷康成弟子撰鄭志十一卷鄭小同撰並見於隋書經籍志浦失考

弃黎民阻飢 閩本明監本毛本弃誤棄下帝曰棄同飢誤饑按引尚書作弃依彼文也○按唐人多以棄中有世字乃悉改爲弃此不畫一者轉寫所致也

釋詁文介右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文當作云

是爲震爲有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上爲恐謂字誤是也

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達毛云生也沈云毛如字正義云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云略耳非訓達爲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段玉裁云蓋是達達生也先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達之言沓言重沓而生此與車攻傳爲達屨皆假達爲沓姜嫄之子首生者乃如重沓而生之易然先釋達而後釋先生如白華傳先釋卬烘而後釋桑薪又見詩經小學

不拆不副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拆作坼案坼字是也釋文可證又說文土部坼下引此詩作拆者形近之譌正義中十行本尙閒作坼明監本毛本盡改爲拆誤甚

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達當作羍此引羍而不云字異音義同者省耳不知者乃改之

則又坼堛災害其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副正義作堛副堛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按舊挍非堛不與副爲古今字此乃蒙上文坼从土而轉寫誤耳

因見稷之生由 明監本毛本由誤易閩本不誤上文云謂不由人所生之道也生由謂此

少溲於家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豕誤家是也

此章上四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章字當作句

欲望衆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信誤言是也

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 閩本明監

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感下當脫生字是也以證有父得感生耳必由父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非字誤是云耳疑也契稷不棄

契者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上契字作棄案所改是也因之曰堯不名高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目之曰堯不名爲帝皆形近之譌也姜嫄

爲辛之正妃閩本明監本毛本辛上有高字案所改非也爲當作高耳雖帝難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雖疑惟字誤非也雖字正義自爲耳據尚書者但帝難之三字耳

實之言適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云實之言適也又云定本爲實之言是按集注並爲適考此箋當依定本頍弁正義云釋詁云實是也實寔義同故實亦爲是也又韓奕箋云實當爲寔此楚茨正義所謂注意趨在義通不爲例者也凡餘經實訓是者視諸此

訏謂張口嗚呼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沿革例云諸善本皆作嗚余仁仲本作嗚最爲非是今從疏及諸善本作嗚釋文訏下云鄭張口嗚呼也亦淺人改之耳嗚呼古書多作烏呼說文云烏孝烏也引孔子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

荏菽戎也閩本明監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戎下有菽字考文古本同毛本誤剜入事字案有菽字者是也

穟穟苗好美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按正義云其苗則穟穟然美好釋文穟穟下云苗美好也是好美當誤倒

幪幪然茂盛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茂盛誤倒

敗實之爲義閩本明監本毛本敗作取案皆誤也當作則形近之譌山井鼎云恐以字誤亦非

訏音呼字又從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呼二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例如此○按非也

相地之宜宜五穀者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宜字案山井鼎云本紀與宋板同

種雜種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實種下云種雜種正義云莊子說木之肥大云擁種無用故以種爲擁腫又云傳言擁種是肥充之貌禾生雖肥不能至擁種山井鼎云據疏雜作擁爲是是也釋文涉箋而字譌耳各本依之非也○按釋文本作穛種正善本作擁腫此二本之不同也而陸本爲長穛集也集種者集其善種也猶集義集大成之集舊挍非也

栗成就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言成就以足之按集注云栗成意也定本以意爲急恐非也考文古本作急采正義

尚書稱

播殖百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時誤殖是也

秸又云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去形近之譌甫田正義同

就其成國之室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家室字譌倒是也

禹封棄於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舜誤禹是也

箋云天應堯之顯后稷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按集注及定本於此並無箋云考此鄭申毛天降嘉種傳也當以正義本爲長

恒之秬秠唐石經同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恒本又作亙正義云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亙字考恒亙是一字

以歸肇祀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肇作肇下同案釋文以肇字作音詩經小學云玉篇攴部云肇俗肇字五經文字戈部云肇作肇訛廣韻有肇無肇說文攴部有肇字唐後人妄增入無疑凡古書肇字皆當改作肇今考六經正誤云作肇誤是舊本從戈毛居正始誤改之耳

於是負檐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擔誤檐非也檐字見商頌注

降之百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福誤穀考閟宮浦挍是也

故任爲抱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〇當作也

釋之叟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經正誤云作釋誤說文釋从米从睪漬米也云云今考其說非也毛鄭詩作釋乃古字假借故釋文不以釋字作音正義亦不解釋字說文釋下亦不引此詩毛居正依旁字部改變經文不可承用也

或蹂黍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等皆爲蹂黍定本爲蹂米者誤也考此傳以米與上穅爲對文當以定本爲長

先萛而後爇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先作既考文古本同案既字是也

羝羊牡羊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上羊字衍文也正義云羝羊牡羊者乃自爲文取以添注者誤

貫之加于火曰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于作於下注當于豆者于登者相臺本作於案於字是也

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旣誤卽

齊敬犯軷而祀天者小字本同考文古本同相臺本犯作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犯字是也正義中十行本皆作犯不誤

孟春之月令曰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孟春之令曰無月字當以無者爲長

又取羝羊之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禮當作體下文不誤

以此爲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恩當作異

烰烰氣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烝誤

氣是也烝浮與此不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浮當作烰此與下互易故言烰浮氣閩本明監本毛本烰作浮案所改是也此與上互易又去爲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舂誤去是也故上言於鑿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當作止故因兵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因當作問形近之譌取蕭草與祭祀之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箋祀作牲浦鏜云牲誤祀是也未至定用何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至當知字誤是也故云嗣歲今新歲新歲而謂之嗣者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不重新歲二字內郊天主爲祈穀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內當由字誤是也

于豆于登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登作豋案六經正誤云作登誤登升之字从癶豆豋之字从肉从廾云云今考登字此經及爾雅作登儀禮作鐙說文有豋字登卽鐙豋之古字也釋文不以登字作音正義中字亦皆作登其明證矣豋字或作登甑見集韻皆不載於說文毛鄭詩固未嘗用此字毛居正特臆說耳○按舊挍本所引劉台拱說

其香始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香一本作馨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上帝則安而歆享之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享作饗案饗字是也正義云上帝則安居而歆饗之可證凡歆饗字皆當作饗享祀字皆當作享二字截然有別宋時寫書乃以享爲饗別體字而亂之不調以鹽采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采作菜案所改是也抑云庶無罪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誤罪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二）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九族自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黃黃髮也耇凍梨也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爲政者敦史受之。行葦和鬼反行道也葦草也耇音茍爾雅云凍梨老也敦如字本又作惇同　疏　行葦八章章四句至福祿焉。正義曰作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篤厚也言周家積世能爲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於人愛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內則親睦九族之親外則尊事其黃髮之耇以禮恭敬養此老人就乞善言所以爲政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祿焉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故即言周家以廣之九族是王近親黃耇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之經八章仁及草木首章是也內睦九族二章盡四章是也尊事黃耇五章盡卒章上二句皆是也以成其福祿卒章下二句是也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當也首章言葦唯有草耳舉草則木可知故序言以足句耳。箋九族至受之。正義曰親睦九族非直其父祖子孫而已故言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見同出高祖五服之內皆親之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則天子所燕及者非獨五服之內此唯言九族者言其親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親之黃耇皆是老名故云黃黃髮耇凍梨釋詁云黃髮耇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黃髮髮落更生者面凍梨色以浮垢也方言云燕代北鄙謂耇爲梨郭璞注梨面色似梨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惇史言五帝直養其氣體而法效之三王亦養而法效之又乞善言皆有惇史故知得善言則惇史受之禮有內外小史大史無惇史正以待接老人擇史之惇厚者掌之惇非官名也故彼注云惇史史之孝厚者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敦聚貌行道也葉初生泥泥箋云苞茂也體成形也敦敦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蹴履折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終將爲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況於人乎。敦徒端反注同泥乃禮反注同張揖作苨苨云草盛也爲此于僞反注內爲設同　疏　敦彼至泥泥。正義曰言周之先王忠厚之至見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牧者爾所牧牛羊勿得踐履折傷之何則此葦方欲茂盛方欲成體維其葉泥泥然少而美好以其將爲人用故愛惜之言其葉少美是愛之意周之先王尚愛及

五五

草木況於人乎是其忠厚之極也。傳敦聚至泥泥。正義曰周礼以葦好叢生而謂之叢物
故言敦聚貌禁其勿踐則生必近路故以行爲道也猶慮牛羊所食故知是葉之初生泥泥然
。箋體成至人乎。正義曰成形者謂至秋乃成爲葦此時未成故言方以方爲未至之辭葦
之初生其名爲葭稍大爲蘆長成乃名爲葦八月萑葦是其事也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
事而言葦者此先王愛其爲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作者體其意故經以成形
名之葦之初生正是牛羊所食而禁之者以牛羊當有牧處且見先王之意愛之耳 **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戚戚內相親也肆陳也或陳言進者或授几者箋云
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
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
以几。筵以然反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稺直吏反 疏 戚戚至之几。正義曰言先王
有仁恩之故能誠心親戚其親
戚之兄弟無遠無近王俱爾而揖進之與之燕樂於時王心實悅鋪設促遽或有陳之筵席者
或有授之以几者是王能親其所親也。傳戚戚至几者。正義曰戚戚猶親親然親其所親
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也相者兩相之辭族人固當親王但若王不親族人則族人亦不親王
耳今王能降心則族人必親矣故以相言之肆陳釋詁文。箋莫無至以几。正義曰邇是近
義謂揖而進之令自近也燕礼曰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嚮邇卿卿西面北上邇大夫大夫北面少
進注云邇近也揖而移之近之是也經直言莫遠而箋言無遠無近者以作者句有所局不得
遠近並言舉遠則近可知矣几者所以安身少不
當憑几而經筵几別文故知老者加之以几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 設席重席也
緝御踧踖之
容也箋云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
代而侍者謂敦史也。緝七習反重直龍反下同踧子六反踖子亦反 **或獻或酢洗爵奠**

斝 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箋云進酒於客曰獻客荅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
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酢才洛反斝古雅反又音嫁夏戶雅反醆則簡反
字或作
琖同 疏 肆筵至奠斝。毛以爲乘上肆筵授几之文更申其事言王於族人既爲肆之筵
上又設重席其授几之人尊敬老者則有致敬踧踖之容既設筵几族人升堂受
燕或乃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既受卒爵或乃酌而酢荅主人主人卒飲又洗爵酢以酬賓
賓受而奠此斝不復舉之王與族燕以異姓爲賓使宰夫爲主人行此獻酢之礼也。鄭以上
二句特爲老者設文既爲老者肆筵又重設席授之以几復有惇史相續代而侍之餘同。傳
設席至之容。正義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莞上簟而已春官司几筵注
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蹈藉故在
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同也以授几以供老人故以緝御爲致敬踧踖之容傳以授

几之時有蹴踖之容則肆筵之文不主於老人當是乘述上文與鄭異耳○箋緝猶至敦史○正義曰緝續者連續之故緝猶續也凡御者皆侍其側故御爲侍也上章巳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於老者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矣惇史主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謂惇史○傳斚爵至曰爵○正義曰禮主人洗以酬賓賓得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斚似是異器故辨之云斚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酬者亦云卒爵是爵爲揔稱作者因洗奠之别更變其文耳夏曰醆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斚非周器謂之斚者彼注謂畫禾稼也○箋進酒至兄弟○正義曰此獻酢之法儀禮行事之次爲然知用殷斚爲尊者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騂剛禮運云醆斚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爲僭明先代之物爲尊也此言先王之事或在制禮之前自當正用殷爵而知必有異意者此詩成王之時作縱使追述先代當以周制言之不當舉殷之爵故知於時實用之也燕禮諸侯燕其臣子宰夫爲主人則天子亦當然文王世子云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則賓主皆非兄弟言尊兄弟者賓主爲兄弟行禮而有之其器之設主爲兄弟故也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以肉曰醓醢臄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箋云薦之禮非菹則醓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醓他感反肉醬也鄭注儀禮云醓汁也醢呼改反脾婢支反臄渠略反字或作醵咢五洛反毛云徒歌曰咢爾雅云徒擊鼓謂之咢徒歌謂之謠函胡南反何又戶感反本又作膕同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吹肉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比毗志反炙者夜反

【疏】醓醢至或咢○正義曰言王燕族人於獻酒之時則用醓醢并韭菹以薦進之也又復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爲羞其正饌以外所加善殽則脾之與臄酒殽既備又作樂助歡於是時或比於琴瑟而歌或徒擊鼓而咢以此燕樂族人是王能內睦之也定本集注經皆作嘉箋以脾臄爲加故謂之嘉是爲嘉美之加也○傳以肉至鼓曰咢○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醓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醓肉汁也蓋用肉爲醢特有多汁故以醓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爲之名也以臄爲函蓋相傳爲然服虔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或當然也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故云歌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咢釋樂文孫炎曰聲驚咢也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園有桃傳相涉悞耳○箋薦之至之嘉○正義曰醓所以擩菹禮籩豆偶有醢必有菹故云非菹則醓醢醢人云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是也燔炙是正饌以脾函爲加助故謂之嘉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

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鍭矢參亭巳均中蓺箋云舍之言釋也蓺質也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敦音彫注及下同徐又都雷反鍭音侯又音侯矢名鈞規旬反舍音捨注同參七南反中丁仲反下皆同可與音預下與爲同一

本直云可者無與字

序賓以賢

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勤。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箋云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次第。矍俱縛反相息亮反圃布古反又音布觀古亂反又音官堵丁古反奔音奮覆敗也將子匠反點都簟反觶之豉反爵名容三升語魚據反弟音悌耋徒節反好呼報反下皆同者不弗武反下同耄莫報反字或作旄同八十曰耄勤音其百年曰期頤僅其靳反

【疏】敦弓至以賢。毛以爲自此以下皆說養老之禮周之先王將欲養老親自射以擇士其天子所射之畫弓既堅勁矣其四鏃之矢既鈞停矣其舍放此既均同而中矣王既射以擇賓莫非賢者賓次序而爲賓客者以此擇之故而皆是賢人也。鄭唯下句爲異謂次序羣臣爲賓以射之賢者爲次言以射中多少爲差等餘同。傳敦弓至中蓺。正義曰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云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此擇士之射與羣臣共之作者主言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又解四鏃之義言鏃是矢參亭者也參亭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鏃既鈞冬官矢人爲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矢而謂之鏃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鏃孫炎曰金鏑斷羽使前重也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鐵鏃之矢名也又解舍矢既均之義言已均中蓺謂所射之質四矢皆均中也案周禮司弓矢鏃矢殺矢用諸近射田獵恒矢痺矢用諸散射鄭注云散射謂禮樂之射此養老卽是禮射而用鏃矢者此與賓客私宴不與常射同或云先王用先代法不用周禮。箋舍之至爲賓。正義曰舍釋俱是放義故舍之言釋謂既射放矢也傳言中蓺故又解之云蓺是質卽所射之物正鵠之揔名但此說大射當謂鵠也以下章言養老之事而此論射則知射爲養老故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爲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爲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爲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爲養老燕射案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爲毛。射之意亦爲大射也。傳言賓至存焉。正義曰言序賓以賢者謂次序爲賓以此擇之而皆賢也然則非賢不得爲賓故言賓客次序皆賢也自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以下皆射義文彼於圃下云蓋觀者如堵。此引之略也矍相地名樹菜蔬

曰圃於矍相之地有此圃孔子射於中以聖人行禮故觀射者衆如垣堵之牆焉將射先行飲酒之禮其禮立一人爲司正使主飲酒之事至於將射則變司正爲司馬故言射至於司馬立司馬是將射之始也於此之時使子路執弓矢出圃外以延進射者令欲射也子路延射則子路爲司射矣執弓矢者明其爲射之事也告觀者曰若嘗爲奔敗軍衆之將謂與人爲將撫御無方致使已軍喪敗或嘗爲亡國之大夫謂與人爲臣不能匡輔令使其國滅亡及與爲人後謂他人已自有後復往奇而後之則是貪財之人若有此行者不得入其餘無此行者皆入子路言此之後蓋去者半入者半子路所陳三事皆是人之惡行者觀者終不半爲此行但見其言畏其義故去者半耳既已半入於圃又使公罔之裘及序點二人揚觶爵而爲語公罔裘先語於衆曰令射之所取之者唯十年而幼三十而壯於時能行孝悌之行及六十之者七十之耋尙能好禮不從流失之俗脩飾己身以待其死而不變者可留於此若無此行者不得在此射位此說既訖所入之人於中蓋又去者半而處留者亦半也序點又揚舉此觶以語說於衆曰令射所取唯是好學不厭倦好禮不變慝至八十九十之耄而能勤行稱舉其道不爲亂者若無此行不得在此射位於是皆去蓋僅有存焉鄭於彼注其意爲然傳言此者見在射位如此爲難故先射擇之則賓客皆賢知子路爲司射者以鄉射云司射袒決遂取弓矢於西階乃告請射事。令子路執弓矢延射故知爲司射也司射與司馬別而先自言之明子路延射之節立司馬時也主射一人而已故子路獨出延射語說必須二人故罔裘序點相對而言也必揚觶者將以令衆故執爵以自表也二人語意相類而子路之言全與別者子路出圃外延入令衆人皆入就大衆之內簡去惡者故言惡者不入爲威肅之辭其已入圃則是賓客將欲與之同射故使裘點就衆人之中簡取好者是故二人之言皆陳善事前言好禮而已後令好之不變前言者耋好之後言耄亦不亂是先易後難使彌簡彌精故再言之後蓋僅有存焉蓋者謂詔辭也子路言惡事其末當云有此行者不入裘點言善事其末當云無此行者不在此位以意在可知故不設此言是作文之常勢也孔子此射蓋爲大夫時也大夫射禮有五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主皮之射此射先行飲酒之禮則孔子用鄉射禮何則大射自擇其臣非外人得入賓射則與賓爲之無詢衆之義燕射與所燕者射不得有外人觀之且燕在於寢不當處矍相之圃主皮之射則求中而已不在於禮而此射行禮又非主皮射明孔子此射用鄉射禮矣射義上又云古者天子諸侯將射必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行鄉飲酒之禮其下則說孔子射事明孔子射前飲酒者是鄉飲酒之禮射者即是鄉射也故地官鄉大夫職云三年則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詢衆庶注引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序點揚觶而語衆庶之義引證鄉射明孔子用鄉射之禮也。箋序賓至次第。正義曰投壺數筭云某黨賢於某若干純謂中多者爲賢此射擇之爲賓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爲次故易傳也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

規箋云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鏃則已徧釋之○句古豆反說文作彀云張弓曰彀挾子協反又子合反个古賀反亦作介徧音遍**四鏃如樹**言皆中也**序賓以不侮**言其皆有賢才也箋云不侮者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

疏敦弓至不侮○毛以為又說擇士為射之事言王之敦畫之弓既挽其弦而句然既挾此四鏃之矢徧釋之矣其四鏃皆中於質如手就樹之然王既為此善射以擇賢者為賓故其次序為賓者以此擇之故皆不有侮慢者也言為賓者皆是恭敬之賢人○鄭唯下句為異言其次序賓以不侮慢多少為次第餘同○傳天子至成規○正義曰皆冬官弓人文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則此敦弓即彼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既彀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箋射禮至釋之○正義曰射禮搢三挾一个大射禮然也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絃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个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搢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曾孫成王也醹厚也大斗長三尺也祈報也箋云祈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醹如主反說文厚酒也字林同音女父反斗字又作枓都口反徐又音主三尺謂大斗之柄也醇音淳○

疏曾孫至黃耇○毛以為賓射既中可以助行養老曾孫成王於是承先王之法度維為主人矣其為主人酒醴維醹厚矣故今酌之以大斗而獻之以報養黃耇之老人○鄭以此章始告老人下章乃言其養成王養老為主人酒醴維醹厚酌以大斗而嘗之以告黃耇將養之也○傳曾孫至祈福○正義曰以信南山經序準之知曾孫為成王也醹厚謂酒之醇者說文云醹厚酒也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二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祈訓為求但從求善言而報養之故以祈為報也○箋祈告至君子○正義曰祈告釋詁文序言周家忠厚則此篇所陳周之先王與今王皆能親親而敬老也四章以上言親睦九族之事故箋於首章言先王五章以下言養老之事故箋又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盡能然也至於此章指言曾孫則是主言成王故云今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主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指文王武王以其行天子禮故也若太王王季追王耳未能用天子法上言先王射以擇賓則成王亦然故知即以文王之事接之云亦既序賓矣酌文在祈黃耇之上未告黃耇故知酌者酌而嘗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鄉飲酒之禮賓賢能明日之事也彼注云先生大夫之致仕者不以筋力為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召唯所欲引此者證祈為告義言養老之禮亦當豫告老人矣**黃耇台背以**

引以翼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既告老人及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台湯來反徐又音臺爾雅云壽也鮐湯來反魚名一音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祺吉也箋云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祺音其介音戒毛大也後皆放此疏黃耇至景福○毛以爲成王之養老人也非止一時而已言此黃耇鮐背之老人成王以立長養事之以此常恭敬之由其尊者老之人故得壽考維有吉慶以受大大之福○鄭以上言告老人此言養之事黃耇鮐背之老人既告之而來成王乃使人以禮在前導引之以禮在傍贊翼之以此故得壽考維吉以助其受大福○傳台背至翼敬○正義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爾雅作鮐以其似鮐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是依爾雅爲說也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或當然也引長翼敬釋詁文○箋在前至曰翼○正義曰引者牽引之義故云在前曰引謂在前相導之翼者如鳥之翼在身之兩傍故云在傍曰翼謂在傍扶持之以此引翼是導引扶持之義則老人於是始來故易傳以上章爲始告此章爲正養○傳祺吉○正義曰釋言文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成王祭宗廟旅醻下徧羣臣至于無筭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飽德○大平音泰後大平皆放此行下孟反第四章以下注皆同徧音遍下同見賢遍反疏既醉八章章四句至行焉○正義曰作既醉詩者言太平也謂四方寧靜而無事此則平之大者故謂太平也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於祭末莫不醉足於酒猒飽其德既荷德澤莫不自脩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焉能使一朝之臣盡爲君子以此教民大安樂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士者事也言其才可以理庶事人行之成名公卿以下揔稱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文兼公卿也君子者言其德可以君上位子下民雖天子亦稱之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謂天子是也公卿以下有德者亦稱之言人有德者謂人人皆有德以顯太平之驗經八章首章上二句是醉酒飽德也四章下二句言相攝以威儀五章言君子有孝行是有士君子之行此二事是太平之實故序特言之但醉酒飽德本因祭蒙神福則遠被子孫故作者因言祭而得福祿澤及後世之事非詩所主意故序者略之本或云告太平者此與維天之命敘文相涉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箋成王至飽德○正義曰以經言祭事故云成王祭宗廟至於旅酬乃以酒次序相酬不遺微賤下徧於羣臣至於無筭爵爵行無數以此故云醉焉酌酒始於旅酬爵行終於無筭以

醉必在祭末故先以無筭結之又從祭初至於祭末乃見十等倫理於是志意充滿如食飽足是
以謂之飽德也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
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
際焉此之謂十倫也彼陳目於上又歷說其事於下文多不可盡載略舉其意以爲筵几依神詔
室出於祊爲交神明一也君迎牲而不迎尸爲尸在廟門外疑於臣別嫌而迎是明君臣之義二
也孫爲王父尸已北面而事子則爲父尸之故此父子之倫三也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尸
飲九獻士與有司是明貴賤四也羣昭羣穆咸在別遠近親疏之序是親疏之殺五也賜爵祿於
太廟此施爵賞於。六也君在阼夫人在房不相授受酢必易爵此別夫婦爲七也祭末歸俎貴者
不重賤者不虛是政事之均八也賜爵昭穆及有司皆以齒是長幼有序九也有畀煇胞狄閽寺
君在上而惠下是上下之際十也此十義祭必有之雖爵賞之施或有或無舉其有者而爲十耳
若然此十義祭則有之獨言成王之時爲太平事者人有士君子之行自由王化之深實非祭末
始然但作者因事見義以祭有飽德之事而臣有士君子之行以爲政由於神化從神感是故因
祭祀而美其人有德行以示世之太平耳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箋云禮謂旅醻之屬事謂惠施先後及歸俎之類。施式豉反 **君**
子萬年介爾景福 箋云君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王女有万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福謂五福也 【疏】既醉至景福。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
旅酬而酌酒終無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又於祭末見惠施先後歸俎之事差次二
者之德志意充滿又是既飽以德矣君子成王德能如此當有万年之壽天又大與汝大福也。
鄭唯以介爲助餘同。傳既有至其事。正義曰春秋日食盡者謂之既故解之云既者盡其禮
終其事盡禮終事其義一也以經有二事故分之耳。箋禮謂至之類。正義曰以傳解爲二故
亦分而申之傳以禮解酒故云禮旅酬之屬言之屬謂下及無筭爵也傳以事解德故云事謂惠
施先後謂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以貴賤爲先後也及歸俎者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貴
者先而賤者後言之類見理兼十倫故箋略舉以包通之。箋君子至五福。正義曰何知君子
非上醉酒飽德之人而以爲成王者以與万年連文六章七章方年之下以祚胤景命接之故知
君子万年宜斥成王也六章万年之下云永錫祚胤即乘之云天被爾祿明永錫者是天錫之也
此介爾景福亦在万年之下其文與彼相值明亦大也故云天助汝以大福也此祭宗廟而言天
助者以人死魂歸於天雖人鬼所助者皆歸之於天焉少牢嘏辭亦云使汝受祿於天是也福謂
五福者洪範云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
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
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摠名詩言景福多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

諸言景福義皆然也此篇言君子万年是爲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壺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爲下具此五者故箋於是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爲下摠目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將行也箋云爾女也殽謂牲體也成王之爲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君子萬年介爾昭明**箋云昭光也。

疏既醉至昭明。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終於無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爾王之殽羞牲體既差次而行之禮事終備女君子成王當有万年之壽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教常善永作明君也。鄭唯以介爲助餘同。箋殽謂至行之。正義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故又謂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者謂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亨祀箋云有又令善也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令終有俶公尸嘉告**俶終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箋云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俶尺叔反報古雅反

疏昭明至嘉告。毛以爲天既光大汝成王以昭明之道甚有長也言與之明道未有極已之時以是之故王德高明而有善終祀莫重於祭饗燕是祀之始祭祀是祀之終言王能善於祭也王之善終又有始言王於饗燕之祀亦善爲之由其終始皆善故於祭之時有諸侯之公與王爲先祖之尸始以善告王使受福也由此祭而使羣臣飽德故因述王之祭祀焉。鄭以爲天既助汝王以光明之道不但一時而已又使之長遠也所以爲長者使王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既以善名而終又使之篤厚是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傳融長至享祀。正義曰融長釋詁文釋言云明朗也反覆相訓故朗爲明也此言令終下云有俶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祀爲重祀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爲終則與人交接者爲始故以饗燕爲始享祀爲終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享祀。箋有又至其長。正義曰以說一人之事宜爲相亞故以有爲又令善釋詁文天既助汝以光明之道令其無有窮已是又使之長也光明之道自在己身行之於人則有名譽此高朗令終還述有融之言故云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未有祭事在其間故易之也。傳俶始至諸侯。正義曰俶始釋詁文天子以卿謂以卿爲尸也卿而謂之公者言此卿之尊比下土諸侯也諸侯稱公故亦謂卿爲公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卿六命出封則爲侯伯故得以公言之此傳據卿非諸侯者爲說耳若諸侯入爲卿則稱公是常矣。箋俶猶至公君。正義曰箋以此文從介爾昭明以來轉相乘述則是終有俶亦是介

爾之事俱爲神祐受之於天非言王之祭燕行事始終故不從假爲始以令終已是善名故以假
爲厚釋詁文假作也作事所以厚生故云假猶厚也言天祐成王既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見
天意殷勤之至也尸告主人唯嘏辭耳故知公尸嘉告謂嘏辭也傳言以卿爲非諸侯者故又言
諸侯入爲卿大夫以申足傳說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之卿大夫謂侯伯爲卿子男爲大夫
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故言公尸也公君釋詁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此宗廟宜以卿
爲尸但因解公而連言大夫耳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
面而事之彼說天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用其適者故
祭統注云必取同姓之適知者士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
配尊者必使適也雖虞時男女別尸既祔則夫婦共尸唯此爲異其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爲人子
者不爲尸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也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
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
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
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
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箋云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用籩豆之物絜清而美
政平氣和所致故也○褻
息列反清如字又才性反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箋云朋友謂羣臣同
志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
行其所以相攝佐威
儀之事○好呼報反

疏

其告至威儀○正義曰案乘上公尸嘉告又問而說之言其此公尸以
善言告者維何所爲乎乃由主之所祭籩豆之物絜清而美又其時王
之羣臣同志好之朋友皆有士君子之行所以相攝斂而佐助之其所以相攝佐者以威儀之事
也由祭饌則絜清而美助者又善於威儀當神之意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傳恒豆至徧至○
正義曰自交於神明以上皆郊特牲文所異者唯彼和下有氣此略之耳既引其文又云言道之
徧至以解其間用水土之意○豆謂恒常正祭之豆菹用水草之和氣所生者而爲之若昌本與麑
葵也其醢則用陸地所產之物若麇麋之等也朝事爲正故謂之恒其加豆菹用陸產之物若葵
菹與豚拍也其醢則別用水物若蠃與魚謂饋食之豆以其亞朝事故謂之加此籩豆之薦用水
土所生之品者以不敢用尋常褻美之味而貴其多品數故加相及所以交接於神明者言道之
徧而至於水土故也彼注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有葵菹
蠃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記言恒豆加豆鄭引朝事饋食則以朝事爲恒饋食爲加取
其水陸相配與記同者而證之以恒加相亞宜爲朝事與饋食故不爲饋外之加焉其餘錯雜者
於天官醢人云朝事之豆有韭菹青菹非水草也饋食之豆有蠯蚳醢蠯非陸產蚳非水物故言
雜錯也此皆言豆而并言籩者籩與豆相配故連言之也此皆天子之禮而引諸侯法者取水土

之品是靜加之義故引之其雜錯猶自不同也○箋公尸至致故○正義曰維何者問之辭靜嘉者葅之意言政平氣和因解水陸之物得美之意此經意言其告維何由籩豆靜嘉下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其胤維何天被爾祿更自申說類胤之事文勢雖與此異俱問而自說故同言維何也○箋朋友至之事○正義曰言朋友則非一人論祭事而言攸攝則是羣臣相攝以助之友者同志之名故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則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箋云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匱竭類善也箋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匱求位反道音導施以豉反

疏威儀至爾類○毛以爲成王之臣既相攝佐以威儀故威儀甚得其適時之中皆爲君子之人皆有孝子之行既有孝子之行又不有竭極之時能以孝道轉相教化則天長賜汝王以善道矣○鄭唯長與汝之族類爲異餘同○箋孔甚至其宜○正義曰孔甚釋言文時謂時節前事而量度之使已舉措合宜故云威儀甚得其宜賓之初筵箋以時爲心所尊敬意亦類於此也○傳匱竭類善○正義曰匱竭俱是盡之義故以匱爲竭類善釋詁文○箋永長至莊公○正義曰永長釋詁文祭義云大孝不匱言博施備物當謂天子諸侯行孝不匱也此孝子不匱乘上朋友之文亦謂羣臣行孝與彼異也以言羣臣之孝則知永錫爾類爲長與爾之族類謂轉相教導也各欲其類則可以徧及天下故云謂廣之教導天下近從朝廷而至於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也所引春秋傳者隱元年左傳文彼言穎考叔之孝延及莊公亦使孝以證有孝行者能轉相教導也純孝者杜預云純猶篤也謂孝之篤厚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壼廣也箋云壼之言梱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梱致已乃及於天下○壼苦本反鄭梱致也梱苦本反致直置反**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胤嗣也箋云永長也成王女有万年之壽天又長予女福祚至于子孫○

疏其類至祚胤○毛以爲乘上錫王善道故又問而說之天與王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與之也能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万年之壽天又長與汝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乘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何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相緻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壼廣○正義曰釋宮云宮中衖謂之壼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壼爲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壼者廣裕民人故以壼爲廣也○箋壼之至天下○正義曰箋以言室家之壼則壼即是室家之事若言室家之廣則於文不類故易之云壼之言梱以孝行與族類者室家先以相梱逼而密緻

言其相親然後以此相親之道與其族類亦使之室家相親故言乃及於天下也毛據外傳爲說外傳正解此文而箋必易之者箋之此意不違外傳也室家相綑緻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民人也孝昭皆取此箋以解外傳是其不達矣但不訓壼爲廣與毛異耳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 祿福也箋云天予女福祚至于子孫云何乎天覆被女以祿位使祿臨天下○被皮寄反注同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僕附也箋云成王女既有万年之壽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爲政教也○著直略反下同

疏 其胤至有僕○毛以爲乘上祚胤問而說之其言祚及後胤者維是云何乎正謂天覆被汝以福祿使之長保王位錄臨天下言既得福祿如此君子成王常有万年之壽天之大命有所附著言常歸於汝傳之子孫也○鄭唯以有爲又餘同○傳僕附○正義曰以僕御必附近於人故以僕爲附傳不訓有爲又故知不與鄭同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 釐予也箋云天之大命附著於女云何乎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釐力之反媛于眷反妃音配又芳非反○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箋云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知音智傳直專反

疏 其僕至孫子○正義曰乘上景命有僕問而說之言其大命所附之事維是云何乎乃與汝以女而有士行者使與汝爲配耦既與汝女而有士行者又隨之以生賢智之子孫使之傳世是得天之大命附著也○傳釐予○正義曰釋詁云釐予賜也俱訓爲賜故釐得爲予○箋天之至之妃○正義曰自六章至此其文有次因孝子之臣化族類以固王室故先言永錫祚胤爲遠之辭但乘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不言其祚耳其實七章所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即祚也此章云釐爾女予從以孫子是胤也六章舉其目因而分說之○鄭以七章言祚故箋云天覆被汝以祿位天之大命又附著於汝指王之身是解祚也以此章言胤故下箋云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指其子孫是解胤也但以理得相因故言其胤維何而以祚荅之見其生賢胤乃可以保國祚故其言相起發也下言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則孫子是此士女所生故知女士謂女而有士行者文母爲十亂之一是女而有士行者也成王之妃書傳無文其子則康王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則康王亦明王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君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大平之時則皆然非獨成王也○鳧音符鷖於雞反蒼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鴞祇祁支反樂音洛篇末注同○

疏 鳧鷖五章章六句至樂之○正義曰作鳧鷖詩者言保守成功不使失墜也致

大平之君子成王能執持其盈滿守掌其成功則神祇祖考皆安寧而愛樂之矣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上篇言太平此篇言守成即守此太平之成功也太師次篇見有此義敘者述其次意故言太平之君子亦乘上篇而爲勢也王者之馭天下太平是功之所極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執而不釋謂之持主而不失謂之守持是手執之守是身守是守亦持也神祇以人爲主故能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神者天神祇者地神祖者則人神也經五章毛以爲皆祭宗廟則是祖考耳而兼言神祇者以推心事神其致一也能事宗廟則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安者神意自安即來燕來寧來宜來處來宗是也樂者謂愛樂主人饗其祭祀降之福祿即來成來爲來下來崇無有後艱是也其持盈守成言神祇所以得安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於神祇祖考經皆有之三章祭天地是神祇也卒章七祀亦神之別也二章四方百物四章社稷山川於周禮皆地祇也首章宗廟即祖考也不言鬼而言祖考復其文以足句經序例者序以天地人爲尊卑之次以統其小者經以鳥至爲次故不同也毛於首章傳曰太平則万物眾多則不以鳧鷖所在與祭處也二章傳曰厚爲孝子則是於祖考也卒章傳曰不敢多祈則是述孝子之情非尸有尊卑也然則毛以五章皆爲宗廟矣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皆以首章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宗廟燕尸以祭之明日其餘皆同日也如此爲章次者以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既以水爲主然後從下而漸至於高鳥不常處或出水傍故次在沙而水中高地鳥亦往焉故次在渚水外高地鳥又時往故次在深山之絕水鳥往最稀故以爲末因以鳥之所在取其象類爲喻故不依尊卑之次焉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　鳧水鳥也鷖鳧屬太平則万物眾多箋云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謙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

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馨香之遠聞也箋云爾者女成王也女酒殽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酒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聞音問或如字

疏　鳧鷖至來成。毛以爲成王之時天下太平万物眾多莫不得所其鳧鷖之鳥在於涇水之中得其處也既天下太平成王祭宗廟之神以其明日繹而燕尸此時公尸之來與王燕也其來心則安寧不以己實臣之故而不安由王誠心敬之故也其燕之時爾王酒既清絜矣爾王之殽既馨香矣乃用之以公尸燕樂而飲之則爲神所悅以此致福祿而來成汝孝子是爲神所安樂之也。鄭唯上句爲異言鳧鷖在涇水之中以與公尸在宗廟之內餘同。傳鳧水至眾多。正義曰釋鳥云鸍沈鳧某氏曰詩云弋鳧與鴈郭璞曰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鸍陸機疏云大小如

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鷺與鳧俱在涇故知鳧屬蒼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鴞太
平則取之以時不妄大殺故万物衆多万物多而獨言鳧者舉鳥之得所則餘者皆然可知○箋
涇水至祀備○正義曰欲言水鳥居中故云涇水名也以凡喻皆取其象故以水鳥之居水中猶
人爲公尸之在宗廟故以喻焉此謂正祭故云在宗廟若繹祭之祀則郊特牲注云祊當於廟門
之外西室繹又於其堂不專在廟門明在廟爲正祭也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
尸之祀大夫謂之賓尸郎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
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此公尸來燕是繹祭之事故云祭祀既
畢明日又設祀而與公尸燕也其尸以卿大夫爲之於王實爲其臣但孝子以父象事之故其心
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由王事之盡敬故不嫌也若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沙水旁也宜宜
人遇己薄則不敢自安今言尸之安明王祀之備也
其事也箋云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也其來燕也心自以爲宜亦不以己實臣自嫌也○爾酒既多爾殽既嘉言酒品齊
多而殽備美○齊才細反公尸燕飲福祿來爲厚爲孝子也箋云爲猶助也助成王也○爲于僞反注同協句如字疏鳧鷖至來爲○毛以爲時既太
平鳧鷖之鳥在於水傍之沙而得其所於此之時成王祭其祖考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自
以其來爲宜其事不以臣故而自嫌言王事尸之祀備也其燕之時爾王之酒既多矣爾王之殽
既善矣王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來而厚爲孝子也○鄭以鳧鷖在沙喻祭四方
百物郎以其日燕尸福祿來助成王以此爲異餘同○傳沙水至其事○正義曰上言在涇此云
在沙則在涇水之傍沙也故云沙水傍易需卦九二需于沙注云沙接水者亦是水傍矣說文云
沙水中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耳因以爲宜故知宜其事也○箋水鳥至自嫌○正義
曰箋以序言神祇祖考其言徧説諸神則經之所陳盡有之矣非獨祭宗廟而已故以每章各爲
一祭而詩之取喻皆以爲象廟中之有神猶涇水之有鳥故以在涇爲喻宗廟今鳥出在水傍猶
似神居國外國外之祭唯是四方百物之神矣故云水鳥而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傍喻祭四方
百物之尸由四方百物祭在國外故以出水爲喻也大宗伯疈辜祭四方百物言四方則其祭在
國之外者各祭其方也言百物則徧祭百種之神也祭在四方其神百種唯蜡祭耳故注云疈疈
牲胷也辜磔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也郎引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年不順成則八蜡不
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是八蜡之祭在四方祭百
種也言百種者舉成數耳郊特牲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令聚万物而索饗之注云万物有功
加於民者神使爲之故祭以報焉既言百種又言万物是其徧祭天下羣神也而謂之八蜡者以
蜡者主於爲田報祭其八者於田功尤多故以爲主耳其祭非徒八神而已其神維衆摠而祭之

郊特牲又曰伊耆氏始爲蜡注又云造者配之蓋諸神共立一尸而以伊耆氏配也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注云神雖多猶一一而祭之此得揔祭羣臣者彼據常法故一一祭之蜡之與祫皆有以而然故爲揔祭然蜡以先嗇爲主祫以后稷爲主亦尊無二上也郊特牲說蜡之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注云此蜡祭祀辭也若辭同則同處可知是諸神揔祭之事也郊特牲又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則四方方爲一祭故謂之四方也此箋言祭四方百物之尸謂正祭時也來燕來宜者謂祭末燕尸也上箋宗廟之祭言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有事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既言終日有事明其卽燕尸矣春官神士職曰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魅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既別有事明其不復燕尸故知燕尸卽以其祭之日也天地尚以其日明其餘諸神亦以其日也故箋於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也其心自以爲宜爲宜與來寧意同故云亦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也○傳言酒至備美○正義曰鄭於周禮差之雖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毛於此義雖爲宗廟之祭其大事與時祭不明但言品齊多耳未必五齊三酒皆俱也殽稱既嘉可言美而已矣而傳兼言備者見苟可薦者莫不咸在之義箋以此章爲蜡祭則言多者以其神多故也○傳厚爲孝子○正義曰言此福祿之來厚爲孝子而其意亦與箋同以爲助之也但不以爲宗廟之祭不得言孝子故變言成王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渚沚也處止也箋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也喻祭天地之尸也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處○渚之與反沚音止

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箋云湑酒之泲者也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褻味泲酒脯而已○湑息汝反泲子禮反字又作濟同

疏鳧鷖至來下○毛以爲時既大平鳧鷖之鳥來在水中之渚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似若止得其處其燕之時爾王之酒既湑然而泲之爾王之殽維是脯矣王用此酒脯與尸燕樂而飲之爲神所饗福祿來下而與之○鄭以鳧鷖在渚喻祭天地之神於丘郞以其日燕尸爲異餘同○箋水中至其處○正義曰喻取其象水中高地謂之渚渚之高於水猶丘之高於地故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喻祭天地之尸也春官大司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是祭天地之神皆在丘也天地之祭唯二至在丘耳其夏正郊天與迎氣四郊及北郊祭地爲壇而祭不於丘也此以渚爲喻唯喻二至之祭其文不及郊也尸爲神象故公尸配至尊上云來寧來宜此言來處義亦同也上言其來心安心安宜據尸意爲說此云似若止得其處謂外人觀之彼言其心此據其貌爲異耳定本云以若止其處集注云似若止得其處集處是也○箋湑酒至而已○正義曰箋以上言酒多殽美今酒言湑變殽言脯明其因文立義故知天地之尸尊事尊者不敢以褻美之味直以所泲之酒及乾脯而已因此示

義舉酒脯爲言其實天地之祭更有殽饌也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潨水會也宗尊也箋云潨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潨在公反說文云小水入大水也徐云鄭音在容反水外之高者也瘞於例反埋亡皆反字亦作薶同既燕于宗福祿攸降

公尸燕飲福祿來崇崇重也箋云既盡也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礼而燕飲焉爲福祿所下也今王祭社又以尸燕福祿之來乃重厚也天子以下其社神同故云然○降戶江反重直龍反下同○

疏鳧鷖至來崇○毛以爲時既太平鳧鷖之鳥在於潨水之會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宗廟明日而與尸燕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敬孝子之心既來與王燕於宗廟則福祿從此尸所而下與王也於時王與公尸燕樂飲酒故致福祿而來重與王也○鄭以爲鳧鷖之鳥在水外之潨喻公尸之居在瘞埋之祭謂祭社稷山川之神至其祭畢而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主人之意於此天子祭社稷之時羣臣下及衆民盡至而燕飲於其社宗爲福祿所下而與之此時天子用酒殽而與公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之來乃重而厚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同得社之福祿故言重也○傳潨水會宗尊○正義曰潨音如叢叢則叢是聚義且字從水衆知是水之會聚之處說文云潨小水入於大水也廟以尊重稱宗廟故宗爲尊也王肅云言尊敬孝子也○箋潨水至之意○正義曰箋以水會亦在水中與在涇無異不宜别文其義既别則潨非水矣此詩之次從水而次沙次渚則是漸嚮高地此承渚下則亦是地矣渚既是水中高地潨當是水外之高地潨者地高之貌水外之地深然而高蓋涯涘之中復有偏高之處以爲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釋天云祭地曰瘞埋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埋孫炎曰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然則瘞埋牲者其上以土覆之微高於平地故以潨爲喻也爾雅以祭地爲瘞埋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春官司巫凡祭事掌守瘞注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守之然則瘞埋者雖謂祭地耳此以瘞埋爲祭社稷山川者上以渚喻上其文可以兼天地則此非地之大祇當是地之别神耳大宗伯社稷山川皆在地神之條則其祭亦埋與祭地同也若無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嶽以埋沈祭山林川澤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如彼之注唯山用埋爾社稷與川似不用埋而此言社稷山川皆瘞埋者鄭志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荅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如鄭此言祭五嶽有埋明社稷亦埋矣然則川澤曰沈蓋亦沈而復埋何者釋天云祭山曰庪懸不言埋張逸亦引以問而鄭荅曰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礼雖不可盡據而於校人玉人之注有庪沈之言是鄭意亦以祭山有庪懸之法鄭雖不解庪懸之義要庪懸似非埋也祭山得庪懸而復埋明祭川亦得沈而復埋故以社稷

山川皆言埋也李巡以埋爲埋玉而祀運云瘞繒帛注云埋牲曰瘞則牲玉幣帛皆埋之也孫炎曰既祭埋之鄭於司巫注云守瘞者以祭祀未畢若有事然祭祀畢則去之矣郎是初郎埋之非祭畢始埋也社稷山川其神不畢於四方百物云有尊主人之意者尸以主人盡祀故尊重之而以己畢之故尊主人也毛意正以爲宗廟之祭亦言尊敬孝子○傳崇重○正義曰釋詁文○箋既盡至云然○正義曰以下文云公尸燕飲則此未爲燕訖故以既爲盡上箋云社稷山川則此章所祭非獨社耳禴以宗爲社宗者以下言公尸燕飲謂王與尸燕則既燕于宗則非王燕尸矣此非王燕而言盡燕者周悉之辭故知既燕于宗謂羣臣下及民庶因祭而燕也此在社稷山川之章則羣臣所祭之神亦此等神耳但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國君尚然則羣臣民庶必不得祭山川矣臣民得與天子同祭者唯社稷耳故知既燕于宗唯指社宗以社是尊神耳故言社宗猶廟稱宗廟也月令仲春命民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是羣臣下及民庶盡有祭社之祀而燕飲焉臣民所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因祭而與其祭之人自燕飲耳郊特牲曰社者神地之道也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天子諸侯下及庶民雖廣狹不等俱土神因言天子祭社其辭遂及於民故文辭重疊異於餘章箋又言天子以下其神社同故云然是解詩人置辭被及民庶之意也公尸燕飲文在臣民之下以民得福君又得福故云來重以民之獲福亦君之福也故於君爲重

鳬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亹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箋云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戸之外故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祀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亹音門熏許云反說文作醺云醉也說音悅**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箋云艱難也小神之尸卑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褻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今無有後艱而已○令力呈反

疏 鳬鷖至後艱○毛以爲時既大平鳬鷖之鳥在山絕水之亹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以明日燕尸公尸之來止燕坐熏熏然其又和說而得其宜於是行旨美之酒欣欣然歡樂薦燔炙之羞芬芬然馨香王用之以與公尸燕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後日之艱難孝子之意不敢多祈故變文不言福祿以見之○鄭以鳬鷖之鳥在於絕水之亹喻公尸之居在於王宗廟之門謂祭七祀之神燕其尸於廟門之外也公尸之來止處自以神卑之故熏熏然坐而不安於是有旨酒欣欣然美燔炙芬芬然香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在後之艱厄神卑不敢致福止令無艱而已○傳亹山至和說○正義曰傳以渚者水中地是土當水之流潀者水會之處是土障水令聚令變文言亹非復土也故以爲山絕水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所云石絕水曰梁亦此之類蓋石是小石此則大山爲異耳以宗廟之尸尊者自得故爲熏熏和說也○箋亹之至之意○正義曰箋以上四章隨類取喻已有天地

宗廟社稷山川四方百物諸神略欲盡矣其所未見唯七祀耳而上言鳧鷖所在於祭皆有所類唯此山絕水之亹於七祀之祭事無其象則是假取其名以爲其義故云亹之言門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取此門名以爲喻焉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大厲曰戶曰竈是七祀之名也諸侯以下則有降差此言天子之事故云七也案中霤祇唯祭五祀皆先薦於奧祀戶則設主於戶內祀中霤則設主於牖下此二者在戶內也祀門則設主於門左樞在門內也祀竈則設主於陘祀行則設主於軷上竈在廟門外之東行在廟門外之西此二者在門外也尸主當相依附五祀正祭之時戶與中霤在戶之內門在門之內竈行在門之外司命大厲雖無文亦不過廟門之外內也宗廟正祭在奧繹在門況七祀之祭有本在門外者也明其燕尸皆在門之外矣故云於門戶之外也上四章皆以發首一句喻正祭則此鳧鷖在門亦當喻正祭矣各以尸在門故取亹名爲喻則首句經喻燕事與上不類者以七祀之祭祭非一處而正祭有在門者燕尸又皆在於門故言門亦可以見正祭也七祀之神神之卑者而來止熏熏文異於上故知其來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是坐不安之意。傳欣欣至多祈幾。正義曰飲美酒而言欣欣故爲樂謂尸之樂也芬芬是香之氣故爲香謂燔炙香也二事不類者以人飲酒而後知味食炙而後知香指體而言雖爲小異自人而發意亦同也無有後艱守成而已非神加之福見孝子之意不敢多祈也祇稱祭祀不祈則皆亦不祈言不敢多者此非孝子口所自祈言神纔令如此見孝子不敢多祈耳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盈也。箋小神至而已。正義曰七祀神之小者故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是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則周之七祀雖四時別祭於臘亦聚祭之義。也此詩所云未必七神並祭作者於後摠言之耳因其神卑而變其文用美酒有燔炙以其神卑可用褻美之味神又自以爲卑不敢致福主人但令王自今以去無有後艱而已

鳧鷖五章章六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七之二）

〇行葦

敦史受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敦本又作惇同正義本是惇字　不利方反 〔補〕通志堂本盧本一不作又方作兮案不字方字誤也　燕伐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爾雅鄙疏伐作岱皆非也浦鏜云代誤伐是也

敦敦然道傍之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傍作旁案旁字是也傍乃正義所易今字 故經以成形名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經疑徑字誤是也

或陳言筵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言作設考文古本同案設字是也 王俱爾而揖進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邇下文皆作邇可證也經注作爾正義作邇爾邇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邇卿面南北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西面誤面南是也 邇大夫北面

少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北面當作皆分為二字而誤也山井鼎云儀禮元文作大夫皆少進正義引略大夫者不備耳

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也字

嘉殽脾臄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經皆作嘉籩以脾臄為加故謂之嘉是為嘉美之加也依此是正義經當作加字考此箋之意以嘉殽之文與脾臄相連明為一事不與他經單言嘉殽者同故用加殽為說以加訓嘉者詁訓之法也若經字作加則箋無庸云故謂之嘉矣當以定本集注為長 徒擊鼓曰咢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毛云徒歌曰咢正義云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園有桃傳相涉誤耳考歌字當為鼓之誤王肅有擊字與今爾雅文同或毛讀爾雅無 鄭注儀禮云醓汁也補通志堂本同盧本醓汁作醢汁云醢舊作醓考六經正誤云醓海也海字誤潭建本皆作汁與國本作醢案儀禮第八聘禮云其南醓醢屈鄭注云醓醢汁也是解醓乃醢之汁也監本誤合醢汁二字為海字諸本亦各漏一字故不可曉也今考此當作醓醢汁也為是小字本所附亦誤作醓汁 又云口吹肉也補通志堂本盧本吹作裏小字本所附同案今注疏所附裏作㕦吹當㕦字形近之譌段玉裁云㕦是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然則非口裏可知口㕦猶口邊也 是為嘉美之加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加當作嘉與下互換而誤 服虔通俗又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又恐文誤是也 故謂之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嘉當作加與上互換

以擇其可與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直云可者無與字正義本有

言賓客次第皆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第作序考文古本同案序字是也　觀者如堵牆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正義云皆射

義文彼於圖下云蓋觀者如堵此引之略也是正義本無此一句釋文云觀者古亂反如堵丁古反是釋文本有也此亦合併之未檢照者故經注正義舛互　又使公罔之

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曰字上當有公罔之裘揚觶而語八字因複出而脫去也正義云又使公罔之裘及序點二人揚觶爵而爲語公罔

裘先語於衆曰是其證各本皆誤　耄勤稱道不亂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勤音其正義云而能勤行稱舉其道是正義如字讀考鄭射義注云旄期或爲旄勤此

乃本之異者勤字不得讀爲期釋文所音非也　勤音其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六經正誤載此云期音其是宋監本勤字作期也今考此傳正義本是勤字如字讀

之釋文本亦是勤字但讀勤爲期故云音其也集韻七之其鉗下有勤字即本於此其實鄭射義注所云旄期或爲旄勤者期勤各如其字讀之此正義長於釋文也宋監本改勤爲期

亦由謂勤不得音其耳但非陸意○按陸本必是本作期音其此與往近王舅本作王近同　又解四鍭之義閩本明監本毛本鍭誤鏃案山井鼎云下除金

鏃鐵鏃外皆同是也　孫炎曰金鏑閩本明監本金作者毛本倒之案山井鼎云兩誤是也　以此知爲毛之意亦爲大射也閩本明監本毛

本同案十行本此至之剜刪者一字誤也當作以此知爲大射毛意亦爲大射也　蓋觀者如堵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堵下浦鏜云牆字脫是也　而先自言

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自疑目字誤是也　鄉大夫之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卿誤鄉是也

說文作㝅補通志堂本盧本殼作彀案彀字是也

二京賦曰彤弓既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斯誤既是也又云二當作東非也李善文選注引楊泉物理論曰平子二京是通稱二京矣

先生大夫之致位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仕誤位是也

故得壽耇補案耇當作考形近之譌毛本正作考　以受大夫之福補閩本夫作大案大字是也明監本毛本誤人　釋詁文鮐背耇老

壽人也補閩本明監本毛本文作云案云字是也浦鏜云人衍字以爾雅考之浦挍不誤　皮膚涓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消誤涓是也爾雅䟽引即

取此正作消則老人於是始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求當作來形近之譌

○既醉

大平也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大上有告字案正義云本或云告大平者此與維天之命敘文相涉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釋文以既醉大平作音是正義本釋文本皆無告字考維天之命在頌故序云告謂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此既醉在雅序本不云告或作本誤譜正義引既醉告大平即出於或作本也

在意云滿閩本明監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在作志云作充毛本同案在字云字誤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補案當衍一章字毛本不誤　此

施爵賞於六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於作爲案所改是也

事謂惠施先後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惠施倒案倒者誤也釋文正義皆可證

天既其女以光明之道小字本相臺本其作助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其作與案助字是也正義云鄭以爲天既助汝王以光明之道可證

俶終也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終作始明監本毛本同案始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　祭祀是禮之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享誤祭是也

釋言文明朗也補案文當作云毛本不誤　釋詁文俶作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當云字誤是也

恒豆之菹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菹作俎十行本初刻作菹後剜作俎案剜者誤

乃由主之所祭閩本明監本毛本主作王案所改是也　恒豆謂恒常正祭之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正坙豆剜添者一字　若

羸與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嬴誤羸下同是也　故加相及所以交接於神明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相及當作恒豆　有

韭菹青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菁誤青是也　是靜加之義補案加當作嘉毛本不誤

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穎作潁明監本毛本同案穎字是也廣韻云潁又姓左傳有潁考叔穎即潁之別體俗字　各

欲其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欲當作敎壼之言梱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梱作捆案梱字是也正義中字十行本皆作梱致同又見鴇羽

使至室家之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至當作在孝昭皆取此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韋誤孝是也

使祿臨天下小字本同相臺本祿作錄閩本明監本毛本臨誤福案錄字是也以錄解祿是爲訓詁孝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引見樛木正義錄臨者今文尚書所謂大錄考文古本作莅臨不得其解而臆改之耳

謂使爲政敎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也字

此章云螽爾女子補案子當士字之譌毛本正作士

○鳧鷖

神祇祖考明監本毛本祇誤祗閩本以上皆不誤祖考則人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考誤者是也經序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例恐倒誤是也

涇水名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此篇涇沙渚潨亹一例涇水中也誤作水名也下云水鳥而居水中又云水鳥以居水中爲常承上爲言爾雅直波爲徑釋名作涇涇徑字同謂大水中流徑直孤往之波故云涇水中也詳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欲言水鳥居中故云涇水名也此名字或是後改正義本當未誤不以已實臣之故自謙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謙作嫌閩本明監本同案嫌字是也下箋亦不以已實臣自嫌也不誤

爾者女成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下者作也考文古本也字同案者字誤

大宗伯畐辜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畐作疈案所改是也當與下疈而祼之互易見下故注云疈畐牲胷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畐作疈案所改非也

畐當作副經作疈古文也注轉爲副而說之所以曉人今周禮注盡作疈者不知者所改也此正義所引自不誤但副壞爲畐又互易其一處遂不可讀今正之

疈而磔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畐當與上大宗伯畐辜互易副之壞字也見上

謂磔禳及蜡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磔誤桀是也

此得揔祭羣臣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神誤臣是也

此蜡祭祀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祝誤祀是也

未必五齊三酒皆俱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俱當作供形近之譌

但不以爲宗廟之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但下當有箋字

集處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處當注字誤是也

有瘞堙之象 補案堙當作埋形近之譌釋文可證

故以潨爲喻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潨誤衆下章正義衆者水會之處亦潨之誤也

若無大宗伯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無當然字譌是也

唯山用埋爾 閩本明監本毛本用誤而案爾當作耳

褊以宗爲社宗者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褊作偏案所改是也

其神社同故云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社神字誤倒是也

故以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喻下有焉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但令王自今無有後艱而已 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艱作難明監本毛本今誤安案難字是也正義云但令王自今以去無有後難而已可證

傳欣欣至多祈幾 閩本明監本毛本幾作也案所改非也此衍字

祭法注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無下祭至神六字案所刪是也此複衍

於臘亦聚祭之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義當衍字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三）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假樂嘉成王也假音暇疏假樂四章章六句○正義曰作假樂詩者所以嘉美成王也經之所云皆是嘉也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爲經之正因訓假爲嘉故轉經以見義且乘上篇爲次以其能守成功故於此嘉美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箋云顯光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申重也箋云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勑之如舜之勑伯禹伯夷之屬○右音又助也注同重直用反疏假樂至申之○正義曰言上天嘉美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有光光然明察之善德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能官之以此能受其福祿於天是天嘉樂之也官人之事王政尤重故又更申說之言王所以能官人者待羣臣相保安素相委知乃自佑助而共舉之成王乃後命用之既用之爲官又用天意申重戒勑之此其所以官人得其宜也○傳假嘉至官人○正義曰假嘉釋詁文民人散雖義通對宜有別皐陶謨云能安民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文與此相類故知宜民宜人是宜安民宜官人也○箋顯光至於天○正義曰顯光釋詁文下言受祿于天則嘉樂者是天嘉樂之故云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光光雖爲揔辭安民官人卽亦善德之事也天不能自治下民立君以治民治民得宜則天降之福故云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傳申重○正義曰釋詁文也○箋成王至之屬○正義曰官人之事王政尤重上文既言宜人故云成王之官人羣臣保佑而舉之保安也佑助也謂能相委知乃相助薦舉成王得其所舉乃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勑之堯典云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汝往哉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既命羣官其下揔云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是舜勑伯禹伯夷之事也僉曰是保佑也俞往是命之也亮天功是用天意申勑之也其事與此相類故云如舜之勑伯禹伯夷之屬彼所命者猶有垂益夔龍之等引之不盡故言之屬以包之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宜君王天下也箋云干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言皆相勗以道○且君且王一本且竝作宜字勗香玉反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箋云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

章謂周公之禮法○愆起連反

疏

干祿至舊章○正義曰言成王能行光光之善德宜安民官人以此求天之祿則得百種之福子孫亦勤行善德以求天祿則得千億言其多無數也子孫以勤行得祿之故所以穆穆然皇皇然宜爲諸侯之君宜爲天子之王言其相勉以德上天福之常作人主保其邦國也又言成王所以蒙天之德澤及子孫者以其有光光善德勤行之不過誤不遺忘志唯循用舊典之文章言能遵用周公禮法故得福流子孫○傳宜君王天下○正義曰君王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揔而釋之言宜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侯也亦以天下言之者以其與此天下之民爲君其國亦在天下之中故同言之○箋干求至以道○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十万曰億古數然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下曲禮文也求祿者必行善求之以文承上章故知成王行顯顯令德求祿得百福也知非子孫之數有千億者以此美成王能行善德不美其子孫衆多上言百福是福之衆多故知千億亦福之多數也宜君宜王文承千億之下故箋以勢接之言得祿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明得爲天子諸侯卽是千億之祿也又解得祿之由言皆相助勉力行道故福祿降之○箋愆過至禮法○正義曰愆過釋言文率循釋詁文以不愆不忘卽是令德之事故本於上章言成王之令德也循用舊典之文章是用之以治天下也上章言宜民宜人則是王已涖政而遵用舊章事在制禮之後故知是周公之禮法也以其一代大典雖則新制永爲舊章也周禮六官所存者五天地夏秋四官皆以正月之吉懸其所掌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哀三年左傳曰魯災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是謂周公之制六典之法爲舊章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云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教令又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已之心○惡烏路反又如字注同朝直遙反緻直致反本或作致行下孟反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疆居良反下篇同

疏

威儀至之綱○毛以爲言成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教令之音秩秩然而有常也以此之故爲天下愛樂無有咎怨之者無有憎惡之者又能循用羣臣之匹耦已志者謂臣有賢行能與已爲匹則取其謀慮而依用之以此之故受天之福祿無有疆境常爲天下四方之綱言常爲君王統領天下○鄭以爲正立朝之威儀抑抑然密緻無遺失其教令之德音秩秩然清明無所壅滯故爲天下樂仰餘同○傳抑抑至有常○正義曰抑抑傳亦抑抑爲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爲美也釋詁文秩常也故以秩秩爲有常○箋抑抑至之心○正義曰抑抑密秩秩清皆釋訓文以此詩美成王之德下云四方之綱則是爲政之事故知謂立朝之威儀也緻密無失謂舉止詳悉事無非禮教令清明謂下民寧靜無幽不燭有儀可愛有德可慕故天下皆樂仰之其行能匹耦已心者謂舉事允當與已志合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朋友羣臣也箋云成王能爲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樂音洛 疏 傳朋友羣臣○正義曰此美王能官人又言天子燕及故知朋友是羣臣尚書武王曰我友邦冢君亦是稱臣爲朋友也○箋成王至而已○正義曰綱紀者以結網喻爲政故知謂立法度以理治之言燕及則時復及之非常燕也禮有族食族燕則王燕族人爲常臣則有功乃燕是燕臣爲非常今美王恩之隆而云燕及朋友則是以族人之恩及之故云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族人而已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塈息也箋云百辟畿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羣臣羣臣故皆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辟音璧注同媚眉備反注同解佳賣反注同塈許器反 疏 傳塈息○正義曰釋詁云呬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塈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爲呬則塈與呬古今字也○箋百辟至有事○正義曰烈文云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則百辟非四方故爲畿內諸侯以此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之爲二烈文唯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矣故彼箋以卿士解百辟明百辟之中可以兼之也月令仲夏雩祀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亦以其文具足故言以下明古之王朝之臣有功於民者皆可以祀之非獨上公意亦與此同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反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公劉王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召本亦作邵上照反後皆同涖音利又音類力泊反夏戶雅反下夏人同少時照反相息亮反

疏 公劉六章章十句至是詩○正義曰作公劉詩者召康公所作以戒成王武王既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今成王將欲涖臨其政召公以王年尚幼恐其不能留意於民故戒之以治民之事美往昔公劉之愛厚於民欲王亦如公劉而獻是公劉之詩以戒成王此與泂酌卷阿俱是召公所作而爲此次者厚民之事人君之急務故先作公劉非有道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泂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欲王之脩德行道也君雖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用士也案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自言作意是揔結之辭則三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編者如其意而次之敍亦以其一時之事故於此詳之言成王將涖政而獻是詩明下兩篇亦是將涖政之時俱獻之也獻者卑奏於尊之辭召公臣也故言獻國語曰使公卿至於

烈士獻詩是也鴟鴞序云以貽王者周公自達已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已情所獻見故文與此異也公劉之厚於民經六章皆是也言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序其作者之意於經無所當○箋公劉至戒之○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邰非有所迫不應去國適豳公劉有道之君天子不應見逐故知以夏之衰始見迫逐而遷於豳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則夏之始衰謂太康時也去中國而適戎其則是不爲天子所助下箋以爲夏人迫逐蓋是王朝之人以時衰政亂疾惡有道故逐之也案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之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爲始太康禹之孫不窋之子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幽譜欲言遷豳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太康之時失稷官至公劉而竄豳其遷豳之時不必當太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爲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則不窋之與公劉彌是不共世太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而有居民之道經之所陳皆是也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者鄭以金縢之注差約之以爲武王之崩成王年十歲除喪年十三是其幼少也攝政元年成王年十五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成王將涖政其年二十有二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謂作上公爲二伯分陝而治周公名書序云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召公不悅作君奭與此同時也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王基云周人以諱事神王者禘百世召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禮乎其意以爲公劉必是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尚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世本史記不應皆沒其名而盡書其字以之爲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爲名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禘祭之及羣公未能重於先妣何當許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雖述鄭未必然也王肅以公爲號猶可焉何則后稷至於大王十有餘世唯三人稱公何故三君特以公號豈餘君不爲公也若爲名單而以公配則古公祖紺者復二名而加公矣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

篤厚也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迺場迺疆言脩其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槖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邰國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鬬其民乃裹糧食於囊槖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場音亦裹音果餱音侯食也字或作糇糧本亦作粮音

良糇也橐他洛反囊乃郎反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輯音集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
又七立反難乃旦反積子智反委於僞反爲夏于僞反又如字
方啟行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
國焉箋云干盾也戈句孑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邰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
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己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戚七歷反鉞音越從才用反又如字
盾字又作楯順允反又音允句音鉤卒尊忽反下餘卒士卒皆同爲于僞反下非爲爲公劉皆爲
同疏篤公劉至啟行○毛以爲厚於民事乎此公劉也乃能匪以所居爲居匪以所安爲安言
不顧己之安居唯以利民爲意又言其不顧安居之事公劉之在邰國乃有畛場乃有疆
界言其有田疇之業乃有委積乃有囷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田有食深可安居乃以不忍鬬其
民人之故遂棄此疆場積倉乃裹此糧食於此囊橐之中委其餘而去是其不以安居爲安居也
公劉所以必爲此事者思使民人相與輯睦不欲戰鬬以殺傷之用此以光顯己德於其時故爲
民而不愛物也其發邰國之時弓矢於此張之又秉其干戈戚揚之兵器整其師旅而出乃告其
士卒曰我爲汝方開道路而行其民以此之故而從之至豳是其愛厚於民也王今當念此公劉
厚民之事而留意治之○鄭唯以用光爲光大其道爲子孫之基大意亦與毛同○傳篤厚至於
時○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后稷封於邰至公劉而始遷故云公劉居於邰也夏人亂迫逐公劉當
太康之後少康之前未能定其年世也以其時當夏世而被逐去國明因王政之亂而有人逐之
不知逐者是何人也言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之於豳者言其遷之所由也
豳地雖亦與狄鄰而近戎爲多故云遂平西戎平之者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耳公劉不忍鬬民
而去不與戎戰爭而平之也豳於漢屬右扶風爲栒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西戎者雍之西境與
戎接連爲夏爲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之前則爲戎大王旣來之後復爲狄良由地居疆場故一
彼一此也乃場乃疆謂民各有地言脩其疆場謂民脩之乃積乃倉謂官之積倉也此倉積所有
出於疆場而來故云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謂稅民而得之也地必民所耕故舉民之疆場欲見
公劉不恡故舉官之積倉官倉出於民田故先言疆場也橐囊俱用裹糧而異其文明有小大之
別故云小曰橐大曰囊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食之又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囊
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哀六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而內可以容人是其大
也釋詁云輯和也是思和其民不鬬其民卽是相與和睦民能和睦則時人顯知君德故云於時
也○箋厚乎至之基○正義曰此篇言篤猶生民之言誕以公劉君厚愛其民歎其能厚故每章
言篤以冠公劉之上箋云厚乎公劉之爲君揔釋諸章皆云篤公劉之意也居之與安所以爲異
者居謂田宅是人之所處止卽疆場是也安謂資財是人所利用積倉是也正言邰國乃有委積
及倉者美其已聚之物而能散之故其言不及疆場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曲禮文也言安此

之安以愛民故而能遷往他所以自有積聚散而棄之以其意與彼同故引以爲說又申說遷散之
意正爲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鬬其民愛重民命故棄其安居也既有積倉裹糧食故知棄其餘
而去也以召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述他姓之人唯陳已之父祖以此知應輯用光之言意在
感今追昔故易傳以爲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傳戚斧至八國焉○正義曰廣雅云鉞戚斧
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
天鉞是鉞大於斧也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黃鉞以黃金飾斧也以其特言黃鉞故云
以金飾然則不言黃者未必皆金飾也以弓矢言張是人張之故知干戈戚揚爲人秉之也夏人
迫逐則是有兵圍繞爲之阻難故云方開道路而去之豳也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爲
夏人政亂爲鄰國所侵以公劉賢君爲可師長故與之俱遷也毛自言蓋爲疑辭不知出何文也
○箋爰曰至全民○正義曰爰曰釋詁文言爲汝開道而行示其無所畏難明已之遷非爲迫逐
之故力不能拒乃欲保全其民無令損害故也告之以此使民知遷意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

胥相宣徧也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也箋云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此原地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時也○歎他安反字或作嘆徧音遍相息亮反下相此皆同

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箋云陟升降下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巘本又作巚魚輦反又音言又音魚偃反又音彥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復降音服又扶又反注復下同瑤音遙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別彼列反反復本亦作覆同方福反

【疏】篤公劉至容刀○正義曰公劉既至豳國先相地居民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於是相此原地以居其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徧而時耕其田於是民皆樂業安今之居而無悔恨長歎思其舊時者也又覆說相原之事公劉升則在巘山之上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以此之故亦爲民愛其時之民皆云我今有何物而可與公劉帶之維有美玉及瑤并有鞞琫容飾之刀可以爲之佩耳言居民相愛其情若此故能保全家國澤及子孫王豈得不念之而留意治民乎○傳胥相至無悔○正義曰胥相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既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謂徧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民無長歎是喜其來遷不恨公劉故云猶文王之無悔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與此同以此傳知彼不與鄭同○箋于於至舊時○正義曰于於釋詁文廣平曰原釋地文李巡曰廣平謂土地寬博而平正也衆多一也丁寧言之耳順其事矣謂順爲生之事築室之類皆

是也乃宣之文與緜乃宣乃畝同故亦以為時耕也。傳巘小至武事。正義曰小山別於大山
者釋山云重甗隒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為名西京賦曰陵重
甗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傍別有小山也言何以舟之即說玉瑤容刀玉是
所佩之物故知舟是帶也傳解下之所以進上多矣雖言玉瑤容刀者君子所以比德令進之瑤
言公劉有美德也瑤是玉之別名舉瑤可以兼玉故不言玉也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下
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云下曰鞞上則有飾可名故云上曰琫桓二年左傳曰袞冕黻珽帶裳幅
舄昭其度也藻率鞞琫鞶厲游纓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此鞞琫在昭數
之中以表人之有數故云言有度數意取左傳故并度言之刀所以斷割故云言有武事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

溥大覯見也箋云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為之京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之處。

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也廬寄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箋云于於時是也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於是處其所當處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教令也。廬力居反論難魯困反下乃旦反館客一本作館舍

疏

篤公劉至語語。正義曰上既相地居民此又說相立都邑言厚乎公劉之為君也
乃往之彼百泉之間就下地而仰望彼廣大之原觀見可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
見其可居而為都邑者於京之地也此京地乃是大衆所宜居之野故於是處其所當處者於是
又為館舍以寄其賓旅既立都邑乃宣布號令公劉於是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施政教於民
也公劉厚民如此王亦當畱意治民也。傳溥大覯見。正義曰皆釋詁文王肅云往之彼百泉
之地乃視彼大原乃見是京而居之可以避水禦亂也。箋逝往至之處。正義曰逝往瞻視皆
釋詁文以原是廣平之地故以溥為廣其義亦與傳大同也山脊曰岡釋山文絕高為之京釋丘
文彼下即云非人為之丘京與丘相對且言為之丘則是人為之矣孫炎郭璞皆云人力所作而
此詩說公劉依京築宮王肅言可以禦亂則京是大丘非人為矣李巡曰丘之高大者曰京是京
有二等若戰勝取尸築為京觀者則人為之此言京者則是丘之高大非人為也相原地而往之
百泉之間者上已升巘觀之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間自下而望高且慮下濕故往之泉處前
既升巘今復陟岡反覆審觀之下言于京斯依故知京是可營立都邑之處。傳是京至曰語。
正義曰春秋言京師者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不得謂所居為京師此文連上乃覯于京則此
京還是上京也師者衆也故云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以衆必大故言大衆非是京之訓也地
官遺人治國野之道以待賓客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居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故云廬

寄也衞戴公廬於曹亦謂寄在曹地也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荅難曰語謂二人相對對文故别耳散則言語通也定本集註皆云論難曰語**篤公劉于京斯依**

蹌蹌濟濟俾筵俾几箋云蹌蹌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厚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蹌七羊反。**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箋云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依毛如字鄭於豈反箋云或扆字造七報反匏步交反殽所戒反搏音博沈又音付**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

疏篤公劉至宗之。毛以爲上既言處止於京此又言宮室既就饗燕羣臣焉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既爲邑於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宮室既成則饗燕羣臣其威儀蹌蹌之士及濟濟之大夫將來君所公劉則使人爲之設筵使人爲之設几賓來就燕既登席矣乃依几矣公劉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其飲此酒酌之用匏匏以酌之言其新爲邦國儉而禮合也又說公劉其於羣臣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已身與之爲君與之爲大宗也言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此欲成王之法效之。鄭上二句與毛同言公劉築室既成與羣臣飲食以樂之其爲如此蹌蹌濟濟之威儀者謂公劉之朝士大夫者則相使爲公劉設筵相使爲公劉設几欲使公劉升扆而坐也公劉既登堂矣乃負扆而立其羣臣乃造其羣牧執豕於牢以爲飲酒之殽得殽乃飲遂酌之用匏以進於公劉於此之時羣臣之於公劉也獻酒以飲之進食以食之從而君敬之從而尊重之言雖去舊國見尊如本國由愛厚其民故下不失敬欲成王之厚於民以見敬。箋蹌蹌至升坐。正義曰曲禮下云凡行容大夫濟濟士蹌蹌是蹌蹌濟濟大夫士之威儀也俾使釋詁文上京師之野于時處處謂衆民處處此言于京斯依則是公家之事故云公劉之居此京依而築宮室以宮室新成則有落之之禮下執豕用匏是飲酒之事故知既成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也落室之禮則是公家所爲筵几酒豕當是公家之物而云羣臣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者爲禮之物實出於公但使掌供辦羣臣之職若使心不愛君則苟從而已雖有所掌不必促遽今言羣臣相使見其愛君之意耳。傳賓已至以質。正義曰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爲羣臣設之饗燕之禮立一人爲賓對主以行禮摠而言之則非主者皆曰賓此賓卽上蹌蹌濟濟之人宜爲摠矣左傳之說饗禮云設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文摠言於臣之禮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行葦說燕宗族之禮箋云老者加之以几則羣臣之中當有無几者據

有者言之耳周語曰民所曹好漢書每云吾曹曹者輩類之言故爲羣也饗禮當亨大牢以飲賓
此唯用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豳地殺禮也匏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
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燕禮羹定乃納賓此賓升乃執豕者其實執豕在登席之前欲使賓事與
殺酒各自相近故也○箋公劉至忠敬○正義曰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明堂位云天子負斧
衣南鄉而立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
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扆則戶牖之間地耳郭璞云扆窻東戶
西也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爲斧扆是也言天子負斧扆則諸侯之扆有
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負扆而立謂在朝之時其飲則坐於席故上箋云使之升坐謂設几筵
擬飲時非負扆時也適其羣牧謂牧豕之羣處也晉語曰大任溲於豕牢即牢是養豕之處故云
搏豕於牢中言忠敬者摠解執豕用匏之事備其殺酒酌以進君道公劉之臣忠而且敬也○傳
爲之君爲之大宗○正義曰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爲一也板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此以諸
侯爲一國之所尊故云爲之大宗也○箋公劉至在邰○正義曰夷險易情人之恆事國君不能
得其社稷乃逃竄遠夷於此之時臣多解體而能見尊如此所以可尚易傳者孫毓云此篇主稱
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且饗之禮設
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
有大宗小宗安得爲之君復爲之大宗乎箋說爲長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

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箋云厚乎公劉之居豳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爲利民富國○相息亮反注同煖況袁反又乃管反浸子鴆反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

三單相襲也徹治也箋云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單音丹度待洛反注及下同羨音賤又音衍下同

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山西曰夕陽荒大也箋云允信也夕陽者豳之所處也度其廣輪豳之所處信寬大也○廣古曠反

【疏】篤公劉至允荒○毛以爲厚乎公劉之爲君初至於豳既廣其土地之東西既長其境界之南北既以日影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之岡而視其陰陽寒煖所宜又觀其流泉浸潤所及知天氣宜其禾黍地利足以生物乃居處其民焉又其從邰往豳未得安定之時其爲軍也分老弱婦女爲三等之陳而單營之初來未有宅舍且居其隰原之地治其豳國之田以爲久住之糧然後始得營室安居乃居其山西夕陽之地此豳國之居信寬大矣美其居民得所闢境廣大欲王法效之也○鄭唯下五句爲異言公劉初至於豳丁夫

寡少其軍有三唯單而已無羨卒也量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稅其田之所收以爲國之糧庶其豳之所處夕陽之地觀其廣輪則豳之所居信寬大矣○傳既景至高岡○正義曰以此句同事別故特解之考於日影即上既溥既長以日影考之也參之高岡即下相其觀其是登岡視之先影後岡故稱及也定本影皆爲景字○箋既廣至富國○正義曰既廣既長謂正定疆界故以土地言之公劉自部往遷豳之時尺土皆非己物故美公劉能廣長之也夏殷之世大國百里雖云廣長亦不是過也日影定其經界者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觀其陰陽則觀其山之南北也大名則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溉灌故知觀其浸潤所及相寒煖視浸潤欲民擇所宜而種之逐浸潤而耕之皆所以利民富國故公劉殷勤審之也○傳三單相襲徹治○正義曰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部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嵩高及此傳皆云徹治則訓徹爲治非稅法之通名也言治田爲糧謂既至豳地以爲久住之糧非在道之糧也何則發部之日尚委棄積倉不假言治田爲道路之糧矣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徹治也居其民衆於襲與原治其田疇以爲糧是也○箋部后至其徹○正義曰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后稷本是二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部明爲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爲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從之其衆未多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復羨卒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三軍三万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三軍也言度其隰原是度量土地使民耕之也下即云徹田爲糧明是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糧也且徹與孟子百畝而徹文同故知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故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引論語曰明徹是稅法其證爲什一也如孟子之言夏曰貢周曰徹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名公以周之世上論公劉遂以周法言之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故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名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亦命卿其法與周同也於時大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殷大國百里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爲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爲軍數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揔計之大國百里爲方一里者万爲田九万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半之得四万五千家以三万七千五百家爲三軍尚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爲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万四千一百夫半之得二万二千五十家二軍當用二萬五百

人少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羨卒充之舉大數亦得爲二軍也以小國五十里爲方一里者二千五
百爲田二万二千五百夫半之得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万二千五百人爲軍少一千二百五
十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爲一軍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爲三軍矣易傳者此詩主
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邰二章已言至豳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
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禦哉且上言棄其積倉裹糧而行至豳無糧必須稅斂徹是稅名糧從
田出徹田爲糧稅事明矣故知三單是三軍之無副徹田是徹民而取糧所以不從傳也○傳山
西至荒大○正義曰山西曰夕陽釋山文孫炎曰夕乃見日然則陽卽日也夕始得陽故名夕陽
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也則荒奄俱是大義故爲大也皇矣傳以度爲居此章二度傳
意皆應爲居王肅云居其夕陽之地豳國之居信廣大也○箋夕陽至寬大○正義曰夕陽者揔
言豳人一國之所處也其界在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譜云豳在岐山之北書傳說太王去豳踰
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司徒注云輪從也馬
融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量度其東西南北之所處信寬大矣豳譜所云原隰之野謂此○**篤公**

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館舍也正絕流曰亂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
厚乎公劉於豳地作此宮室乃使人渡渭水爲舟絕流
而南取鍛厲斧斤之石 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厲本又作
礪鍛本又作碫丁亂反說文云碫厲石字林大喚反材木一本作林木○**止基迺理爰衆爰**

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 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箋云爰曰也止基作宮室之功止而
後疆理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居澗
水之旁○夾古洽反又古協反澗古晏反遡音素過古禾
反注同鄉本又作嚮許亮反攴與卷阿篇注同校音教○**止旅乃密芮鞫之卽** 密安也芮
水厓也鞫
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
水之內外而居脩田事也○芮本又作汭如銳反鞫居六反涯五佳反亦作厓隩於六反又於報
反字或
作奧○

疏 篤公劉至之卽○正義曰上言量度國境此言安置民居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於此
豳地令民作此館舍將作之時先使人涉渡於渭乘舟絕水爲亂而過取其礪石取
其鍛具所以鍛礪斧斤利其器用伐取材木乃爲官室言其勸導有法豫事省功也宮室既備民
得居處公劉止此宮室之基乃疆理民之田畝言其先營民居次理民田又校數夫家人數見其
人物衆多公劉乃言曰人民衆多矣器物有足矣又徧觀民宅見其有夾其皇澗而處者謂在澗
兩邊也見有遡其過澗而處者謂開門嚮澗也公劉見其布在水傍各服田畝又止其軍旅之役
乃安息其士卒令此士卒於彼芮鞫之就也芮水內也鞫水外也謂止其在官之役使就水營田
也言公劉之愛民如是王豈得不法效之乎○傳館舍至鍛石○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館者宮

室之名爲館所以止舍其中故云舍也正絶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直橫渡也然則水以流爲順橫度則絶其流故爲亂俱是渡謂取厲礪既是石則知鍛亦石也○箋鍛石至築事○正義曰鍛者治鐵之名非石也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故明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者質椹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椹質故取之也礪者磨刀劒之名亦非石名也言取礪者亦取其爲礪之石耳公劉之君民國地作宮室謂作民宮室非公宮也公宮則上云于京斯依者是也鍛礪所由施於斧斤故知取鍛礪斧斤之石所以利器用也材木由器而取築作用所故云取材木給築事也○傳皇澗至澗名○正義曰以皇過與澗共文故知皆澗名也夾者在其兩傍故知遡者鄉也謂開門鄉之大率民民以南門爲正此蓋皇澗縱在兩傍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而鄉之王肅云或夾或鄉所以利民也○箋爰曰至之傍○正義曰爰曰者公劉之言也公劉疆理田疇巡行廬井見民多器足而發此言故云曰也作宮室之功止謂民之宮也上云既順乃宣謂初至先及時耕田既耕乃營宮室也上既言耕則民已得地於此復疆之者前來急於趍時未善部分且有後來之衆皆須得田故止宮室之功乃疆理之亦既疆理其田自然須校人數周禮稱夫家者謂男女也校比其國内男女之數而授之田公劉歎其衆故曰益多矣有之爲言與多不類上言礪鍛是民之器物故知有者器物有足矣經陳二澗故云皆布於澗水之傍○傳密安至鞫究○正義曰釋詁文密康靜也康安也轉以相訓是密得爲安芮是水厓之内故云水厓也釋言云鞫究窮也俱訓爲窮故轉鞫爲究此鞫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鞫之意○箋芮之至田事○正義曰芮鞫皆是水厓之名鞫是其外則芮是其内故云芮之言内謂厓内隩隈之處故即引爾雅以釋之釋丘云隩隈也厓内爲隩外爲鞫李巡曰厓内近水爲隩其外爲鞫孫炎曰内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内曰隩水之外曰鞫也經言芮不言隈則經爲互也内則芮以明鞫爲外外有鞫名則内亦有汭名以此見其芮爲隩也公劉初至之時居處未安須有防衛今言止旅則是宮室已安可以自固乃止之故云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上言夾澗鄉此芮鞫爲水之内外故知就澗水之内外在居民居主於治田故云脩田事也此以水内爲芮則是厓名非水名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卽以此芮爲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爲別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洞音迥○

【疏】洞酌三章章五句至有道○正義曰尊者莫過上天猶以道德降靈親饗是王不可以無德故戒王使脩行之天言皇天者以尊稱名之重其事也道德相對則在身爲德施行爲道故中候云皇道帝德爲内外優劣散則通也親饗者謂親愛

其人饗其祭祀亦爲相接成也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饗之也下三句言與民爲父母是有道德也**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餴餾也饎酒食也箋云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餴者以有忠信之德齊絜之誠以薦之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惟德緊物。潦音老挹音揖又音邑餴甫云反又作饙字書云一蒸米也饎尺志反字林充之反餾力又反又音留爾雅饙餾餁也孫炎云蒸之曰餴均之曰餾郭云餴熟爲餾齊側皆反本又作齋緊於兮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樂音洛易羊豉反說音悅

疏洞酌至父母。正義曰言使人遠往酌取彼道上流潦之水置之於大器而來待其淸澄又可挹彼大器之水注之此小器之中以灌沃米餴以爲饎之酒食以此祭祀則天饗之此薄陋之物皇天所以饗之者以此設祭者是樂易之君子能有道德爲民之父母上天愛其誠信故歆饗之然則爲人君者安可以不行道德而作民父母故言此以戒王。傳洞遠至酒食。正義曰洞遠釋詁文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釋言云饙餾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饙均之曰餾郭璞曰今呼餈音°脩飯爲饙饙均°熟爲餾說文云饙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饙饙必餾而熟之故言饙餾非訓饙爲餾饎酒食釋訓文。箋流潦至緊物。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其意以行潦爲薄物由忠信之故而可以祭神箋取彼意爲說故言流潦水之薄者也言投之大器者以言挹彼注茲是從器挹之而注於此器故知遠酌取置之大器挹來乃注於小器蓋以潦水泥濁置之大器以澄之挹小器而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沃酒食之饙謂爲饙之時以此水沃潤之也引春秋傳者僖五年左傳文也服虔注云緊發聲也言黍稷牲玉不易無德薦之則不見饗有德則言饗言物爲有德用也。傳樂以至之親。正義曰皆孔子閒居之文也彼引此詩以°爲此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樂者人之所愛當自彊以教之易謂性之和悅當以安民故云悅安之一人之云父母故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濯滌也罍祭器。罍音雷滌徒麻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疏傳濯滌罍祭器。正義曰說文云滌洗也濯浣也則濯滌俱是洗浣之名故云濯滌也特牲注云濯漑也則漑亦是洗名下傳云漑淸也謂洗之使淸絜皆是洗器之名也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罍是罍爲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罍則饗燕亦有罍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漑淸也。漑古愛反淸才性反又如字**豈弟君子民之攸塈**箋云塈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七之三）

○假樂

宜君宜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且君且王一本且作宜字正義云君王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揔而釋之言宜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是正義本作宜字與一本同段玉裁云作宜爲俗本也詳詩經小學

曰舊章不可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亡誤忘是也

不解于位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匪解作音或其本不作匪今通志堂仍作不詳後考證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考文古本作匪當是依公劉箋中不字經中匪字而爲之耳

詩云民之攸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塈當作呬見詩經小學○按此古假借字

○公劉

反歸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反作及案反字是也正義云而反歸之可證

以深戒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也字

作公劉詩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作字當衍是也

欲使遺傳至王非己情所獻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遺至王剜添者一字此情所當作所奏句末衍見字下衍上脫補而未去者也

去中國而適戎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其當狄字誤是也

不窋之子閩本明監本毛本不上有公劉二字案此誤補也當云不窋稷子稷字誤作之耳

以理而推實據信閩本明監本毛本實下有難字案所補是也

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反誤及是也

分陝而治周公右閩本明監本毛本右誤古案此用樂記文也當作周公左召公右因公字複出而脫去三字

迺場迺疆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唐石經場作埸毛本同案唐石經誤也釋文云埸音亦可證注及正義中字十行本盡作埸亦誤

戈句矛戟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矛作孑考文古本孑字亦同案矛字誤也釋文以句孑作音可證鄭考工記注廣雅皆作孑方言作釨孑釨字一耳

欲見公劉不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恔誤恔是也　囊唯盛食而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橐誤囊是也　以自有積聚散而棄之以其意與彼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而至其剜添者一字當衍自上以字也　以此知應輯用光之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應當作思

而無永嘆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歎字或作嘆正義中字皆作歎是其本與釋文同考文古本作歎采正義釋文　猶文王之無悔也相臺本同小字本悔作侮案正義云故云猶文王之無悔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與此同是其本作悔字段玉裁云謂皇矣末章四方以無侮也譌作無悔非是且其德靡悔毛詩言王季非言文王見詩經小學

陟則在巘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巘本又作巘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正義云小山別於大山者釋山云重巘隒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巘巘甑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重巘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傍別有小山也依此是正義本亦作巘字與釋文本同故引重巘以釋之也今正義中巘字及標起止云傳巘小當是合併以後改之釋文云與爾雅異者謂爾雅作鮮爲異不以此當重巘隒也其實鮮巘字異義同經中用字例不畫一如逝噬㦯報墳汾訧尤郵之屬是其比矣唐石經以下作巘出於又作本

言居民相愛閩本明監本毛本愛誤土案浦鏜云居疑君之誤是也　雖言玉瑤容刀者閩本明監本毛本雖誤惟案此當作唯　瑤言公劉有美德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下脫者字

乃覯于京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乃作迺案此經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迺宣迺陟乃覯乃依乃造迺冈迺理乃密凡十三見十行本四字作乃九字作迺小字本相臺本乃密作迺爲異餘同唐石經盡作迺考釋文以迺場迺裹迺覯乃依乃造作音凡五見而三迺二乃則二文錯亂久矣傳中亦迺乃互有箋有乃無迺當是經本作迺傳箋轉爲乃而說之故正義中亦悉用乃字也或遂以注改經耳當從唐石經也山井鼎云古本迺乃二字參差不同是因其錯亂又從而互易之

論難曰語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荅難曰語又云定本集注皆云論難曰語釋文云論難魯困反下乃且反是其本作論字　謂安民館客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館客一本作館舍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且言爲之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京誤上是也

飲酒以樂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樂作落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則有落之之禮又云落室之禮是其本作落字釋文不爲樂字作音其本或與正義本同合併時所取經注本字作樂與斯于注同不合於此正義也

儉以質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是其本作且字 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箋易傳以依爲扆字之假借不云讀爲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也釋文云鄭於豈反箋云或扆字者言箋意耳非載箋文也○按徑云箋云或扆字似陸所據有此語 羣臣適其牧

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臣下有乃字考文古本乃字同案有者是也

飲食以樂之閩本明監本毛本樂作落案所改是也食當作酒 但使掌供辨羣臣之職閩本明監本毛本辨作辦案所改是也然古辨辦無二字俗人分別耳 天子負斧衣南嚮而立明監本毛本同閩本嚮誤饗案浦鏜云依誤衣是也 適其羣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牧羣二字誤倒是也 故云搏豕於牢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搏當作捕以七月無羊例之當釋文本作搏正義本作捕也 國君不能得其社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得當作保形近之譌

旣景乃岡考於日景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影皆爲景字是其本二字皆作影考影爲景之俗字論詳顏氏家訓傳不應用之當以定本爲長

量度其陽與原田之多少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陽作隰案所改是也 其證爲什一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且形近之譌 出其三卿而已閩本明監本毛本卿作鄉案所改是也 當用二萬五百人明監本毛本同閩本人作千案百當作千閩本誤改下字餘文多不誤浦鏜所改皆非

取厲取鍛小字本同閩本同唐石經鍛作鍛相臺本毛本同案鍛字是也釋文云鍛本云作碫丁亂反說文云碫厲石也字林大喚反詩經小學云今本說文誤作碫乎加反此誤與彼同也又說文云厲本又作礪正義本是礪字考文古本作取礪取碫采正義釋文 鍛石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鍛下云鍛石也段玉裁云傳鍛鍛石也鄭申之云鍛石所以爲

鍛質也本傳中脫鍛字考正義云則知鍛亦石也又云傳言鍛嫌鍛是石名是其本已無下鍛字 **伐取材木**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材作林考文古本同案材字是也正義可證釋文云一本作材末 **材木一本作林末** 【補】通志本林末作材末盧本作林末云舊譌材末今改正足利本作林木案所改是此十行本所附作林末末乃木字之譌小字本所附作林木一本作材木順正文而易之耳山井鼎所云古本材作林者采諸此

校其夫家人數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校當作挍釋文云挍其音教詳青衿

俱是渡謂取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渭誤謂取礪疑而取之誤是也 **公劉之君民臨地作宮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君當作居衍民字作下脫此字 **築作用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用所字當誤倒是也 **大率民民以南門爲正**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民字案所刪非也下民字當作居耳 **則內亦有汭名** 閩本明監本汭作內案此當作芮 **上言夾澗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澗嚮二字當倒 **故知就澗水之內外在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在當作布形近之譌此正義自爲文注作而 **未詳詩義故爲別解** 閩本明監本毛本爲別解三字誤作也字

○洞酌

下三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三是也

樂以强教之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强作彊案彊字是也當讀平聲正義云當自彊以教之是其證也表記釋文云强其良反徐其兩反依上一音字亦當作彊徐音字乃作强與正義本此傳不同也 **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小字本同相臺本母上有有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十行本初刻無剜改有案無者是也此傳本禮記而略去下有字者以意自足也正義仍依禮記文而說之耳相臺本有乃沿革例所謂以取跡中字微足其義者也當從小字本及十行本初刻也 **今呼餐音脩飯爲饋** 閩本明監本毛本音誤者案山井鼎云宋板音脩二字白書是也此正義自爲音不入正文也○按此則文義難讀必須分別者 **饋均熟爲餾**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均字衍文非也今爾雅注脫耳 **以爲此言以釋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以字當作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三

大清嘉慶二十年重栞
宋本用文選樓藏本校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吉猶善也○卷音權曲也篇內同阿大陵曰阿疏卷阿十章上六章章五句下四章章六句至吉士○正義曰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爲人臣故字從臣吉者善也吉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經十章皆言求賢用吉士之事○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箋云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爲長養民○票避遙反本亦作飄被皮寄反長張丈反下同猥烏罪反爲于僞反

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矢陳也箋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樂易音洛下樂王同易音以豉反後樂易皆放此○疏有卷至其音○毛以爲有卷然而曲者是太陵之阿也此阿以曲之故使迴旋之飄風從南而入之無不消散以興有美者是大德之化此化以美之故使凶悖之惡人隨政而順之皆得其息止也惡人既消則賢者樂進故此樂易之君子於是來而就王游來而就王歌以陳出其音聲言其將以樂王感王之善○鄭以爲有卷然而曲者之阿則飄風從南長養之方來入之以興王有降屈之意則賢者懷其撫養之德來就之阿以岸曲而來風猶王以體屈而致賢也下三句與毛同○傳卷曲至曲阿○正義曰檀弓稱原壤歌曰執女手之卷然則卷是曲貌也釋天云迴風爲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得去阿之曲者風無去路故入阿則消善政消惡亦復如此○箋大陵至養民○正義曰大陵曰阿釋地文以此詩勸王求賢求之必當降意下言君子之來此當言王待之狀且舜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是得賢然後消惡非惡消然後賢來故易傳以曲阿喻王之體屈也屈體者謂降尊就卑接以恩意使賢者感恩而樂來也以飄者風之狀故言猥來以對之猥者多而疾來之意飄風之來非有定所而以自南言之明其取南爲義故知以南是長養之方喻賢者有長養之德故云其來爲長養民也檜風云匪風飄兮何人斯篇云其爲飄風彼皆不言自南故以爲惡此言從長養之方故爲喻善興取一象不得皆同此言賢人疾來故以疾風爲喻○傳矢陳○正義曰釋詁文○箋王能至善心○正義曰以言歌復言音則音爲歌之音聲故云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王能爲賢有所樂是感王之善心也以此知上經喻王之屈體矣若其不然止致賢人之來何能使之歌樂乎

伴

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伴音判徐音畔奐音喚徐音換施本又作弛同書氏反任音壬或如鴆反治直吏反下爲治同與音餘共音恭本亦作恭○**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彌終也似嗣也酋終也箋云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酋在由反又子由反又在幽反

疏伴奐至酋矣○毛以爲言王若能用周道伴然而德廣大奐然而有文章可使賢者於汝王所來游矣則此賢人皆來就王優游然於汝王所休息矣王欲廣大有文章以來致賢人又言賢人益王之意此樂易之君子者若得來在爵位以輔佐王則使汝王得終汝王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又嗣其先君之功汝王能終之矣言得賢人則可以保全已之性命又終成先君之功戒王不可不求之也○鄭以上二句言勸王求賢之意若得賢爲官任之以事則伴奐然汝王得自游縱矣又優游矣汝王得休息矣是任賢則逸不可不求餘同○傳伴奐廣大有文章○正義曰傳以伴奐爲廣大奐爲文章則是勸王使爲此也來游者謂王能如此則賢人來游故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爲義蓋伴爲廣大奐爲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之也則毛當讀爲伴奐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爲鄭讀也○箋伴奐至故逸○正義曰伴奐之言與優游相類故爲自縱弛之意人情莫不惡勞而好逸迫於不得已耳任賢可以優游故以此辭勸之求逸在於能官能官在於任職則君得優游故云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汝則伴奐而優游自休息也才官秩之謂論才然後官之居官然後秩之也引孔子之言又解其意言任賢故逸以明召公言此之意亦勸王欲使如舜也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無爲而治其舜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湯之間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爲乎召公教其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爲違理之談非直方之義也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即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教王使求自逸其爲勸戒與此正同孔晁又云一人戒無逸一人勸使縱弛事相反戾乃天之與地何其疏實而妄爭訟也○傳彌終似嗣酋終○正義曰彌終釋言文似先公是繼嗣先君故似爲嗣遒終釋詁文彼遒作酋音義同也○箋樂易至成之○正義曰禮運云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之固也然則賢人在位即行善政可以保全性命無他患禍故云使汝終汝之性命無困病之憂也若使臣無可任每事勞心則是傷年夭命不得終矣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故云嗣先君之功

而終成之謂守其王位成就先君之功也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昄大也箋云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屋宅也孔甚也女得賢者與之爲治使居宅民大得其
法則王恩惠亦甚厚矣勸之使然○昄徐符版反孫炎郭璞方滿反字林方但反又方旦反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箋云使女
爲百神主謂羣神受饗而佐之疏爾土至主矣○正義曰勸王若得賢者與之爲治使之教民則汝之土地居宅之民大得其禮法文章矣下民蒙其德澤皆荷王者之恩則爲王之恩惠
亦甚之厚矣王何以不求之乎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使汝得終汝之性命百神皆以汝爲主矣言其愛而饗祐之○傳昄大○正義曰釋詁文○箋土宇至使然○正義曰賢者所以養民故
以土宇謂居民土地屋宅也以教之故民有所法則王而下得其恩故云王恩惠亦甚厚言甚者王恩已厚臣又益之○箋使女至佐之○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則爲天子者固自爲
百神主矣今言百神爾主謂神意以之爲主不欲使他人主之故謂之羣神受饗而祐助之○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茀小也箋云茀福康
安也女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福祿又安女○茀沈云毛音弗徐云鄭音廢一云毛方味反鄭芳沸反○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
嘏爾常矣嘏大也箋云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爲常疏爾受至常矣○毛以爲王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所受天之性命得久長矣非徒大福佑助
王身其細小之福祿亦於汝而安之矣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終汝之性命德大天之福於汝爲常矣言能任賢者則福常助之○鄭唯以茀爲福嘏爲嘏辭爲異餘同○傳茀小
○正義曰福之大者莫過永年命長已是大福則茀福宜爲小福故以茀爲小福故以茀爲小言小尚安之則大者可知○箋茀福至安女○正義曰茀之爲福爲小皆無正訓以其與祿共文宜
爲福爾上言百神爲主命則天地所授天無悔怒壽命則長故云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既得長命又爲福祿所安謂使之四方無虞常主天下也○傳嘏大○正義曰釋詁文○
箋純大至爲常○正義曰純大釋詁文詩之有嘏字者皆是祭祀之事少牢特牲之祝尸嘏主人皆予之以福故云予福曰嘏受福以爲常言其終常得之未嘗闕失也有馮有翼
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引長翼敬也箋云馮馮几也翼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尊之豫
撰几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命入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馮符冰反注同本又作憑饌士戀反又士轉反具也本亦作撰道徒報反本
亦作導○豈弟君子四方爲則箋云則法也王之臣有是樂易之君子則天下莫不放傚以爲法○放方往反疏有馮至爲則○毛以爲上章勸王求賢以

自益此則指賢人之行以戒王言有善行可以爲憑依者有藝能可以爲輔翼者有至孝可以爲感化者有大德可以爲軌訓者王當以此長尊之以此恒敬之若王得此四等是樂易之君子若來在王位可與四方爲法則矣以此故不可不求之○鄭以爲王所得爲百神之主受大嘏之福者由敬神所致故祭祀則宜擇賢爲尸而尊事之當有豫設所憑之几有豫擇佐食之人而宿戒之也其在廟中當有孝子之主人有德行之羣臣共行祭祀及尸之來至而以祝使祝導引之以祝使祝扶翼之旣至神坐共尊而事之以致神福故不可不求賢也餘同○傳有馮至翼敬○正義曰傳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爲賢人之德憑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揔而爲名皆是道也以憑翼義隱故特釋之言道可依憑以爲輔翼則孝之與德亦爲道也憑者可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憑重於翼故先憑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是賢人之行分之異名耳引長翼輔皆釋詁文○箋馮馮几至祖考○正義曰顧命云成王憑玉几又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是憑施於几故以憑爲憑几皐陶謨曰庶明勵翼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是翼謂佐助故以翼爲助曲禮下曰內事曰孝王某主人稱孝故知有孝斥成王有孝旣是主人則有德宜謂助祭故以有德謂羣臣不解以引以翼從行葦而略之上言百神爾主純嘏爾常皆言神福主人神福由祭祀而來此詩爲求賢而作故知此章說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以尊之故豫撰几擇佐食撰几解有憑擇佐食解有翼以下句乃言以引以翼謂來至導引之則有憑有翼未是尸之來至故爲豫也撰謂供置之與擇相類但几則取而置之故言撰佐食則衆中簡之故言擇耳此本或云豫饌食者誤耳孫毓載箋唯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譔字非也少牢尸未入之前云司宮筵于奥祝設几于筵上特牲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是豫撰几也少牢云佐食升牢佐食遷肵俎特特牲云宗人遣佐食盥出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亦在尸未至之前故俱言豫也知翼爲佐食者以翼者助也祭祀之有助名者唯佐食耳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佐助也故知翼爲佐食言廟中有孝子有羣臣謂祭時也然則凡與佐食亦在廟中用之別言廟中有孝子者凡與佐食祭時自在廟中其撰擇之時則在廟外以孝子不迎尸故以廟中爲主設孝德之文於引翼之上見尸未入之前已有祭事故也言尸之入使祝贊導之扶翼之者行葦箋云在前曰引在傍曰翼此與彼同故以引爲贊導也少牢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在前導之也導謂在前則贊謂在後少牢又云祝筵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特牲亦云至於階祝筵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是在後贊之也故此兼言贊焉特牲少牢亦無在尸傍之時而言扶翼之者已有在其前後亦當或在其傍特牲注引祝器詔侑無方是前後左右無常也又言尸至設凡佐食助之明上豫設至此用之又解所以令王尊尸如此者尸神象故當事之如祖考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

顒顒温貌卬卬盛貌箋云令善也王有賢臣與

之以禮義相切瑳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顒魚恭反卬五剛反聞音問本亦作問望如字叶韻音亡瑳七何反或作瑳。論魯困反行下孟反

豈弟君子四方爲綱箋云綱者能張衆目

疏 顒顒至爲綱。正義曰上既勸王敬賢又言敬賢之盡意言王者若得賢人與之以禮義相切瑳則能令王體貌顒顒然溫和而敬順其志氣卬卬然充滿而高朗以玉之成器如圭然如璋然有善聲譽爲人所聞知有善威儀爲人所觀望非徒有益於王此樂易之君子能與天下四方爲綱紀王何得不求之乎。傳顒顒至盛貌。正義曰傳亦以顒顒爲體貌故爲溫卬卬爲志氣故爲盛其意與箋同。箋令善至相副。正義曰令善釋詁文以圭璋是玉之成器切瑳是治玉之名故云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也顒顒是觀其形狀故以爲體貌敬順敬順卽溫和也卬卬是見其遐逸故以爲志氣高朗高朗卽盛壯也旣體貌敬順志氣高朗則可以比玉故如玉之圭璋高朗則行聞於遠故有善聲譽敬順則貌無惰容故有善威儀貌善名彰是德行相副也釋訓云顒顒卬卬君之德也孫炎曰顒顒體貌溫順也卬卬志氣高遠也取此箋傳爲說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鳳皇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皇翽翽衆多也箋云翽翽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皇至因以喻焉。翽呼會反說文云羽聲也字林云飛聲也口外反瑞垂僞反

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藹藹猶濟濟也箋云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子奉職盡力。藹於害反爾雅云臣盡力也說文作譪譪云臣盡力之美也朝直遙反

疏 鳳皇至天子。毛以爲成王之時有鳳皇之瑞召公以爲用賢所致故陳之以戒王言鳳皇之往飛翽翽然者是其羽翼之聲亦集止於其所宜止之處今所以致此瑞者以其藹藹然王朝之上多善士也此善士等維君子大賢之所命使率化之使媚愛於天子矣令皆奉職盡力。鄭以爲鳳皇往飛之時翽翽其羽爲聲亦與衆鳥集於所止鳳皇所在衆鳥慕而從之故鳳皇亦與之同止於與賢者來仕之時亦與衆羣士集於君朝賢者所在羣士慕而就之故賢者亦與之同朝得大賢而致羣士猶鳳皇飛而來衆鳥王安得不求之乎其餘同毛。傳鳳皇至衆多。正義曰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皇亦鳳類故俱云靈鳥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傳及左氏說皆云貌恭體仁則鳳皇翔言行仁德而致此瑞毛此意用臣之仁以致南方鳳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彼言臣脩水職致東方龍則毛意與左丘氏說同以用臣所致者皆脩母致子應也釋鳥云鶠鳳其雌皇是雄曰鳳雌曰皇也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

大安寧字從鳥几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京房易傳曰鳳皇高丈二漢時鳳皇數至漢書云高五六尺郭璞云小之形未詳翽翽與其羽連文則是羽聲也言衆多者以鳳鳥多故羽聲大皐陶謨云鳳皇來儀注云儀匹言其相乘匹中候握河紀云鳳皇巢阿閣讙樹言讙讙在樹是鳳必羣飛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是來必衆多也毛意不言衆鳥則唯是鳳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皇雖亦高飛傅天而亦集於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傅天亦集止今能致靈鳥之瑞者以多士也欲其常以求賢用吉士爲務也○箋翽翽至喻焉○正義曰以傳言衆多辭爲聲之意故又明之云翽翽羽聲也以此與求賢求賢當此鳳而言亦集則意取於亦故云亦集衆鳥也鳳與衆鳥俱集所止猶賢與羣士俱在王朝衆鳥慕鳳以羣士慕賢故以爲喻明王之朝無人不賢而云慕者以賢有等級言小善之慕大善耳君奭云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又太平必致四靈故知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傳藹藹猶濟濟○正義曰釋訓云藹藹濟濟止也俱爲容止故猶之釋訓又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則此爲美容又盡力矣○箋王之至盡力○正義曰以左傳言維命者皆謂受其節度聽其進止此經既云多吉士卽云維君子使則吉士受此君子之命使也媚于天子文承其下明是君子使此吉士愛天子矣故云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謂若公卿之率化大夫士也臣之愛君唯當盡心力奉職事故云奉職盡力意取爾雅爲說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箋云傅猶戾也○傅音附**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箋云命猶使也善士親愛庶人謂無擾之令不失職○令力呈反下欲令同

疏 箋親愛至失職○正義曰撫擾皆安養之義耕壟原隰以種禾黍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皆民之職也愛庶人者淸靜爲政不亂在下安養之使不失此職耳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箋云鳳皇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梧音吾被皮寄反棲音西**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梧桐盛也鳳皇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皇樂德箋云菶菶萋萋喻君德盛也雝雝喈喈喻民臣和協○菶布孔反又薄孔反又薄公反萋七西反喈音皆鳳皇鳴也

疏 鳳皇至喈喈○毛以爲上旣言鳳皇由吉人所致此又揔而結之以告戒於王言今鳳皇鳴矣於彼高岡之上又梧桐生矣於彼朝陽之地其梧桐之生則菶菶萋萋而茂盛其鳳皇之鳴則雝雝喈喈而和協是太平之實驗矣○鄭以爲鳳皇之將出則先鳴矣於高山之脊居高視下觀可

集止見其梧桐生矣於彼山東之朝陽乃往集之以興賢者之將仕也則相時待禮擇可歸就見其明君出矣於彼仁聖之治世乃往仕之梧桐之生則菶菶萋萋而茂盛以興明君亦德盛也鳳皇之鳴也則雝雝喈喈然音聲和協以興民臣亦和協也。傳梧桐至朝陽。正義曰梧桐可以爲琴瑟是柔韌之木故曰柔木釋木云櫬梧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云則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山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也言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者山岡與朝陽一也以經有岡故以山言之但梧桐柔脆之木若時未太平地不極化則不生山岡朝陽之地若太平則生山岡之朝陽山頂之東皆早朝見日但是山東之岡脊揔曰朝陽不云鳳鳴處所者以時不太平鳳至不見故不須言鳴之處所。箋鳳皇至不食。正義曰箋以上二章興求賢人故此亦以鳳皇興賢者梧桐自是鳳之所栖不必太平乃有不得爲太平之事因鳳所集故以興明君焉以鳳鳴而言在岡故知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言賢者待禮者明君能以禮名人故以喻焉梧桐可使鳳皇集之則大樹非始生矣而言梧桐生者喻明君出也既以梧桐比君不言生於他處而云生於朝陽者以其早見日陽被溫仁之氣溫仁者亦君之德也故以朝陽之梧桐喻之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莊子文也然莊子所說乃言鵷鶵鵷鶵亦鳳皇之別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止於東園食常竹實栖常梧桐終身不去且諸書傳之論鳳事皆云食竹栖梧箋言此者解經既言鳳皇卽言梧桐之意也。傳梧桐至樂德。正義曰言梧桐盛解菶菶萋萋鳳皇鳴解雝雝喈喈臣竭其力以下更覆解此鳳鳴木盛之意由臣能竭其力以助於君故使地亦極盡其化生之德生此梧桐使之菶菶萋萋也由臣竭其力故使天下和洽故使鳳皇樂德而來其鳴雝雝喈喈也知臣竭其力爲二事之揔者以此言太平由臣之力明天下和洽亦臣竭力矣萬物草木天之所生言地極其化者以梧桐生在地是地能化之釋訓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舍人曰藹藹賢士之貌萋萋梧桐之貌孫炎曰言衆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是用此傳爲說釋訓又云噰噰喈喈民協服也不爲鳳皇鳴此傳與爾雅異者毛意以爲由萬民物服故鳳聲雝和亦得合爾雅也。箋菶菶至和協。正義曰菶菶萋萋梧桐之貌也箋於上經以梧桐喻明君故以梧桐盛喻君德爾雅言臣盡力與此箋不同者以君有盛德則能使臣盡其心力亦與爾雅合也雝雝喈喈鳳皇之聲上以鳳皇比賢者其鳴似賢者之政教故以鳳皇聲聞於人人聞之而知其雝和以喻政教加被於民民應之而相與和協爾雅言民協服者彼言所喻之意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箋云庶衆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中丁仲反下同乘承證反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箋云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今遂爲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復扶又

反。疏 君子至遂歌。毛以爲成王實能用吉士已致大平但名公欲令守其成功故自言作詩之意言今君子賢者來在王位王賜之車馬其所賜君子之車既衆且又能多矣所賜君子之馬既閑習於威儀且又能馳矣是王能用賢不須規戒今我陳作此詩豈不多乎言其實煩多也正以中心不已恐王情慢故作此詩遂爲樂人之歌冀常求賢士亦爲鑒戒不損今日成功也。鄭唯以不多爲作此詩不復多爲異餘同。傳上能至中法。正義曰言上能賜以車馬謂成王於時已能賜之行中節解既閑也馳中法解且馳也言閑馳者美其中節度合禮法。箋庶衆至貳車。正義曰以經言既是王賜之故云今賢者在此位王賜其車衆多矣庶多一也丁寧以足句耳馳者是馬走之名馬既能走今言且馳明是馳合於法故云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車不獨賜駕必以馬車言衆多則馬亦多矣但馬有御之威儀故別言閑馳以美之馬既別文故衆多者唯言車耳言大夫有乘馬有貳車者解其言多之意以車則人有副貳所賜又非一人故言多也言大夫者自大夫以上皆有此不必專指大夫也禮士無貳車又止得兩馬本或有士者衍字定本云大夫士有乘車貳車非也。傳不多至歌焉。正義曰傳反其言以不多爲多者王既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爲煩多也又解名公獻詩及言遂歌之意以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所作之人志意遂爲工師之歌故也國語亦云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與此同也春秋之師職掌九德六詩之歌工者樂師之揔名即大師是也。箋矢陳至成功。正義曰箋以忠臣諫王其言雖多猶恨心之不盡不當自謂已言已爲多也且順文自通不宜反之故易傳以爲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以爲少也樂人之歌常在君側故云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時賦斂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爲姦宄彊陵弱衆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民勞如字從此至桑柔五篇是厲王變大雅斂力豔反數音朔繇本亦作傜音遥宄音軌本亦作軌

疏 民勞五章章十句。正義曰經五章上四句言民勞之須安次四句言寇虐之當止下二句言王當行善政以安民皆是刺王之事。箋厲王至刺之。正義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名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王與厲王竝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注述詳略不必有例而商頌列祖箋云中宗殷王大戊也湯之玄孫玄鳥箋云高宗殷王武丁也中宗玄孫之孫是則以詩相繼因而明之此以厲王之詩承成王詩後故本之於成王也其文武成及厲宣幽若王風之平桓莊

皆父子相繼中間無隔故不假言之小雅之序無成王之文故六月不以宣王繼成王十月之交
推之而知是厲王耳而序文不爲厲字故就此以明世數也郊特牲云天子失禮自夷王以下注
云夷王周康王玄孫之子繫之康王者以記文事雜上無所據文武成康俱爲明王失禮是初衰
之始故繫於明王之最末者言之此以天子事皆因有所隔而詳其世數國風雖有隔絕皆不明
言詳天子而略諸侯亦尊卑之義也序略言刺王箋明其刺意賦斂重數傜役煩多使民勞苦卽
五章皆上四句是也輕爲姦宄以彊陵弱以衆暴寡作爲寇害五章皆次四句是也故穆王以此
刺之也五章下二句皆敎王爲善政
以安止之非勞虐之實事故箋略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汔危
也中
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箋云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
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汔許一反說文巨乞反夏戶雅反下同幾音祈下同
罷音
皮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

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
良愼小以懲大也憯曾也箋云謹猶
愼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爲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勑愼無善之人又
用此止爲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疾時有之○詭俱毀反遏於葛反慘七感反本亦作憯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柔安也箋云能猶伽也邇近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當以此定
我國家爲王之功言我者同姓親也○揉音柔本亦作柔能徐云毛
如字鄭奴代反伽檢字書未見所出廣雅云如若也均也義音相似
而字則異舊音如庶反義亡難見鄭注尚書云能恣也與此不同

疏

民亦至我王○毛以爲
穆玉諫王言今周民亦
皆疲勞止而又危耳近於喪亡王可以小省賦役而安息之愛此中畿之國京師之人以安天下
四方諸夏之國若安此勞民當糾察有罪無得聽縱其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無阿縱之法
故以勑愼其爲無善之人亦用此法以止其爲寇虐之行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當用正法刑
罰而禁止之令民得無勞也所以令王先愛京師以及四方者以王之政欲安遠方之國當先順
伽其近王當行之以此定我周家爲王之功恐其不能安定而喪失之○鄭唯以汔爲幾云此民
亦皆已勞止王幾可以小安之爲異餘同○傳汔危至諸夏○正義曰以汔之下卽云小康明是
由危須安故以汔爲危也中國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謂京師四方謂諸夏若以中國對四
夷則諸夏亦爲中國言各有對故不同也○箋汔幾至根本○正義曰傳以汔之爲危旣無正訓
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饑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
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也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
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
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康綏皆安惠愛皆釋詁文又云愛京師得安四方之意由

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根本旣安枝葉亦安京師王之所專王若安之則四方諸侯亦皆效王安之
○傳詭隨至憯曾○正義曰詭戾人之○善隨從人之惡以其故爲此惡情不可原是故不得聽
縱之也此詭隨無良寇虐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詭隨未爲
人害故直云不得縱之無良則爲小惡已著故謹勑之寇虐則害加於民故遏止之然則三者各
自爲罪而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以爲相須之意故傳解之云謹愼其小以懲創其大以無良之
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尚無所縱則無良者謹愼矣至於寇虐則不可以謹故別云式遏謂加之大
罪也憯曾釋言文爾雅本或作憯曾音義同○箋謹猶至有之○正義曰謹愼俱是勑戒之言故
言謹猶愼以傳言愼小故申足之式用釋言文遏止釋詁文此無縱之文爲下揔目無良寇虐蒙
之故云又用此止爲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言又用者亦用此無縱之事不畏明白之刑
即以與寇虐爲一故長讀之穆公諫王無縱明實有其人故云疾時有之○傳柔安○正義曰釋
詁文○箋能猶至姓親○正義曰尚書無逸云柔遠能邇注以能爲恣則此云伽者與恣同謂順
適其意也邇近釋詁文安遠方之國當先順伽其近者即論語所謂悅近來遠是也此與上文相
成能邇謂惠中國柔遠即綏四方也厲王身爲王矣而云以定我王故知以定我周家爲之功若
廣論天下之事雖則異姓可以稱我今指王身而文稱我是共王有周家之辭故云我者同姓親
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休定也逑合也箋云休止息也合聚也○逑音求○**無縱詭隨**
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惛怓大亂也箋云惛怓猶讙譁也謂好爭者也俾使也○惛音昏說文作惽云怓也釋文惛亦不憭也怓女交
反鄭云猶讙譊也說文云怓亂也讙音歡又許元反
譊女交反本又作譁音花好呼報反爭爭鬭之爭○**無棄爾勞以爲王休**休美也箋云勞猶功也無廢女
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女王之美述其
始時者誘掖之也○休許蚪反掖音亦

疏

民亦至王休○毛以爲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
耳近於死亡王可以小安定止息矣當愛此中畿之
國以爲諸夏之民使得會聚王若施善救當糾察有罪無得縱此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勑
愼其讙譁爲大惡者又用此無縱之事止其寇虐之善無使有遭此寇虐之憂又誘王言其始時
有善勸今終之無棄爾王始時之政事之功以爲王政之美○鄭唯汔幾爲異餘同○傳休定逑
合○正義曰釋詁云休息也定止也息亦定之義故以休爲定逑合釋詁文箋云休之爲定於義雖
通而未是正訓故以休爲止息合爲合聚所以申足毛義○傳惛怓大亂○正義曰惛怓者其人
好鬭爭惛惛怓怓然故箋以爲猶讙譁謂好爭訟者是其言語爲大聒亂人故云大亂非是爲大
禍亂也○傳休美○正義曰釋詁文○箋勞猶至掖之○正義曰勞力然後有功故云勞猶功也
知汝勞爲汝始時勤政事之功者以云無棄明其先有而不棄也厲王暴虐初則然矣而述其始

有功者誘掖之耳誘掖之言出衡門之序謂誘導而扶掖之以小人貪功聞已先有善或將勉力故誘之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息止也。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慝惡也箋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慝吐得反。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求近德也。近附近之近注同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愒息泄去也箋云泄猶出也發也。愒起例反徐丘麗反泄以世反又息列反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醜衆厲危也箋云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爲厲厲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應應對之應。疏民亦

至弘大。毛以爲民亦疲勞止又危耳可以止息之先愛此中國之京師便諸夏之民其憂寫泄而去又當無縱詭隨之人以此勑慎衆爲危殆之行者又用此止其寇虐之害無使王之正道敗壞也所以須然者在王之大位者雖小子而用事甚大大不可不愼故須息勞民而止寇虐也。鄭以汔爲幾厲爲惡戎汝弘廣爲異餘同。傳愒息泄去。正義曰愒息釋詁文云泄漏也然則泄者閉物漏去之名故以爲去箋以爲憂泄者是憂氣在腹而發出故云出也發也其意亦與毛同月令是謂泄天地之氣是發出之義也。傳醜衆厲危。正義曰醜衆釋詁文易之言厲者皆危之義乾九三夕惕若厲之類皆是危也故以爲危醜厲謂衆爲惡行以爲人者也。箋厲惡至道壞。正義曰箋以言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名故以厲爲惡秋官司厲注云犯改爲惡曰厲是也所引春秋傳曰襄十七年左傳云衞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以厲爲罵辭明是惡矣故引之以證厲爲惡釋詁云壞毀也敗亦毀損之名故以爲壞言正敗是正者敗故云無使先王之正道壞言寇虐之人能壞先王正道也。傳戎大。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箋戎猶至戎之。正義曰以下已有大故訓戎爲汝弘復爲大則大文太重故弘猶廣廣亦大之義耳小子無知之稱故抑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言雖小子故知自遇如小子居天子之位故用事廣大引易曰盡邇者乎皆上繫辭也出言善否千里之外違之應之是其用事廣大出言不易是以穆公以此言戒之必易傳以戎爲汝者孫毓云戎之爲汝詩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爲長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賊義曰殘箋云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爲殘酷

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繾綣反覆也○繾綣上音遣下起阮反字或作卷覆芳服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箋云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令力呈反

疏傳賊義曰殘○正義曰孟子云賊仁曰賊賊義曰殘言是賊敗仁義之事○傳繾綣反覆○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外內則繾綣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此云以謹繾綣是人行反覆為惡固義不捨常為惡行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為王卿士○板音版○

疏板八章章八句○箋凡伯至卿士○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知為王卿士者以經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是為王官也以其伯爵故宜為卿士瞻仰凡伯之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於漢屬河內郡蓋在周東都之畿內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癉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箋云猶謀也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此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卒子恤反癉本又作癉當但反沈本作癉出如字徐尺遂反話戶快反說文云會合善言也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管管無所依繫亶誠也箋云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言行相違也○亶丁但反行下孟反猶之未遠是用大諫猶圖也箋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疏上帝至大諫○毛以為尊比上帝之王者其為政教反又反也既反於先王又反於天道以此之故天下之民蒙其惡政盡皆困病矣假使王出嘉善話言則不肯是而用行之如此則王之所為之道不能長遠唯趍於淺近不知禍之將至也又王之所為惡無重聖人之法管管然以心自恣無所依據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既不依聖人之法不實誠信之言以此圖事不能至遠我以王所圖之事未能及遠恐王將有禍難以是之故用大諫正王○鄭唯以猶皆為謀為異餘同○傳板板至猶道○正義曰釋訓云板板僻也邪僻即反戾之義故為反也上帝以稱王者謂假上帝之尊稱之以比王者若實指上天則天無所反故知以斥王也癉病話善言猶道皆釋詁文彼猶作繇義同也○箋猶謀至將至○正義曰猶謀釋詁文以言不遠則無不能深知遠事故易傳以猶為謀以重言反反則反有二事故云王

為政反先王與天道王者為政當遵用先王上承天意故知所反有二事反先王與天也以其先違舊章乃失天意故後言天也其出善言不行之謂王自出而不行也小人之言雖不盡善亦知則是諫諍經不得言出也不用他言則是不從箋不得言不行也以此知是王自出言不能行之愛其善時復言之但言之易行之難不能行之耳知非他人為王說善言王不能行者他人之言人必深謀遠慮乃能預防患禍王之為謀不能遠圖是不知禍之將至也○傳管管至亶誠○正義曰以管管與靡聖同文既無聖法故知無所依繫亶誠釋詁文○箋王無至相違○正義曰以無聖而言管管是違法任情故知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謂意欲為善終不能行是於言為虛故云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有言不行是言行相違也此不實於亶還是上出話不然也下言猶之未遠還是上為猶不遠也作者反覆重言耳○傳猶圖○正義曰釋言文圖即謀也箋言王之謀者申傳意耳言大諫謂其諫之深自此以下是大遠也

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憲許建反蹶俱衛反泄徐以世反爾雅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說文作呭云多言也為于偽反**天之方難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箋云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輯音集又七入反繹音亦本亦作懌說音悅下同語魚庶反○

【疏】天之至莫矣○正義曰王之為惡侵亂下民則有諂佞之臣助為惡政此又責以王之尊此於上天故謂王為天言王之方行暴虐之政以艱難天下之民汝臣等無得如是欣欣然喜樂而勸之王之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如是沓沓竝隨從而助之戒之使無得為王制作法度以通達其意使王成惡故又言己之意所以不欲令臣制作法度者以國之安危在於出令王者若出教令其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心相與合聚矣其辭氣之悅美矣則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言民合定在於王教故汝臣等不得為王制虐政以亂下民也○傳憲憲至沓沓○正義曰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李巡曰皆惡黨為制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諂臣並為制作法令此直解詩人言此之意而不解其狀故傳解憲憲泄泄之義憲憲猶欣欣喜樂貌也謂見王將為惡政而喜樂之泄泄猶沓沓競進之意也謂見王將為惡政競隨從而為之制法也蹶動釋詁文○箋天斥至其惡○正義曰戒臣不令助之故天斥王非斥上天也方者未至之辭故言方欲謂將為教令之時也難是困苦之事故知艱難天下之民動為變改之事故知變更先王之道以下云及爾同寮故知是責臣之辭達其意者謂君意始發往通達其心與之合和為作法以成其惡也定本集注皆作達其意俗為逢者誤也○傳輯和至莫定○正義曰輯和洽合莫定釋詁文又云懌悅樂也俱訓為樂故以懌為

悅○箋辭辭至大臣○正義曰論語云出辭氣故以此辭爲辭氣也此辭加于下民故知謂政教也知此大臣者以凡伯卿士而云與巳同寮且非大臣不得與王制法故知是戒語時之大臣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謀聽我囂囂 寮官也囂囂猶謷謷也箋云及與卽就也我雖與爾職事異者乃與女同官俱爲卿士我就女而謀戾忠告以善道女反聽我言謷謷然不肯受○僚字又作寮力彫反囂五刀反謷五報反道音導下牖道道民皆同

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芻蕘薪采者箋云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芻初俱反蕘如謠反說文云蕘草薪也知音智又如字

【疏】我雖至芻蕘○正義曰上言戒語大臣而大臣不受此又責之言我雖與汝異其所職之事要乃與汝同其官寮以同官之類當相用其言語我今就汝謀慮告此以善道而汝聽我言反囂囂然不肯受用何也我之所言維是當今急事汝勿以爲非而笑之先世上古之民賢者有善言云我有疑事當詢謀於芻蕘薪采者以樵采之賤者猶當與之謀況我與汝之同寮得棄其言也○傳寮官至謷謷○正義曰寮官釋詁文言同寮者謂同爲王官文七年左傳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是寮爲同官也囂囂者是不聽之狀釋訓云囂囂傲也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之故言猶謷謷○箋及與至肯受○正義曰及與釋詁文我卽爾謀謂往與之謀故知卽爲就周禮六官各有所掌故異職而同官也論語說朋友之交云忠告而善道之故知就與之謀是其忠誠之心告之以善道卽上章所云勿爲王制法度是也○傳芻蕘薪采者○正義曰言詢于芻蕘謂謀於取芻取蕘之人非謀於草木故云芻蕘薪采者是賤人也說文云薪蕘也蕘卽薪也然則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蕘是薪耳以薪者亦是采取故連言之○箋服事至我乎○正義曰服事釋詁文知所言是急事者凡伯責其不聽明是事之急切以其惡急故責汝無笑之先民者是古昔之民耳但以其言傳於後世爲人所倣習故知是古之賢者親取薪采則是賤者故云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中庸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彼言夫婦卽此箋所謂匹夫匹婦也庶人無妾媵唯夫婦相匹故稱匹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 謔謔然喜樂灌灌猶欵欵也蹻蹻驕貌箋云今王方爲酷虐之政女無謔謔然以譏慝助之老夫諫女欵欵然自謂也女反蹻蹻然如小子不聽我言○謔虛虐反灌古亂反蹻其略反樂音洛○

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八十曰耄熇熇然熾盛也箋云將行也今我言非老耄有失誤乃告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謔多行熇熇慘毒之惡誰能止其禍○耄莫報反熇徐許酷反沈又許各反說文云火熱也

【疏】天之至救藥○正義曰又責大臣言比天之王

者方爲酷虐之政將害於民汝等大臣無得如是謔謔然喜其所爲而以讒慝助之我老夫教諫汝其意乃欵欵然情至意盡何爲汝等而未知幼弱之小子反蹻蹻然自驕恣而不聽用我之言乎汝不用我言豈不以我爲老也非我之言爲老耄有所失誤乃告汝可憂之事汝何爲反用可憂之事以爲戲謔而慢我汝旣不用我言反助王爲惡多行慘毒之惡熇熇然使惡加于民不可救止而藥治之言王之爲惡皆大臣之由故責之。傳謔謔至驕貌。正義曰此言謔謔猶上憲憲見王爲惡如喜樂之故爲喜樂也釋訓云灌灌憂無告也解其言灌灌之意耳非解灌灌之義故云猶欵欵言已至誠欵實而告之但彼不受用郎是無所告耳釋訓又云蹻蹻驕也孫炎曰謂驕慢之貌。箋今王至我言。正義曰謔謔直是喜樂之貌而云以讒慝助之者釋訓云謔謔謞謞崇讒慝也舍人曰謔謔謞謞皆盛烈貌孫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謔謔然喜謞謞然盛以興讒惡也是以讒惡助之事也下云匪我言耄則凡伯老矣故云老夫諫汝欵欵然者是凡伯自謂也小子是幼弱無知之稱以其不可教誨故謂之小子言汝反蹻蹻然如小子不聽我言也。傳八十至熾盛。正義曰八十曰耄曲禮云熇熇是氣熱之氣故爲熾盛也。箋今我至其禍。正義曰老耄老人言多惛忘故云非我言耄有其失誤此爾用憂三字皆言耄之下與謔字共文則是凡伯自言我告汝可憂之事而汝反用此可憂之事而好爲戲謔故箋分之以見此意熇熇是熾盛之貌而言不可救止故知是多行慘酷毒害之惡誰能止其禍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懠怒也夸毗體柔人也箋云王方行酷虐之威怒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弭謗。懠才細反疾怒也夸苦花反復扶又反弭彌耳反止也

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殿屎呻吟也蔑無資財也箋云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怨然有揆度知其然者其遭喪禍又素以賦斂空虛無財貨以共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言無恩也。殿都練反郭音坫說文作唸屎許伊反郭音香惟反說文作吚呻音申吟如字本又作唫同度待洛反斂力艷反共音恭本亦作恭施式豉反賙音周贍市艷反。

【疏】天之至我師。正義曰此又責羣臣言此天之王者方欲威怒行酷虐之害汝等無得爲此夸毗足恭前却以體從之君既爲惡臣又從之則上下威儀盡迷亂矣其善人君子則如尸然不復言語矣故今天下之民方欲愁苦而呻吟矣汝君臣怨然則莫有察我民敢能揆度知其情者此民又遭虐政之喪禍重斂之危亂其室空虛無有資財而汝等君臣亦曾莫有肯惠施我之衆人欲賙贍之者言愁貧並至民困之甚而上無恩恤故以刺之。傳懠怒至柔人。正義曰懠怒釋言文舍人曰懠怒聲也釋訓去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爲恭以形體順從於人故云以體柔人。箋君臣至弭謗。正

義曰尸謂祭時之尸以爲神象故終祭而不言賢人君子則如尸不復言語畏政故也時厲王虐
而弭謗事見周語弭止也止人之謗已者○傳殿屎呻吟○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人愁苦呻吟
之聲也○箋葵揆至無息○正義曰葵揆釋言文民愁苦而呻吟是無所告訴也無有揆度知其
然謂君臣並不察民也君行既惡則致天災故民有遭喪禍者政亂則稅民無藝故又責以賦斂
也內供喪費外充稅斂故空虛無貲財以供其事用也定本集注責以
賦斂責字皆作素俗本爲責誤矣素者先也謂先重賦斂故困窮也○**天之牖民如壎如篪**
如璋如圭如取如攜 牖道也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攜言必從
也箋云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壎許元反篪音
池攜下圭反和
如字又胡臥反 **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辟法也箋云易易也女攜
挈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
所爲無曰是何益爲道民在已甚易也民之行多爲邪辟者乃女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
○孔易鄭音亦注易易也上字同又以豉反多辟匹亦反邪也注同立辟婢亦反注同易也以豉
反下同摩本又作挈尺製反與
並音餘行下孟反邪似嗟反○ 疏 天之至立辟○正義曰自此以上言政惡民困此言可反之
使善言天王之導民也如壎然如篪然言民必應君命如壎
篪之相和也如璋如圭然言民必同君心如圭璋之相合也又如往取物如手攜物言其必從君
化如攜取之隨人君也若然民之從已如手攜之汝王無曰是何益與勿謂如手攜無益王者之
導民甚易言上爲善政民必爲善是甚易也汝當行善以化之令民之所行皆多邪僻乃汝君臣
之過汝無自謂所建立者爲法當更改行以化民無得行此惡政也○傳牖道至必從○正義曰
牖與誘古字通用故以爲導也壎篪俱是樂器其聲相和以喻民之應君故云相和也半圭爲璋
合二璋則成圭以喻民合君心故云言相合也取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攜謂物在地上手舉攜
之人所攜取必從手而來故云言必從也壎篪圭璋相類之物故言相也取攜謂人攜取物而物
名不見與上不類故變言必從而不言相也○傳辟法○正義曰釋詁文○箋易易至爲法○正
義曰以韻當爲改易之易故轉之爲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
獨言攜者以攜者取處末故乘而反之以比攜民之東西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
屏大宗維翰 价善也藩屏也垣牆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
士掌軍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王當用
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無疏遠之○价音界說文同鄭作介藩方
元反大師音泰注大師同垣音袁翰胡旦反徐音寒被皮寄反適丁歷反下同遠于萬反 **懷德**
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懷和也箋云斯離也和女德無行酷虐之政以
安女國以是爲宗子之城使免於難遂行酷虐

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女獨 疏 价人至斯畏○毛以爲上旣令王施法此言立
居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難乃旦反 法之事言王當用善人爲官維以爲藩鄣又用
大師之大臣維以爲垣牆又用大邦諸侯維以爲屏蔽王又身爲大宗維當施政爲之楨幹又和
安汝德以施於民無行酷虐之政維安汝之國矣不但安汝之國亦與汝之宗子維以爲城言其
可以蔽身又得蔽子王必常行此德無使宗子之城壞又無得疏遠藩屏之人令王獨居此則王
有所畏矣○鄭以爲當用此被甲卿士之人維爲其藩鄣太師三公之大臣維爲垣牆大邦成國
之諸侯維爲藩蔽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爲楨幹皆近而任之令爲王用無得疏遠之下四句同唯
訓斯爲離○傳价善至翰幹○正義曰价善釋詁文藩者園圃之籬可以屏蔽行者故以藩爲屏
也垣者小牆之名故云垣牆亦是屏蔽之義也以太師是三公之官大邦是諸侯之國大宗文在
其下則是天子之身故云王者天下之大宗以禮有大宗小宗爲其族人所尊故稱宗子天子則
天下所尊故謂之大宗也傳以藩垣屏皆防衞之名幹是施法之稱言以善人及三公諸侯鄣蔽
寇難天子居內設法而撫安之价人摠言用善則百官皆是故文在大師之上諸侯非王朝之人
故退大邦之文於下翰幹釋詁文○箋价甲至遠之○正義曰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
擇人爲官故不從以价爲善也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爲甲以其身被甲故稱甲人君言宗人宰
人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於周禮司馬之卿也以兵甲之事國之所重且舉司馬以明六
卿猶言太師以顯三公也尚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太師爲三公也以言大邦
則不兼小國故知爲成國諸侯也太宗伯云五姓賜則注云則未成國之名又云七命賜國則伯
以上爲成國也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明堂位
注成國之賦千乘則侯地四百里以上始爲成國其伯未成國也此言大邦成國當亦侯以上也
以天子諸侯皆絕其宗名且以上文類之不得爲王之身大者衆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大
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此价人大師大邦大宗皆王宜親愛故摠之云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
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無疏遠之也文次如此者卿雖卑於公而親掌職事又兵用事重故
先公言之大邦非在王朝太宗未爲官職尊卑次之也箋以公親於卿故使文而先言公耳○傳
懷和○正義曰懷之爲訓思也來也止也思止亦和之義故爲和也○箋斯離至適子○正義曰
斯離釋言文以上章刺王酷虐故知懷德維寧謂和汝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汝國也懷德之下
卽言宗子維城明以此懷德爲宗子之城宗子王之適子也有天下者皆欲福及長世恐子孫之
不安故言以德爲城使免於患難城可以禦寇難故以城喻焉又解城壞之意若其不和汝德遂
行酷虐之政則民不堪命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宗子之城旣壞則羣臣乖離而汝王獨居而有所
畏懼矣以是欲王之親輔弼之臣使不乖離固宗子之城使不傾壞則令已無獨畏之憂也以上
言大宗謂同姓之適此言宗子嫌與上同故辨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也周語曰彘之亂宣王在

召公之宫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爾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是君臣乖離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是獨居而畏也是賢人之言皆有徵矣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箋云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渝變也○渝用朱反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王往旦明游行衍溢也箋云及與也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昊胡老反曰音越下同羨餘戰反溢也一音延善反本或作衍 疏 敬天至游衍○正義曰上既勸王和德以安國故又言當畏敬上天當敬天之威怒以自肅戒無敢忽慢之而戲謔逸豫又當敬天之災變以常戰慄無敢忽之而馳驅自恣也天之變怒所以須敬者以此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終常相隨見人善惡既曰若此不可不敬慎也○傳戲豫至自恣○正義曰戲豫謂戲而逸豫馳驅謂馳騁自恣皆謂非禮而動反道違天如此者則上天罰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疾雷也周禮大怪異烖則去樂徹膳則天之變者謂大怪異災也言上天之道有此變怒之時故當須敬戒非謂當此變怒之時獨禁逸豫自恣也○箋渝變○正義曰釋言文○傳王相至衍溢○正義曰以王與出共文故爲往也既有出往則亦有入來故箋言出入往來此出王游衍還是上戲豫馳驅之事故云游衍衍溢亦自恣之意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七之四）

○卷阿

王能爲賢有所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當作者形近之譌

自縱弛之意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弛作弛案弛卽弛字也釋文云從本又作縱施本又作弛同正義本是縱弛字

而優自休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優下有游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似先公酋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酋在由反云云是其證正義云遒終釋詁文彼遒作酋音義同也是其本作遒字標起止云酋終合併以後依經注本所改也郭璞爾雅注引嗣先公爾酋矣或出於三家毛鄭詩非有爾字也箋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此無爾字之明證正義云又嗣其先君之功汝王能終之矣乃自爲文耳如何人斯之五章經中三爾字而正義有六汝字板之三章經中二爾字而正義亦六汝字可以知其例矣凡他書引用不可以爲典要者如此○按正義當本作酋終釋詁文彼酋作遒寫者亂之耳舊按非也

書傳稱成湯之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湯當康字誤是也

謂居民土地屋宅也以教之故民有所法則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土上浦鏜云脫以字是也王字當衍

德大天之福閩本明監本毛本福誤性案山井鼎云作得大大之福似是者是也大大正義常語屢見於楚茨以下及賓之初筵旱麓行葦潛等篇

故以茀爲小福故以茀爲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故以茀爲小福六字當衍是也

豫撰几擇佐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此本或云豫餱食者誤耳孫毓載箋唯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餱字非也釋文云餱几士戀反又士轉反具也本亦作撰是釋文與定本同也正義以或本餱下有食字者爲非則固然矣其以定本字作餱爲非則誤古用餱食字爲撰具字是爲假借撰字不見於說文當以定本釋文本爲長

佐合入助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合作食小字本相臺本合入作食案此十行本分食爲二字之誤也仍衍入字者非

引長翼輔皆釋詁文閩本明監本毛本翼輔誤倒案山井鼎云傳作翼敬無輔訓也其說是也爾雅亦有翼敬無翼輔輔當爲敬涉傳上文而誤

佐食遷昕俎特特牲云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特字案所刪是也浦鏜云所誤昕是也

然則凡與佐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几誤凡下同是也

少牢又云祝筵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毛本初刻同後改筵作延下祝筵尸同案所改是也

尸入升祝先主人從閩本明監本主誤生毛本不誤案山井鼎云入升恐升入之誤以特牲考之其說是也

如圭如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圭作珪小字本相臺本同注同案唐石經是也餘經作圭乃用字不畫一之例此經及正義中字皆作圭當是後人用他經所改考文古本因此

每改他經字作珪者亦非。按珪者圭之古文也毛詩不當用古舊按非 以禮義相切瑳 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瑳作磋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磋或作瑳已見淇奧谷風
瑳字是也正義當用磋字行本皆作瑳乃依注改也 十人聞之則有善聲譽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有善聲譽爲人所聞知又云故有善聲譽是其證釋
文云聲論魯困反與正義本不同也山井鼎云譽恐論誤是以釋文本改正義本也殊爲失之
鳳皇于飛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皇作凰下同案凰俗字不當用於經典 鳳皇靈鳥仁瑞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言此鳥有神靈也
又云說文云鳳神鳥也段玉裁云此傳及說文皆當作禮鳥也麟之趾傳言麟信而應禮騶虞傳
言騶虞義獸也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此傳意謂禮而應仁言禮鳥而應仁德之瑞也所謂詩毛說
者如此與左氏春秋說同正義本誤。按召南傳當云麟信獸而應禮各本奪獸字 亦與衆鳥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與作亦考文古本同案與字誤也 因時
鳳皇至因以喻焉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下因字作故考文古本同案故字是也
故鳳皇亦與之同止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止於當作於止此說經之爰止也 故龍不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生下浦鏜云得字脫是也 燕
領喙五色備舉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喙作雜案此欲補雞字而誤改喙字耳二字皆當有爾雅疏卽取此正有可證 字從鳥几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
鏜云凡誤几是也 飲食自歌自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飲食下有自然二字見南山經是也此複出自字而脫 郭璞云小之形未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小上疑脫大字是也 故集止以亦傳天亦集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傳天下當脫傳天以三字是也 故云亦
集衆鳥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集當作亦 以羣士慕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當似字誤是也 此經旣云多言吉士 閩本
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多誤多言是也
謂無擾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作撫考文古本同案撫字是也
出東曰朝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出作山考文古本同案出字誤也

由萬民物服〔補〕案物當作協形近之譌毛本正作協

欲今遂爲樂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今作令考文古本同案令字是也　以車則人有副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山井鼎云剕恐賜誤非也　春秋之師職掌九德六詩之歌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秋之作官大案所改是也浦鏜云六誤九是也

〇民勞

輕爲姧宄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姧作姦明監本毛本同案姧爲僞字釋文以姧宄作音正義中十行本亦作姧　本亦作傜〔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同盧本作傜案集韻四肴云傜使也通作繇可見傜乃後來俗譌字耳

穆王與厲王竝世〔補〕案上王字當作公篇內同毛本不誤

憯不畏明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慘不七感反本亦作憯曾也正義云慘曾釋言文爾雅本或作詩經小學云說文朁曾也從曰兓聲詩曰朁不畏明節南山十月之交云雲漢及此憯字皆同音假借是也考釋文十月之交亦作慘以憯作慘猶以訊作誶之誤耳考文古本作摻采釋文而又誤　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又云故云又用此止爲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是罪當作罰

當以此定我國家爲王之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以此定我周家爲王之功又云故知以定我周家又云是共王有周家之辭是國當作周考文古本作周采正義　傳以汔之爲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以當作以傳　正義曰詭戾人之〇善閩本明監本毛本無〇案所刪是也　爾雅本或作僭曾閩本明監本毛本僭作云案山井鼎云僭恐憯誤是也　尚書無逸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舜典誤無逸是也

故知以定我周家爲之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爲下當有王字是也

無縱詭隨明監本毛本縱誤蹤以上本皆不誤　惛怓猶讙譁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脫猶字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以此勑慎其讙譁

爲大惡者又云故箋以爲猶讙譁是其證也釋文云譊本又作譁此亦取聲音爲訓詁當以釋文本爲長

謂好爭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爭下有訟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說文作惽　補 釋文挍勘通志堂本惽作昏盧本作怋云今挍改案怋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正作怋字

釋文惽亦不憭也　補 釋文挍勘通志堂本同盧本釋文惽亦四字作又釋惽云案所改非也當作又云惽不憭也與旱麓燎下又云燎放火也同例釋衍字又誤文云誤亦倒在惽下遂不可讀今特訂正

王若施善救　補 案救當作政形近之譌毛本正作政

止其寇虐之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善恐害字是也

遂合詁文　明監本毛本詁上有釋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是其言語無大聒亂人　補 毛本無作爲案爲字是也

春秋傳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傳作左氏二字案正義云所引春秋傳曰是其本作傳字

厲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厲作敗考文古本同案厲字誤也

先愛止中國之京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止恐此字是也物觀補遺所載云宋板止作此必誤用他章文當之耳

云泄漏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一上當有脫字是也

以爲人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爲恐厲誤是也

犯改爲惡曰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政誤改是也

重上人閉門而詢之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詢作詢案詢字是也

固義不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義當作著形近之譌

○板

不實於亶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於作于案唐石經是也正義云此不實於亶當是易爲今字耳

管管無所依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繫作也考文古本同案也字是也正義云無所依據又云故知無所依繫皆自爲文不當依以改傳○按廣韻作悹悹

則無不能深知遠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無當爲字誤是也

自此以下是大遠也　閩本明監本下誤不毛本不誤案山井鼎云遠恐諫誤是也

辭之懌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繹本亦作懌正義本是懌字頍弁釋文云懌本又作繹繹懌同字也考文古本作繹采釋文○按古無懌字以繹爲之釋文是也

此於上天(補)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汝臣等無得如是沓沓匪隨從而助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匪作兢案皆誤也當作然

及爾同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寮作僚案釋文云僚字又作寮正義本是寮字閩本以下依釋文改耳　反忠告以善道閩本明監本毛本反作及小字本相臺本作欲案欲字是也

告此以善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之下文可證　得棄其言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得上有不字案所補是也

言曰至誠款實而告之(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日當己字之譌　以興讒惡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惡作慝案所改是也　八十曰耄曲

禮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云當文字誤是也

夸毗體柔人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體上有以字考文古本同案釋訓云夸毗體柔也無以字

則忽然有揆度知其然者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汝君臣忽然莫有察我民敢能揆度知其情者又云無有揆度知其然是忽然下當有無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又素以賦斂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責以賦斂責字皆作素俗本爲責誤矣素者先也是正義本作責字

民之多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多僻匹亦反邪也注同考七月序正義云古避辟譬僻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爲義是正義本作辟字其正義云皆多邪僻者易爲今字而說之也蕩釋文云辟匹亦反邪也本又作僻注同而於此經獨以僻爲正者以下立辟文連故別之其實毛氏詩經但作辟與下經立辟同字傳云辟法也不更指其何辟猶昔育恐育鞫傳之育長不指言何育也後漢書玉篇文選注引作僻乃以破引之當以正義本爲長考文古本作僻依釋文

屖(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段玉裁云𤸰誤屖是也小字本所附正是𤸰字乃出於善本此釋文當本作𤸰轉譌從屖耳小毖篇同　如攜取之隨人君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君當作者形近之譌　以攜者取處末閩本明監本取作處毛本末作未案山井鼎云此疏恐有誤字是也者取當作文最

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下之字作世案世字是也

維爲藩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藩當屏字誤是也君言宗人宰人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君疑若字誤是也五姓賜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命誤姓又兵用事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用當作甲形近之譌

及爾游衍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游羨餘戰反溢也一音延善反本或作衍正義本是衍字孔子迅雷風列閩本明監本毛本列作烈案所改是

也

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南昌府學藏板本校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四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十四
作者=阮九审定
页数=122
SS号=12374790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